

施公案全傳

八傳卷一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5B

施公案八傳

卷一

第一回 夫妻母子惜別依依 兄妹姑娘敘談歎歎

話說施公自欽命南河漕運總督，三年任滿，循例稟請陛見。迨奉旨着即日來京，施公便遵旨入覲，并帶領黃天霸、關小西何路通計全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臣殿、郭起鳳、賈人傑等人一同進京，爲的沿途恐有事辦，一來用資防護，二來借此訪拿惡棍十豪。這日雇了隻船，率衆同行，前集書中已說明一切，不必再表。此時隨從諸人却都情願，惟有關小西有些放心不下。看官你道爲何？只因郝素玉已有身孕，行將足月臨盆，只得重請黃天霸轉託張桂蘭，并賀人傑的母親隨時照應。張桂蘭與郝素玉本來情同姊妹，豈有不答應之理。關小西這纔跟隨施公入覲。臨行時，又親至總鎮衙門，與張桂蘭面託一番。這總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光景。那賀人傑此時也跟隨施公前去，在人傑的意思，只想立一兩件功勞，再陞個一官半級，不但自己有榮耀，且可慰死父於地下。生母於堂前，那裏知道他母親，却實在有些放心不下，不願他前去。這日未動身的前一日，向人傑說道：兒呀！你明日就要跟隨大人與諸位伯父叔父進京，在我的本

第一回

夫妻母子惜別依依

兄妹姑娘敘談歎歎

一

意固是一心向上，耀祖光宗，但願你沿途謹慎，不可逞一己之勇，目中無人。凡事總要聽你黃叔父教訓，不可違背好言，只要隨着大人安穩回來，爲娘的也可放下一段腸子了。說罷，不禁流淚不止。賀人傑見此光景，不免也流下幾點英雄淚來，因卽說道：母親何必如此傷感？孩兒此去有諸位伯父叔父的指示，總期有利無害，免得你老人家掛懷。他母親聽了人傑的這番話，實在又悲又喜，喜的是兒子不過才十八歲，便知立功替祖增光；悲的是這樣一個年輕的孩子，在別人家方且連大門尚不許他出去，只因他沒有老子，便幾千里的跟着施公出遠門進京；因此一想，故又不禁悲喜交集。好容易忍着淚，又向人傑說道：我兒！你能如此謹依母命，爲娘的也可放心了。人傑退出，他母親又去黃天霸住宅內面託天霸道：叔叔你明日跟隨大人進京去，家中叔叔倒不必掛心，妹妹與姪兒自有愚嫂照應；但是愚嫂要重託叔叔：人傑兒年輕，叔叔看他父親分上，隨時隨事教訓於他，不但愚嫂銘感不忘，就是他父親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叔叔的。黃天霸道：嫂嫂說那裏話來，想我天霸與大哥情同骨肉，只恨他去世太早，不能共享榮華，今人傑姪兒能與大哥增光，也是嫂嫂福氣。咱天霸說的話，不必嫂嫂吩咐，此去回來，即使沿途無甚功勞，想大人也要保舉姪兒加一官半職的。那時回來

之後，咱便要與人傑完娶婚姻。殷家女兒年已不小了，早一年娶回來，也可早些抱孫子，好娛晚景。嫂嫂你但放寬了心，姪兒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不懂事，他已十八歲了，又是他聰明加人一等，嫂嫂你還有什麼可慮呢？人傑的母親道：這總是叔叔抬舉他了。說罷，又談了幾句閒話，這纔大家去安睡。次日早晨，天霸帶領了賀人傑，便隨施公動身。那邊關小西也叮寧了郝素玉許多說話，無非叫他臨產時加意保重。郝素玉也不免有一番惜別之意。施公等動身以後，定是水陸並進，按站而行，代訪土豪惡霸，并一切疑難案件。這且不表。再說郝素玉自關小西動身之後，不到十日，便覺身孕沉重，大有臨盆之意。他便預爲防備。俗語說得好，六甲行人，說到就到。郝素玉早將臨盆一切應用物件及飲食之類，預備停當，又將賀人傑的母親接來，以防備臨盆時需人照應。却好他的嫂子早知他身有孕，且曉得他將及臨盆，也從菊花莊家內趕來，并有郝其鸞親自送到，兼來看看他妹子。是日兄妹姑嫂見了面，好不親熱！你想郝素玉自從嫁與關小西之後，與他的哥嫂已有三四年不見，今日見面，豈有不親熱之理。當下郝素玉就備了酒席，爲他哥嫂接風。此時郝其鸞還不知道關小西跟隨施公進京，陛見，還是郝素玉說出來方纔知道。當下其鸞夫婦，又與賀人傑的母親見過禮，郝素

玉又將始末情由，告訴其鸞夫婦知道，郝其鸞方纔曉得是賀人傑的母親，也就羨嘆了一回。一宿無話，次日郝其鸞獨自在街坊上閒遊了一回，他妻子又去拜望張桂蘭，當由桂蘭接入，彼此又談了許多闊別之情。是日桂蘭即請他便飯。次日桂蘭又去回拜，郝素玉也就留桂蘭便飯。隔留幾日，桂蘭又備了盛筵，請郝素玉的嫂子赴宴。郝素玉的嫂子又代了些土物過去。此時褚彪聞知郝其鸞來了，也思去拜望一回，又因只有行客拜坐客，沒有坐客拜行客之理。却好郝其鸞聞得褚彪尚在天霸衙內，也便先去拜望。褚彪聽說他來，好不歡喜，當即請見。彼此見面，真個是言語投機，心心相印，談了好一會，郝其鸞這纔別去。次日褚彪便去回拜於他，郝其鸞正把褚彪請入裏面家，丁獻上茶，彼此尚未談了兩句話，只見有個小丫環匆匆的走了出來，向外面喊道：你們快來兩個人，賀太太吩咐，着一個去鎮守衙門裏，將黃太太即刻請來；着一個趕速去接穩婆，太太現在要臨盆了，你們切不可誤事！那外面的家人聽了此話，那敢怠慢，即刻如旋風一般分頭前去。這裏小丫環也就仍回上房。褚彪與郝其鸞聽了此言，也就幫同催人再去接張桂蘭與穩婆前來。不一會張桂蘭先到，接着穩婆也來，大家到了上房，此時也不便與郝素玉說話，只問了一句，腹中覺得如何？郝素玉只是雙眉並

蹙，勉強答應道：也不覺得怎樣，惟有腹痛難忍，好似往下墜的光景。畢竟生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郝素玉喜產佳兒 張桂蘭巧捉竊賊

話說郝素玉身孕已經足月，將次臨盆，只見他緊蹙雙眉，哼聲不止。當由穩婆代他試驗了一回，知已要產，即便扶他上了盆，又命人打了許多水，外面自有素玉的嫂嫂率領了丫環僕婦等，安排參湯等類。不一刻，只聽房內穩婆喊人拿參湯。外面答應，即刻將參湯端進，由穩婆取在手中，遞接郝素玉唇邊。素玉輕啟朱唇，呷了兩口，此時只覺腹中愈痛愈緊，雖當此九月天氣，直痛得香汗盈腮。房中雖圍着多人，却是靜待，毫無聲息。大家正在等候，只見郝素玉眉頭一皺，臉一苦，一個緊陣，忽聽哇的一聲哭，已產下一個孩兒。穩婆接在手中，先報了一聲喜，是一個公子。大家歡喜，只催着穩婆將素玉扶上牀，好生坐定，穩婆只纔來與小孩用水洗浴。此時却早有小丫環飛報出來，給郝其鸞報喜。其鸞一聽此言，歡喜無比。褚彪在旁便與賀喜道：恭喜老姪台添了外甥！關賢姪雖不在家，這湯餅筵是要老姪台代辦的。郝其鸞道：不必老叔煩心，小姪自當代辦。當下又問小丫環：產婦是否安穩？那小丫環回道：太太安穩得很，現在已上牀

了，舅老爺放心罷。郝其鸞也自歡喜。不一刻褚彪辭去。郝其鸞便走進上房門口，問了一聲，由他妻子代應了一句。郝其鸞又吩咐他妻子好生照應。又向賀人傑的母親，並張桂蘭道了謝，然後出去。張桂蘭因自己家中無人，也要回去。臨行時又叮嚀素玉一番，教他格外保重。郝素玉道了謝，張桂蘭只纔回去。當由郝大奶奶送上了轎。郝大奶奶回到上房，自然小心照應。郝素玉自上牀之後，果然結實異常。隔了一日，便下牀來淨洗一回，又撫弄嬰兒一番。說也奇怪，那孩子確肖關小西的模樣。賀太太在旁取笑道：「妹妹當日倒難爲你家老爺，什麼這小孩子，與你家老爺是一樣無二，不必說是睜眼睛的看見，便知道關老爺的兒子，就便瞎子來摸也不至說錯的，真正像極了！」這兩句話，把郝素玉已說得滿面通紅，好不害羞。光陰迅速，又是三朝，張桂蘭一早就來道喜，接着穩婆又來，到了午末未初洗兒已畢，正要抱出來給人觀看，却好郝其鸞領着褚彪已走了進來。穩婆卽把小孩子抱出來，先給郝其鸞拜了兩拜，然後送至切近，與其鸞觀看。其鸞便命穩婆抱着小孩子拜見褚彪，口中說道：「爾還不曾給老爺子磕頭。穩婆卽便抱着小孩子，向褚彪拜了兩拜，又送至切近給褚彪觀看。褚彪一見便笑道：「不必猜疑了，分明是個關小西，還有什麼話說。於是撫弄一回，又在身上取出兩件

金器，是一個渡金鎖，一副小金鐲子，當下給小孩子帶上，口中說道：保佑你福壽綿長。適穩婆在旁代爲道謝，郝其鸞又謝了一回。却好外面已有家丁進來，請赴湯餅筵席，當下郝其鸞便邀褚彪至外面飲酒。上房裏面擺出酒席，是賀太太首座，張桂蘭對坐，郝大奶奶相陪。素玉獨在房中，只因生產後不能出來，恐怕經風。穩婆自有老媽媽陪他去飲酒。一會子大家飲酒已畢，郝素玉開發了穩婆的錢，穩婆告退下去。於是張桂蘭等四人，大家說笑了一回，也就散去。郝其鸞與褚彪飲酒已畢，褚彪告退，仍回天霸署中。郝其鸞又寫了一封書，着人送到驛站，沿途探報關小西使他得知，以免懸掛。郝其鸞夫婦等郝素玉滿月之後，因家中有事，也就回去，趁此交代。這日張桂蘭與賀太太回到衙中，也無甚閒話可表，用過晚膳，各自安息。不期這日夜間，總鎮衙門裏却捉住了一個偷竊，名過天星的小賊，姓蔣，排行第二，喚作蔣二，他本是宿遷人。因在本地犯竊的案子太多了，又衙門捕捉得緊，他因此怕被捉住，便離了宿遷，換個地方，一來讓讓風頭，二來揀個富戶做一踏買賣。這日到了淮安，聽說城裏有一家大富戶，叫作王十萬，就在總鎮衙門間壁。蔣二打聽清楚，便思去王十萬家行竊；又因過近鎮台衙門，更兼聞黃天霸新近陞了總鎮，恐怕此去王十萬驚覺，驚動了黃天霸那邊，那可實

在不妙。後來又打聽天霸已隨施公進京，這蔣二便大膽前去，准備將王家偷竊一空。當晚便獨自喝了一兩壺酒，趁着酒興，挨到三更時分，便從黑暗裏溜到王十萬家後垣牆，本來是挖洞而進，因垣牆的脚根，皆是石頭與三合土砌就的，甚難鑽入，因改從高頭而進。那裏知道看錯了路徑，不料走到總鎮衙門裏來；他當下還不知道，跳過垣牆，一路穿房越屋，直往上而來，可巧走到這間房屋上面，就是張桂蘭的臥室。此時桂蘭早已睡覺，忽從夢中驚醒，覺得房屋上面有脚步聲音，再細一聽，果然不錯。因暗道：「這個賊也不打聽打聽，什麼偷到的祖宗這裏來？」也罷，我且看你如何偷得去？暗自說罷，便一翻身坐了起來，側耳細聽，只聽得一聲響，從屋上跳下一物來，知是問路的石子。張桂蘭一聽，也就輕輕的下了牀，順手取了一把刀，正要開門出去，復又聽那屋簷上有人下來的消息。他便捏着脚步，走到窗子口向外邊一看，果見一個人從房簷上用着一根繩子繫了下來。張桂蘭一見，便知此人無大本領，也就不放在心上。心中暗道：「我何不使個關門捉賊之計？」又聽房門外有捫門之聲，張桂蘭還是不聲張，反將窗戶輕輕用刀撥開半扇，他便一縱身跳出窗外，又將窗戶反關起來，便由外面繞到堂前。此時蔣二已將房門撥開，挨身進去。張桂蘭見竊賊已進了房，他也挨身進去，便從

房門後將身子掩住，看那賊人行事，只見那小賊先將火捲一亮，四面一照，便走向皮箱前，從身邊取出一把小刀，準備去刺開皮箱，便可傾倒。這個時候，張桂蘭却不等到他刺皮箱了，便一個箭步，輕輕跳上蔣二背後，將刀一舉，便將刀背子認定蔣二的右臂上一聲吆喝，一刀背砍下去。不知蔣二性命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總鎮署桂蘭捉竊賊 濟南府施公接狀詞

話說竊賊蔣二，被張桂蘭一刀背砍中右臂，登時昏倒在地，口中哀求，道：「求老爺饒命，一連喊了兩聲。」張桂蘭復又在他左肩上頭，用刀背又砍了一下，直砍得他哼聲不止，死去活來，蹲在地上動彈不得。張桂蘭見他已是動彈不得，這才取了火種，將燈光亮起來，在蔣二臉上一照，見他約有二十多歲的年紀，雖然來作竊賊，到也生得不甚醜陋。再將他身上一看，也穿一身元色衣靠，旁邊地下落下一把八寸多長的尖刀。張桂蘭看罷，將燈放在桌上，便向他喝道：「該死的賊囚，爾膽敢來犯太太的虎威麼？爾可知這是什麼地方？」蔣二此時已被他兩刀背砍了昏暈過去，漸漸甦醒轉來，一聞此言，方纔明白是偷錯了人家了。又聽張桂蘭太太長太太短，在那裏亂嚷，心中暗道：「怎麼女人家有這等本領，想來定是個蠻婆子。」一面想，一面將眼睜開一看，見是個三十上下

的美貌婦人，心中更覺奇異。正要開口求饒，又見張桂蘭問道：「你這賊囚徒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怎麼太太問你的話，你還裝聾不瞅？太太慫蔣二哀求道：「求太太格外施恩，小人實是誤犯，小人姓蔣，排行第二，就喚做蔣二，是宿遷人氏。只因小人幼失父母，稍長便喜舞弄鎗劍，又好結交朋友，却是無有生計，因此就做了這狗盜的事。其初竊了一二回，并無人知道，並無犯過案被地方官捉去，由此膽大起來，以為這件事是終不犯案的。那裏知道愈做愈多，失物人家恨極了，就此稟了地方官，請地方官捕捉。地方官因竊案疊出，覺得於自己聲名有礙，又恐防地方上紳士告發他縱賊貪贓，因此差了捕快立限捉拿，務要將屢次做案的竊賊拿獲到案，追究懲辦。果真上頭追得緊了，他們就叫小人去別處躲避躲避，等過了這風頭，然後再行回去。小人因此到了此地，纔進了城，就聽人說總鎮衙門隔壁有個王大戶，有萬貫家財，只可恨他為富不仁，端在小人身上刻薄。小人聽見這句話，又因他是個為富不仁的人，就是偷他些錢財，也不為損德。後來一想，決不可去，他既靠在總鎮衙門，難保不與總鎮黃大人有些往來，黃大人是一個名聞天下，武藝超羣的人，萬一小人去偷時，把他家人驚醒，黃天霸前來捉我，不必說這一個蔣二，就一百個蔣二，也不在黃大人心上，那時小人還想逃命。」

去麼？不料又聞人說，現在黃大人已隨施大人進京去了，動身尙未多日。小人因此纔拿定主意，前去偷他，滿擬此次得手，必然得姓大財香，小人就想趁此洗手不做了，免得留一個賊名。那裏曉得鬼使神差，誤入此處，若非太太方纔說出衙門二字，小人再也不知道，還當在王十萬家被人捉住的。若太太恕小人是誤犯的，賜小人一條生路，小人當感太太的大德，自今以往，再也不作此偷兒的事了。說罷，磕頭不止。張桂蘭聽了這些話，暗道：這個人雖是個竊賊，聽他所說之話，倒也是句句老實，并無狡賴情事，而況我家物件又不曾損失一件，我又何必難爲他呢。因又問道：你這賊囚，你說能蒙咱太太寬恕於你，饒你一條死命，你便從此洗手，不作此等生涯，咱恐怕你有此言無此心；況你除了這件事，又有何事可做呢？蔣二聽張桂蘭說出這些話，似有放他意思，因又哀求道：小人是真要洗手，再不想作此等生涯。太太的明見，從前小人所以戀戀不舍者，實因所竊各條，向來不曾被人捉住，故也不曾喫過個苦腦。今日喫過太太這兩刀背子，小人想來從前實乃萬幸，去幹這等事業。從今以後，小人洗了手，不論什麼事，只要混得一碗飯喫，小人也就甘心願意去幹，再不作此等事了。張桂蘭說道：你果真再不作此事麼？蔣二道：如再作這偷兒的事，小人定死於刀箭之下。張桂蘭道：你果

能如此。咱太太有一件事，你可做得？咱這衙門裏，雖不要人使喚，就再添一名兵卒，也還可以使得你。你如願心願意，咱就給你補上，每月兵餉銀三兩六錢，你可甘願作此事麼？蔣二聽此言，趕着叩頭說道：蒙太太提拔，小人雖死，也難報此大德，還有什麼不願幹呢？就請太太給小人補上這名兵額罷。張桂蘭答應。此時已將天明，內裏的僕婦丫鬟已早知捉住竊賊，皆在房內看張桂蘭審問情由。桂蘭當下即命丫鬟到外面，將褚彪請進來，告明一切。褚彪也甚願意，暗暗羨慕張桂蘭居然能恩威並用，收伏小人。又與桂蘭說了兩句話，便將蔣二帶了出去。一面命人隨時補了兵額。蔣二自此以後，就在總鎮衙門當兵，後來居然是個好人，而且成家立業，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施公進京陛見，一路上水陸並進，按站俱有地方官迎接。施公不肯搔擾，所有一切供給費用悉行免去，故此一路上頌聲載道。又兼施公斷案如明，清白無比，那賽龍圖的聲名早已傳聞遠近，因又引出許多事來。這日施公到了山東濟南府，暫住一宿，一來息肩，二來打聽些本地人情風俗。一衆人等方到濟南府衙門，忽見橋亭有一美貌女人，手捧狀詞，跪在一旁喊冤。施公聽他呼冤之聲，頗爲情急，因命天霸把狀詞收下。天霸答應，隨急將婦人手中將狀詞取來，呈送施公細看。施公看畢，當即准詞，命先退出，候提被

告再行審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節婦鳴冤孤兒恃恤 賢臣聽訟太守無知

話說施公在濟南府收下一張狀詞，先令原告退下，候補提被告再行判決。那婦人當即退下候訊。施公也就由濟南府迎接入內。濟南府參見已畢，分賓主坐下，家丁獻上茶。施公先問道：貴府所屬民情，想是純良的？濟南府道：卑府所屬託大人的福，物阜民康，這四個字，尚可稱符。施公又道：這府城內紳士，尚跋扈否？知府道：紳士與卑府倒也是和衷共濟，凡遇地方大小事件，無不稟公酌辦。施公又道：據此而言，紳士悉皆品行端方，這也難得；不知可有一二劣紳倚勢欺人，凌孤虐寡，賄賂公行的事麼？知府忽聽了這句話，登時就有些不安。你道爲何？祇因這知府姓湯，名法，是個捐納出身，今見施公問了這句話，故他時刻不安起來。當下回道：卑府自到任以後，弊絕風清，終不敢行賄，即偶有屬下解來詞訟案件，卑府亦皆悉心研究，總使民不舍冤負屈，上酬朝廷知遇之恩，下慰小民清白之望。至于賄賂之事，一概盡絕不行。施公道：這是貴府難得了。但本部堂方纔在貴府署前，收得一張狀詞，據狀詞上看來，貴府就有不公的意思；但不知貴府曾判斷過這宗公案麼？湯法道：卑府不知是何案件，求大人明白示知。施公

見說，即在靴統內，將美婦控告的那狀詞取將出來，遞與湯法觀看。湯法接過，隨即打開看去，只見上面寫道：

具稟孀婦王梁氏

爲族姪背義，誣讒貞節，斬宗滅倫，謀奪家產，速叩申冤事。竊氏夫王有仁，向爲綢業，家資數萬，年逾八十，嗣續尙虛。氏父梁鴻才數受氏夫恩德，無可報德，五年前將氏身許與氏夫爲妾。春宵一度，氏遂有身孕。不料氏過門之後，未及三日，氏夫便爾身亡，應派族姪王本過門立嗣。彼時族姪見氏年輕，又聽信合族之言，恐氏不安於室，令氏再醮。氏因女子從一而終，誓以死守，不甘再嫁。彼時氏亦不知有身孕，比至三月後方纔知覺，當又含羞不便告人，迨至足月後產有遺腹一子，在氏方且竊喜，以爲氏夫雖死，就留一點親骨血以爲嗣續。詎料氏族姪見氏生有一子，不悅氏夫有此遺腹，反誣氏以苟且之行。當即邀集王姓合族人等，議論紛紛，皆謂氏夫年逾八十，枯楊何得生枝？合族人等又以族長王守道爲主，王守道亦誣氏定有私情，彼時將氏母子即日逐出。氏父母又以王家勢力甚大，不敢與辯；又復因氏夫合族之言，據以爲信，當將氏母子由氏父母帶回母家。氏父復以氏作此不端之事，以爲羞辱，遂欲置氏母子於死地。幸氏母舅張弼臣聞風而來，百般勸解，不能以無端妄語，屈

貞節爲污淫，因此氏母子由母舅領回權爲收養。氏遭此誣害，心實不甘，遂呈控本縣請求申雪。詎氏夫族長王守道，唆令氏夫族姪王本賄通官吏，得以批駁不准。氏又控至本府以爲可以申雪，亦復顯遭駁斥，皆因氏夫族長王守道，暨族姪王本賄通所致。氏因此含冤未雪者已及五年，若不切實申訴，非但氏遭此誣讟，心實不甘，卽氏夫嗣續亦將絕滅。氏不忍受此誣讟，復不忍絕滅氏夫宗支，爲此迫求

青天大老爺電祭，簽提氏夫族長王守道，暨族姪王本，及合族人等集訊，以申冤屈，而存宗嗣，實爲德便，朱衣萬代上稟。

湯知府將這狀詞前後看了一遍，不覺喫驚不小，暗道：王梁氏竟有此膽略，敢在施公前去告起狀來。這件案若經了施公判斷，一定有個水落石出；等到判明王梁氏實係冤屈，本府恐有些判斷不明的處分，莫若此時趁他未審之先，自己站立脚步。因說道：王梁氏具控一案，當原告來控時，卑府就思澈底根究，後因族長王守道并該姪王本等合詞具稟，情願自行理結，卑府的愚意，以爲地方上總以息訟爲是，因此也就批了個着該族人等持平議結。去後已經兩年，並未見該氏復稟呈控。今該氏見大人駕到此地，或者該氏將欲以刁狡之情形，冀蒙蔽大人神明之聽，亦未可料。在卑府的愚見，

大人既準了該氏狀詞，何不就先提該氏一問，但須加以恫嚇，料該氏定能吐實承招，是否虛實，亦得以明白了。施公聽罷，因與湯法說道：貴府所言極是，就請貴府轉飭差役，提該氏立即到案，待本部院審訊一堂，是否問個明白。湯法答應，即刻傳令差役，立提王梁氏到案聽審。差役答應下去，不一刻將王梁氏提到，回明施公。施公即升堂，并令知府湯法坐在旁邊觀看。差役將王梁氏提到堂上，王梁氏就在公案上跪下，先向施公叩了頭後，口稱欽差青天大人申冤。施公在上，復將王梁氏看了一遍，見他生得端莊貞靜，絕非苟且淫污一流，因望下問道：王梁氏據你所控各節，爾父向來作何生理？爾是幾歲，由你父許與王有仁爲妾？爾夫年紀實在若干？爾父因爲何事，感爾夫的大德，將你許嫁與他？你可從實訴來。本部堂自然代你伸冤。若有半字不實，可莫怪本部堂問你誣告之罪。王梁氏見問，又磕了個頭，口稱青天大人容稟。孀婦的父親曾領氏夫一千兩銀子資本，出外販賣綢緞的，不料半途遭風，資本消滅，因此回來不敢見氏夫之面。那知禍不單行，是年孀婦的祖母又因病去世，孀婦的父親，此時就出外設法，向人借貸，置備棺木，不期中途遇見氏夫，當經氏夫問明原委。孀婦的父親頗抱不安。後經氏夫百般勸解，說道：出外經營，賺錢折本，亦復常事，何必如此？現在爾母既然

去世棺木衣衾想也無從設法，不若仍然我處取一百兩銀子，回去置辦，趕緊成殮，等你將來轉運之後，再還我不遲。因此氏父就感氏夫之德不盡了。王梁氏說到此處，知府湯法便插口說道：大人何必如此審問？只須問他到底有無苟且之事便了。施公聽了此言，登時將臉沈下，不知施公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梁節婦申訴冤誣 施賢臣設策試驗

話說施公正問王梁氏情由，忽見知府湯法從中說道：大人只須問他有無苟且之事。施公聽說，也不等他說完，便將臉往下一沈，正色說道：貴府你也爲民父母，怎麼問案不從根原上問起？何以能得實情？今貴府受了王姓之賄，不欲本部堂問出實情麼？貴府安坐，不必再言。施某自然悉心根究。因又問道：王梁氏，你父親後來還受他恩德呢？王梁氏道：後來氏夫因孀婦的父親，終日在家苦無生計，又命他與孀婦的堂姪王法合理紬業之事，孀婦的父親更加感德了。後來見氏夫已經八十餘歲，尙然無子，常歎道：此人半生積德，存心忠厚，如何沒有子嗣？又見他雖然年老，却是強健過人，因此將孀婦情願嫁與他爲妾。彼時亡夫尙且不肯應允，後經我父苦苦相勸，亡夫方纔收納。不想過門之後，一索而有身孕，未及三日，氏夫便得病身亡，彼時孀婦年方十六歲。此

是孀婦因父親感受氏夫大恩，將孀婦許配爲妾的實在情形。至以後各種情節，悉在狀詞以內，求大人公斷便了。施公又問道：這王法是你丈夫的姪兒，還是遠房，還是近房呢？王梁氏道：孀婦過門三日，尙未得知，後來纔知道是亡夫的四服族姪。因近房無人，不能應繼，所以纔派王法承繼過來，其實亡夫所遺家產，將來也不免公分。施公道：王法既不容你守節，你生產以後，他倒沒有謀害你麼？王梁氏道：大人的明見，怎麼不存心謀害，只以孀婦防守甚嚴，他們無路下手，因此方將我父親喚來，誣我不節，退回母家。孀婦的父母又迫於勢，只得領回，又疑亡夫八十多歲，似不能一宿卽有身孕，也疑惑孀婦有私，故亦欲置孀婦於死地。幸有舅父張弼臣到來，將孀婦母子領過去，得以不死，以全王氏之後。孀婦彼時心實不甘，屢在縣老爺及府大老爺前控訴，均被王守道王法串通賄賂，俱經駁斥不准。今蒙大人駕臨，是以孀婦瀆訴，還求大人從公提訊，以昭冤屈。施公道：你這遺腹子今年幾歲了？王梁氏道：今年六歲了。施公道：爾兒子曾帶來否？王梁氏道：不曾帶來，尙在母舅家內。施公道：下次集訊，爾可將爾子帶來，給本部堂看視。王梁氏應道：遵大人吩咐。施公道：爾且退下，俟傳齊被告再行判決。王梁氏遵諭退下。施公退堂，與知府回至書房，又道：再煩貴府卽刻傳諭，本部堂明日早堂

集訊，所有原被告均限時刻帶到聽候，不得有誤；如有抗提不到等情，俱惟貴府是問。湯知府只得唯唯答應，當即傳諭出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即傳升堂，就公座上坐定，即命先帶原告。差役答應，將王梁氏帶上，施公見王梁氏右手携一小兒，雖只六歲，却生得鼻正口方，眉目清秀，真是一表非俗。心中已暗暗歡喜道：老翁有此令子，實爲積德之報。因望下問道：王梁氏這就是爾的遺腹子麼？王梁氏答應正是。施公問道：叫甚名字？梁氏道：乳名喚作八三子，因亡夫八十三歲有的，所以取名八三，以記念不忘之意，學名還不曾起呢。施公道：本部堂給他起個學名，喚作德官罷，以取他父親積德而有此子之意。梁氏叩頭稱謝。施公於是又將前情細訊一遍，梁氏復申訴一番。施公便命帶王守道、王法。不一刻二人上堂，施公先問王法道：爾之庶母梁氏，既爲爾繼父之妾，又復生遺腹孤子，你爲什麼謀絕宗支，不顧大義，忍心害理，誣以不貞，暗圖謀害，以希獨得家產，不願繼父骨肉，勒令你庶母母子回家？究竟你庶母有何不貞之處？可有實在憑據？你須從實招來；如有實情，本部堂當代你訊斷。王法道：此子斷非繼父親骨肉，遂令梁氏父母將他母子領回，在監生的用意，已算寬待梁氏的了。以賤妾與人私通，妄稱家主骨血，若監生不分皂白，據以爲真，豈不蹈

孽子亂宗之罪？因此監生不忍誅求，只令他回轉母家，聽其再嫁；而且此事亦非監生所敢自專擅，商之族長王守道，族長亦謂如此，是以監生方有此舉。歷經王梁氏上控縣主，均蒙明察不准。今王梁氏聞得大人駕臨此地，又來捏詞誣控，居心欲使大人巧受其欺。監生久仰大人聽斷如神，自能洞燭該氏的欺誑。若王梁氏所生遺腹，果係繼父的骨血，監生方且保護不暇，何敢作此滅倫之事，不忍宗支呢？仍求大人明察。施公說道：據你說來，梁氏所生之子，定非你繼父的親骨血；若果真是親骨血，爾果相認麼？王法道：大人明見，怎麼知道真假呢？施公道：待本部堂還你那真憑實據便了。今爾跪在一旁聽候本部堂試驗。王法道遵諭跪在下面。施公又喚王守道：爾爲王氏族長，凡有不公平的事，爾宜代爲理論，總使兩造毫無偏倚，方是做族長的道理。本部堂看你年紀也有六十餘歲，怎麼這些小事，竟不能明白其中道理？硬說梁氏遺腹並非王有仁所生，冤屈梁氏母子，勒令回母家再嫁，顯係串通圖謀家產，斬宗滅嗣，逼寡欺孤，此爾族長所作的事麼？若說老翁不能育子，你又有什麼憑據？況世界上年老的生子，亦復不少，爾等因存心吞產，故加其罪，致令梁氏母子含冤莫白，王有仁九泉遺恨。本部堂欲嚴刑拷問，姑念你年過六十，不能受那重刑，今本部堂法外施仁，思得一試驗。

骨血真假之法，以使爾等心服。爾等衆人果願意麼？王守道道：如蒙大人有法可驗，職員又豈敢不遵？特恐恍惚難憑，職員也不敢折服。施公道：爾這說話也尚在理，若非王有仁真正骨血，本部堂也不能勉強爾等，貽譏偏聽。王守道答應，不知施公果將何法試驗？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驗假真刺血斷孤兒 警刁頑備禮迎節婦

話說施公將王守道訊問了一番，令他跪在一旁聽候試驗，又將梁氏的生父梁鴻才傳到問道：爾既爲梁氏的生父，在前雖受王有仁的大恩，受恩必報，古之大義，也應該另想他法以報恩德，怎麼將一個親生弱女不加審慎，卒然許與王有仁那一個垂死的老夫？這也是錯之於前，也該自己追悔，怎麼王有仁既死之後，爾女生有遺腹子，王氏不能容留，飭令爾女改嫁，爾該與王法等入爭辯，何致聽信王法等一片謬言，遂令爾女母子自尋死地？爾難道不知爾女平日性情如何麼？梁鴻才道：小人豈不知此女在家時品行端莊？小人因感王有仁大恩，又見他年老無子，不過一時之念，便將女兒許他爲妾。過門甫及三日，王有仁便自身死。又豈料女兒自出嫁之後，一宿便有身孕，這是小人再也不想不到的。及生下遺腹，王法等便疑女兒這遺腹定非王有仁的骨血。

當將小人呼喚前去，與小人理論。小人與他辯駁道：我女兒這身孕，如未滿十個月生下孩兒，這就是我女兒在家不端，若已經足月，且不止十個月，這就是我女兒從王有仁死後幹出不端的事情。今日女兒所生遺腹子，計算起來，從嫁與你家日起，至生產日上，不多不少，足足十個月，怎麼說道我女兒不端，不是王有仁的骨血呢？小人雖如此向他理論，爭奈王守道王法，執定八十多歲的老人，固然沒有生育，且從來沒有一度之後，即受胎成孕，什麼憑據不憑據。小人見王守道王法兩人說的這句話，雖是強詞奪理，細想起來，不盡無理，只得將女兒帶回，令他自尋死地。不料小人正思女兒自盡，忽然小人的妻弟聞風而至，將我女兒母子帶回他家，并說小人萬分糊塗，冤屈親生女子。小人的女兒既到他家，心實不甘，便控訴府縣，以冀申雪。那知均未照准。今聞大人到此，又來申訴求雪，還求青天大人明斷。施公聽罷，知鴻才是個忠厚老實人，并無半字刁猾。因又說道：今本部堂已思得一法，代爾女試驗，如果驗得確實，爾女并無苟且不端情事，本部堂不但令王守道王法置備花轎，將爾女領回好生看待，還要代爾女奏明請旨旌表。但爾一誤於前，再誤於後，不得不稍有薄懲。梁鴻才道：小人實是昏憤，情甘領罪。施公也令他聽候試驗。當下施公又與原被告人等說道：爾等不知這

試驗之法，待本部堂告爾等人一番：大凡少年強壯之人，所生之子，先天滿足，這小孩子渾身精血皆堅凝沉固；垂老之人，所生之子，先天便是不足，那生下的小孩子，身上的精血，便也輕薄不凝。現在試驗之法，只須在外面，揀那小戶人家少年人所生的，抱一個來，再將中等人所生的，抱一個來，更將老年人所生的，抱一個來，當下用清水一碗，將各小孩子身上的血刺一點出來，滴在清水內，那少年人生的兒子，其血滴在水內，登時沈在水底，聚而不散；中年人的小孩子，其血滴在水內，凝結於水之中央，欲下不下；老年人所生的小孩子，其血滴在水內，即刻見水便散；此爲真憑實據，萬不能假的。王守道等聽了這番話，大家皆是將信將疑，就連知府也不甚信。施公見他們皆有些不信，因命下役出外去，抱了三個孩童進來，施公驗明，分別少年、中年、老年各立一處。又命將王梁氏的兒子德官，也拉起來站在一旁。又命人取了一碗清水，并一張潔白紙，放在當堂地下。各物備齊，施公便命知府湯法，親自取根針來，并在上房內取些果子餅餌食物等類。知府答應，即刻命人取出。施公命將果子食物，先分給各孩童喫，然後用話先將少年所生的孩子拉過來，令知府一面用言語哄他，一面將小孩子的血手執定，隨即取出針，在小孩的手上刺出血來，即將刺出之血刮下，滴在水碗內。那血

見了水，果然如珍珠一般，滴溜溜圍沈到水底。知府此時見此光景，已是有八分相信；又去刺取中年人所生小孩子的血滴在碗中，真個凝結中間，欲下不下；又去刺那老年人所生小孩子的血滴在碗中，說也奇怪，真個登時便散佈開來，只有些形迹浮在水面。施公見抱來三個孩童俱已如法試驗，毫不錯差。施公便命差役將這碗拿與王守道、王法二人并梁鴻才看了一遍。施公道：「你等看清了不成？」王守道、王法道：「職員監生俱看清了。」施公道：「這是外來的小孩子，梁氏所生的遺腹，尚未試驗，待本部堂令府尊再如法試驗，以堅衆信。」說完，又命湯法去試。湯法那敢怠慢，隨即將王德官的手拉過來，也用針刺出血來，放在水內，那知德官血纔見了水，即刻就散佈無形，連一點血絲也不會浮在水面。此時王守道等皆衆目昭彰，當下王守道、王法二人見了這個真憑實據，惟恐施公治罪，趕不及跪下來叩頭，說道：「大人的神明，職員等情甘認罪，梁氏實係貞節可嘉，此子亦實係王氏真正骨血，職員等情願置備花轎，將梁氏領回，好生看待他母子兩個，以表忠節而存宗支；尙求大人格外施恩，寬恕職員等不明之罪。」施公見王守道、王法二人如此哀求，請免治罪，當下說道：「本部堂本應從重懲治爾等，屈節婦，謀佔家產，絕滅宗支；姑念爾等一再哀求，着從寬發落。」王梁氏即着先行轉回。

母家。爾等卽於三日內置備花轎，領至王家。王法亦當以庶母看待。所有家產現在暫歸王法管理。俟王德官成立後，歸并德官。王法既在先承繼王有仁，着將家產分出一半，以爲承繼應得。併令於三日內，將家產所有若干，呈報地方官立案，不得稍存吞沒之心。如敢有違，一經王梁氏查出，准於赴縣控告。王梁氏貞節可表，本部堂自應專奏請旨旌表。梁鴻才爲父不明，本應薄懲。姑念尙無別項事情，亦從寬釋放。梁氏之舅，着王法罰銀五百，給送以爲見義勇爲者賞。所有小孩子三名，亦着王法各給銀三兩。至於差役亦着王法給銀二十兩，以酬奔走之勞。施公判畢，不知王法能一一遵斷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竇飛虎矢志報父仇 馬虎鸞同心存友誼

話說施公判畢，王守道及王法俱各叩頭遵斷。王梁氏及梁鴻才更加叩頭，心感不已。衆人只是唯唯聽命。施公退堂，各人散去。當下施公到了書房，又將知府湯法訓斥一番，還算這湯法運好，不曾將其參革。王守道王法回到家中，果服施公所判。三日內置備花轎迎歸梁氏，并將王有仁所遺家產悉數查出，赴縣存案。當由該縣官呈報施公。施公也代梁氏申奏旌表。諸事已畢，施公卽便起行，向北京進發。在城文武各官，還是

恭送如儀，不必細表。如今且說兩個人，又要與施公爲難，你道是誰？原來竇爾墩之子竇飛虎，當日黃天霸三進連環套，但將竇爾墩捉住，問了典刑。其時竇飛虎適值因事外出，故不曾獲得，也算他局運甚高；及至他回來，見已家破人亡，再一打聽，方知他父親係爲天霸所害，因此殺父之仇，刻不能忘，總要將天霸捉住，報仇雪恨；又恐一人力不足敵，他却有個極好朋友，姓馬名虎鸞，其人也是關外熱河人氏，與他最爲莫逆，却有一身蓋世無雙的本領，兩臂有千斤之力，慣使百練純鋼兩刃刀；若論飛簷走壁，夜行工夫，不在天霸諸人之下；還有一種暗器，喚作三梭箭，這箭彷彿袖箭，却比袖箭百倍利害，那箭頭上有三角稜，鋒利無比，若是人中了此箭，雖不致損命，却要大大的受一次大傷；他放了出來，人家說百發百中，他竟能一點不差，却一向不會到南方一帶來過，皆是在關外做些買賣，所以南方人沒有一個知道他的本領，却好到這般。可有一件，生平最喜喫酒，只要見了酒，則各事皆廢了。他有兩個綽號，一喚蓋三省，此指東三省而言；一喚賽謫仙，此指喜酒而言。竇飛虎既已無家可歸，便去投奔於他，見了他面，哭訴前由。馬虎鸞道：兄弟不要悲痛，愚兄幫助你報仇雪恨便了。竇飛虎道：現在黃天霸這小子，跟隨施不全在漕督任上，我等南方不曾去過，雖欲報仇，奈路途又不熟，

如何去得馬虎鸞道：兄弟你此話錯了，只要報得仇來，那怕他遠在天邊，也是要去的。若怕他路途不熟，老兄弟你一人不敢前去，咱同你倆一道而去，走一蹣，總要尋着這天霸小子，或將他捉住，剖心瀝血，以祭伯父的靈魂。即不然，能將施公刺死，黃天霸便要問罪，也算是報仇雪恨了。飛虎道：若得兄長幫助，小弟是感恩不盡了。於是二人就由熱河一路向南方進發。這日走至河南山東交界的地方，名喚草上飛，見有許多的官員及差役人等，亂哄哄的在那裏搭蓋彩棚，是個接差的樣子。又聽旁人說道：光景今早明晚終要到此地。那個又道：不知到了此地，還有耽擱麼？那個又道：這到論不定，但願此地無人喊冤，他沒有事幹，便走得快。這個纔說完，那個又說：聽得這位大人還是十不全的樣子，偏是他有福，皇帝又相信他，那些有武藝的人又佩服他，你不要說別的，只有當日這北道兒上有多少綠林中強盜，有多少惡棍土豪，自從他老人家到處察訪，隨處擒拿，不到十年，竟被他老人家收服的收服，正法的正法，現在道途平坦，往來行旅無不頌德歌功，真所謂功德在民，垂之不朽。那個又道：你這說咱却不懂，你又說他是十不全，怎麼他又擒拿綠林中的豪傑，江湖上的強人呢？你這不是自己在這裏打自己的嘴巴麼？這個道：老兄弟，我說他老人家是十不全樣子，至於訪察強

人，捉拿豪傑，他那裏親自去麼？是他設了妙計，命他那一班跟隨的好漢前去拿捉；就如那黃天霸一人，江湖上是那一個不知他名，不怕他的武藝？你想有這一班好漢，那綠林中豪客，江湖上強徒，豈有不被擒獲之理！兩個人在那裏你一言我一語，真說得高興。馬虎鸞、寶飛虎二人，也在聽得清楚，二人打了暗號，心中頗爲懽喜。暗暗想道：咱們正欲去尋他以報大仇，難得他自來送死，這就是冤家路窄了。二人想了一回，便故意上前向那幾個談論的問道：咱請問一聲，方纔你老等所說的十不全究竟是誰？他竟有如此手段，爲北道上的來往行人除害，他到底是什麼人？現在作甚麼官呢？你老等便說他如此好法，可能請教請教麼？內中有個老年的人見問此話，就將他二人打諒一回，只見上首站的一個，年約二十四五，身穿一件藍布直綴，脚登扳尖靴鞋，黑漆漆面孔，兩道濃眉，一雙圓眼，凹鼻闊口，頗具凶惡之狀，此人便是寶飛虎；下首立着一人，也是二十四五年紀，身穿一件紫花布短襖，脚踏芒鞋，瘦小身材，淡黃色面皮，兩道長眉，一雙圓眼，高鼻梁，四方口，雖然瘦小，却真有英雄氣概，此人便是馬虎鸞。那老人將二人看畢，回問道：敢問二位尊姓大名？你問這位官長有何事件？寶飛虎答道：在下姓寶名飛虎，這一位姓馬名虎鸞，皆在關外人氏，只因到南邊要訪一位長官，這長官

姓施名士倫，渾名不全，聞得他爲官清正，慣能除暴安良，收服天下四方豪傑，咱等不憚遠路而來，要前去投他圖個出身，不如你老所說的，可是這位施不全大人麼？那老者答應道：正是這位老大人。竇飛虎道：咱聞這位施大人現在做漕督，爲何到此呢？那老者道：尊駕有所不知，只因他老人家不久奉了聖旨，着他進京陛見，此是進京必由之路，咱們地方官例宜迎接，所以在這裏辦差。你看那館驛中，就是預備他老人家行轅的所在。竇飛虎道：原來如此，不知幾時可到？那老者道：至遲明日也就到了。馬虎鸞道：這真巧遇了，咱們正要去投他，不料竟在此相逢，也可免我們跋涉之勞了。說罷，向那老者拱一拱手道：驚動，驚動！咱們再會罷。說畢轉身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狹路相逢讎仇必報 隻身保護勇敢可嘉

話說竇飛虎與馬虎鸞二人，探聽得施公就要到此，他二人便就近處尋了客店住下。當下二人私相計議道：施不全這賊官早晚就要到此，咱們務要竭力去將他刺死，方纔消心中之恨。馬虎鸞道：老兄弟，你前怨黃天霸小子害了老伯的性命，雖然是天霸動手，其實這指使的人，還是施不全賊官。他奉了聖旨，命天霸去幹事。天霸既歸，施公

節制，這就是叫作奉公守法，身不由己，他若不將人捉住，他自己有了處分，所以因此看來，天霸雖屬可惡，情尚可原；只是這施不全專使刁鑽惡計，實在難恕。今既狹路相逢，這就是運氣，准要在此把他的命送掉了。此時天色將晚，二人又談了一回，有店小二送進酒飯，二人飽餐一頓，然後安歇。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便去街坊上打聽施公曾否到來。纔出得店門，但見街上亂烘烘的，皆道欽差到了，咱們去看接欽差呀！寶飛虎馬、虎鸞聞得施公已到，他二人便雜在人叢中也去觀看，早見一騎馬飛來，馬上一人說道：爾等閒人站開，欽差到了。語猶未了，一班本地各官趨躡而走，皆於行轅兩旁，分文武東西站立下來，以便迎接。隨後便是飛虎清道、旂銜牌各執事，接着有十來匹馬，馬上皆坐着些武士，有紅頂子、藍頂子、水晶頂子不等，末後一人坐入人大轎，轎旁有兩個人扶着轎頂，直向行轅而來。纔到行轅，那馬上各官，一個個跳下馬來，站立兩旁。頃刻施公的轎子已到，只聽三聲炮響，鼓樂齊鳴，施公進了行轅，那兩旁文武各官，也都隨着大轎趨躡而入。施公在煖閣後下轎，當有黃天霸等進內參見，接着衛輝府文武各官進來稟見。施公均一一接見，有差各官退出，黃天霸等也就退出來。施公自有施安、施孝各書童伺候，這且不表。且說黃天霸正從行轅內出來，出得

轅門，瞥見人叢中站着兩人，面帶殺氣，頗有凶惡之形。天霸一見，就知有人在此探望。夜間恐怕出事，一面又將那二人看了一遍。閒人看了一回，也就各自散去。衛輝府雖然退出，却還在這裏聽差，恐防欽差有事吩咐，纔得靈便。施公在內稍息了片刻，外面就有辦差的送進酒席，施公用了午飯，淨面嗽口已畢，便命施安傳話出來，准於明日早辰啟馬，凡迎送各官一概不必護送出境。這話一經傳出來，登時你傳我，我傳你，各處皆知道了。竇飛虎、馬虎鸞二人打聽的確，當下回轉客寓。飛虎與虎鸞說道：「施不全明早方走，今夜正好前去行事，但不知怎的個去法呢？」虎鸞道：「愚兄前去行刺，老弟在外巡風，總要事在必成，不可徒然空跑。」竇飛虎道：「咱們可於三更時分，暗暗出了客店，到得行轅，正是三更過後，那時他那裏也可睡靜了，若去得太早，驚動裏邊人，於事便難得手。」馬虎鸞道：「賢弟之言正合吾意。」二人從此就在客店內養精蓄銳，也不出去游玩，端等三更行事，暫且按下。再說天霸自見了竇飛虎、馬虎鸞二人，雖然不知他是何姓名，却見他面帶殺氣，心中就萬難放下。當又進了行轅，與計全關小西說道：「小弟方纔在轅門外，偶見人叢中站着兩個人，一個怪眼濃眉，一個身材瘦小的，見兩人那四隻眼，儘向轅門裏探望，而且俱是面帶殺氣，在小弟過慮，只怕今夜又要出起個亂子，」

咱們倒要防備防備，甯可無事也就罷了；若過於疏忽，萬一鬧出事來，咱們就大有處分的。計全道：賢弟所說怕鬧亂子，想是怕有人前來行刺麼？天霸道：正是此意。計全道：咱們今夜大家辛苦些，防備防備就是了。天霸道：話雖如此，咱們自然是防備了；但是大人前這句話，可告訴不告訴呢？關太道：咱的愚見，是宜稟知大人，請他老人家加意小心纔好。計全道：此話你又錯了，既有刺客，大人還是能與刺客砍兩刀殺一陣麼？然使他老人家心憂，不若不告訴他，咱們暗地裏加意保護。李昆道：計大哥之言甚是有理，咱們今夜無論有無刺客，總是大家合力保護便了。天霸道：小弟看那二人的本領，不在你我之下，萬一上了小弟的話，務要合力將那兩個捉住，方免後患。關太道：這個自然。計全道：今夜黃賢弟李五弟你二人可暗伏在大人書房外面；賀賢姪可在書房內隨時保護，若大人問你爲什麼要來保護，你可說向來此地係盜賊的窠巢，難保無人存心不善，甯可防備，不可疏忽，這叫做有備無慮。李七賢弟何賢弟等，在書房外面兩廊上黑暗之中巡風，如見有了動靜，便擊掌爲號，總使他不能下來。我與關賢弟往各處巡察。王賢弟郭賢弟可在前半段巡察。如此辦法，還怕他前來行刺麼？計全安排已畢，大家俱放在心上，於是前去用酒飯。到了午後，各人便去安歇。午覺既醒，已是

上燈時分，天霸等又用過酒飯，各人便預備起來。只見各人都換了元色緊身衣，靠身藏暗器，手執兵刃，各按地段前去防守。人傑便到施公臥室內保護。施公一見人傑進來，因問道：「此時你來作什麼呢？還不去睡麼？」人傑道：「不瞞大人說，這個地方向來是盜賊窩巢之所，難保無歹人夤夜前來，千總所以特來保護。」施公見他說這兩句話，真喜得心花都開了。當下贊道：「難得你用心甚深，前來保護，好一個有備無患。雖然如此，我命係之于天，雖有強人，亦莫能奈我；但是你這小子，有此深心，實屬可嘉之至！你便在此坐下，本部堂與你閒談一夜，一來防備未然，二來借此消遣永夜。」人傑道：「大人只管安睡，千總一人防護是不妨事的。」施公道：「你且坐下來閒談一會，好在這時候尙早，本部堂就去睡也睡不着的，不若與你談談，借此消遣消遣。」人傑見說，只得一旁坐下，與施公閒談起來，暫且を表。再說竇飛虎與馬虎鸞二人到了三更時分，便脫去外面便衣，換了夜行衣，靠飛虎手執雙鈎，馬虎鸞暗藏三稜箭，取了兩刃刀，輕輕的將房門撥開，就從店後院牆上，扑扑一聲，跳出牆外，認明路徑，直奔草涼驛行轅而來，行刺施公，不知施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報讎仇強盜雙行刺 施膽略英雄獨立功

話說寶飛虎馬虎鸞二人出了客店，直奔草涼驛行轅而來。到了行轅，正是三更已過，二人先在行轅外面靜聽了一會，覺得裏面靜悄悄的毫無聲息。二人便走到行轅後院牆，靠了牆根上了牆垣，就在牆垣上借着星光，向裏面凹處一看，但見裏面燈光不明，人聲寂靜；又看了一看，只見逼近後牆有一所竹院，前面便是一進五開間上房，左側又是一所三開間的客廳。寶飛虎說道：那五開間裏面，施不全就在那裏了，即不然那左側客廳，一定是他的住處，咱們何不就此下去呢？馬虎鸞道：老兄弟你且慢着急，你聽那邊有更聲來了。正說話間，那打更的已來的切近，但見前走一人，手提燈籠，後跟一人敲着更鑼，口中喊道：裏面諸色人等睡醒呀！防備有人來偷物件呀！說罷，又將更鑼打了三下。寶飛虎聽見更夫喊說有人，他倒嚇了一跳，趕緊將身子往下一伏，預備等那更夫走到跟前，便去動手。那邊馬虎鸞見他將身子伏下，他也作了個倒捲珠簾勢，兩只腳掛在牆頭上，兩只眼仔細去望更夫。不到半刻，那兩個更夫已到了切近，馬虎鸞一見，便將手掌一擊，用了暗號，隨即拔出兩刃刀，將兩只腳一鬆，一個翻身已跳落平地，當下認定前一個更夫，迎面就是一刀，却不曾着傷，只迎着他面門晃了一晃。那更夫正向前走，忽見牆上跳下一人，已經嚇了一跳，正欲想定，已見一把明晃晃

的鋼刀，到了自己的面門之上。只聽說道：你喊！咱就是一刀斷送你的狗命。這更夫被他一嚇，再也不敢聲張。那後面的更夫，眼見得前面的人如此，那兩只腳猶如釘在地上一般，再也提不起來。正在着急，竇飛虎又從後面跳下來，其出不意，就認定這更夫背後一刀背砍下，這更夫連一句話都不會喊出來，竇飛虎又跳在當前，舉刀在手，低聲說道：你若不要嚷，咱也是一刀將你砍爲兩斷。這更夫也不敢作聲，只得跪在地下哀求道：大王饒命。竇飛虎正要問話，只聽馬虎鸞向那更夫問道：你既怕死，你可將施不全的住處說明現在何處，就饒你的狗命。更夫道：小人定然實告。馬虎鸞道：你速速說來，不要多話。那更夫道：施不全可是總漕督施公馬虎鸞道：正是。那更夫道：施大人現在就住在那一順五開間那所屋內東首第二個房間裏面。馬虎鸞道：現在施不全想已睡熟了。那更夫道：施大人是早睡了，小人方纔走那邊來看，那個房內還有他帶來一個人，是十八九歲的孩子，還不曾睡，此時不知他睡也不曾。馬虎鸞見說是個小孩子，未曾睡去，還在那裏保護，暗想就是個三頭六臂的漢子，又何懼哉。因又問道：你說果真麼？那更夫道：小人何敢撒謊。馬虎鸞當下執刀在手，就在那更夫衣上割下一塊小襟，囑令更夫將口張開，用小襟塞了口，使他喊叫不出，又將他兩手臂綁起來，輕輕

提向竹院內一摔。那邊竇飛虎亦復如法炮製，也向竹院內一拋，然後二人又飛身上屋檐，直奔上房而來，躡足潛踪，輕快無比。不一刻到了上房，馬虎鸞就照着更夫所說的話，直向東首那間房簷上，輕輕的用個猿猴墜枝的架式，兩只腳掛在簷口，將身子倒垂下來，貼近窗戶，將刀輕輕的在窗紙上戮了一個小孔，自己用了眼光向房間去望，只見房間裏點着半明不滅的一盞殘燈，裏面設着一張鋪，鋪上垂着帳幌，此時施公已睡的光景。就鋪面前下首，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後生，身中帶着一對軟索銅鎚，却在那裏打盹。馬虎鸞一看，心中大喜，暗道：施不全你今日合該要斷送性命了，你叫人保護，該用個年力精壯的人，在你身旁守着，怎教這個小子的姪兒在此保護。說罷，便將身子飛落在地，急將兩刃刀去撥窗戶，不一刻那窗戶已被撥開，此時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手執兩刃刀，腳一蹬從那裏一個箭步，飛身進內，認定房中牀鋪上戮了進去。方至鋪面前，那把刀尙未送進去，正向前跑的時候，忽聽噹的一聲，只見一樣東西在兩刃刀上一擊。馬虎鸞說聲不好，再一看，是鋪旁坐的那個小孩子的銅鎚打來。此時馬虎鸞却顧不得去刺施公了，只得掉轉身來，敵這兩柄軟索銅鎚。你道賀人傑爲何到此時纔知道嗎？看官有所不知，他却早已知道了，遂故意裝作打盹，

使馬虎鸞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却居心要誘馬虎鸞進房，他便出其不意，想一個人將馬虎鸞捉住，在施公前顯顯手段。所以等馬虎鸞將到牀前，正欲將刀送進去行刺，他此時可不能再緩了；是以即將軟索銅鎚，先向他兩刃刀上打去，只要他受傷，就可將他捉住，在施公前獻功了。那知馬虎鸞功夫純熟，又兼力大無窮，手中的刀握得甚緊，雖然經了一鎚，却不會被他打落，只聽噹的一聲響，馬虎鸞知道不好，即轉身過來相敵。賀人傑見一鎚不會將他的刀打落，心中想道：「咱這一鎚却也算不輕，他的刀既不會被我打落，此人的本領也就不在我下，咱到要防備，不可看輕了他。」心中一面想，手中那柄銅鎚，趁馬虎鸞掉轉身來時候，也就認定他太陽穴打來。馬虎鸞纔轉過身軀，見一鎚從太陽穴打到，說聲不好，趕着將頭一偏，把這鎚讓過。賀人傑見這一鎚又不曾打中，却大怒起來，口中大罵道：「好大膽強徒！咱家老大人與你有何仇恨，你黑夜前來行刺？須知有老爺在此，你可快留下名來，待老爺捉住了你，將你明正典刑。」說着，手舞銅鎚，如雨點一般直望下落。畢竟二人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三傑大戰馬虎鸞 小西追殺竇飛虎

話說馬虎鸞見賀人傑用一對軟索銅鎚，如雨點一般打下，也知道此人雖然年輕，這鎚

法甚是精利，因一面招架，也一面喊道：好小子，你既問咱爺爺的姓名，你可站穩了！
 爺姓馬名喚虎鸞，綽號蓋三省，祇因咱與竇飛虎誓同生死之交，他的老子竇爾墩被
黃天霸小子受了施不全的詭計，將他害死，咱故與竇飛虎一同前來，替他報殺父之
 仇的。你若知好歹，可趕緊將施不全獻出，與你無干；若有半字不肯，可莫怪咱爺爺這
 兩刃刀，送了你的性命。賀人傑聽說，纔方明白，因也罵道：好大膽的狗強盜！咱爺爺道
 是誰？原來是個無名小子，你不怨竇爾墩那老兒自作自受，反怨及我家大人與黃天
霸老爺，這真是怙惡不悛了！你既到此，咱若不將你捉住，也不算老爺保護大人之功。
馬虎鸞又道：好小子既如此說，你亦須通個名來，好待咱老爺送你的狗命。賀人傑道：
 你聽真了，咱老爺乃總漕施大人標下千總賀人傑是也。說罷，便又舞起銅鎚，直往下
 打。馬虎鸞正要招架，忽聽窗外撲撲兩聲響，又跳進兩個人來，大聲喝道：狗強盜，休得
 猖狂！咱老爺黃天霸、李昆前來捉你，快快受縛。馬虎鸞見黃天霸、李昆二人又來，心中
 一想，咱在此與他們相戰，咱雖不懼怕，爭奈這房間狹窄，何能對敵？萬一被他捉住，豈
 不是陰溝裏遭風呢？一面想，一面覷個空兒，退到窗戶口，將手中兩刃刀，向着天霸、李
昆、賀人傑三人，用了個狂風掃落葉架式，就此一掃。他三人見這刀法甚是利害，趕着

向後退了一步。馬虎鸞趁此一個飛身，跳出窗外去了。黃天霸等三人，見他已跳出窗外，惟恐他就此逃走，也就趁着一齊飛身出來，追趕馬虎鸞。馬虎鸞跳出窗外，指望竇飛虎前來接應，那知竇飛虎從屋檐上跳下來，早被關小西計全李七侯何路通四人，在那裏接着大殺。你道竇飛虎如何又被計全等接着廝殺起來？原來計全在各處巡察，在先并不知道，巡到後院，只聽竹院裏有哼聲，計全便進去一看，見是兩個更夫被網綁在那裏，他只一看，知道是有人了；因趕即進來，却好竇飛虎從屋上跳下，計全一見，就大聲喊了一句話：捉賊！一面喊，一面即與他對敵起來。那邊黃天霸等一聞喊聲，各皆齊奔出來一齊動手。天霸李昆正要前來幫助計全，又聞得施公房裏，有廝殺之聲，因急急殺進房去，以助賀人傑。只有關小西李七侯何路通幫助計全相殺。話分兩頭，如今且說馬虎鸞望竇飛虎不至，就知有人與飛虎交戰，此時也不能兼顧，只得各顧各的性命，他便虛張威雄，舞動兩刃刀如旋風一般，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專認定天霸李昆與人傑三人致命要害刺去；天霸等三人也是各盡所長，遮攔格架，合力廝殺；四個在天井中間，三把刀兩柄鎚，你來我去，足足殺了有百十個回合，不分勝負。正殺之間，忽見馬虎鸞將兩刃刀望兩邊一掃，隨即撤回，進一步向天霸胸前就刺。黃天霸

說來得好！正要招架，那馬虎鸞手法可是真快，早已收口，從左邊向李李昆一點。李昆不及招架，肩窩上已着了一刀，只聽哎呀一聲，趕緊退了下去。馬虎鸞明知李昆中刀，却不敢再去追趕，因右邊賀人傑的銅鎚又打了過來，他就趕着撒回刀去擋人傑。纔把人傑鎚擋過去，迎面天霸又是一刀，向當胸刺來。馬虎鸞急急招架，掀在一旁，復一刀在天霸面門上虛晃了一晃。天霸望後一退。馬虎鸞一縱身，就認定對面屋上，一個箭步跳上屋簷。賀人傑見他飛身上屋，也趕着縱身跳上屋簷，接着天霸也就上去。賀人傑纔上了屋簷，只見馬虎鸞右手一揚，賀人傑知道有了暗器，說聲不好，趕着向旁邊一閃，非這閃過去，險些中了暗器。馬虎鸞見一枝三稜箭未曾打中，又從腰間百寶囊中，取出一枝出來，正要望外發，忽見迎面一道金光從後門打來，也知有了暗器，也就趕緊將身子一偏，却好那道金光也從耳畔擦過，只聽噹啷一聲落於瓦上。他聽了這聲音，早知是黃天霸的飛鏢了。心中想道：人說天霸的飛鏢百發百中，今觀如此，我雖不會被他打中，看這刀法實在名不虛傳！咱倒要好生防備。話未說完，天霸的第二枝鏢又打出來。馬虎鸞見他第二枝鏢打出，心中暗道：咱何不也將三稜箭放一枝出去，看還是你中我的箭，還是我中你鏢。說時遲，那時快，馬虎鸞亦就將三稜箭放了出

去。黃天霸見馬虎鬻手一揚，也知道他是放暗器，這邊馬虎鬻見天霸又放出飛鏢，兩個人你防我，我防你，却都身快手捷，不約而同。馬虎鬻見飛鏢將近，左手一起，說聲往那裏去，便將一枝鏢從半空中搶了過來。那邊黃天霸見馬虎鬻的三稜箭到了面前，也用右手一起，將三稜箭抓住手內。他二人還不肯拋落，彼此復又打出，可是皆稱勁敵。二人到了此時，你羨慕我，我羨慕你，將那拚命捉賊矢志報仇的意思，全拋在九霄雲外了。賀人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他却不耐煩起來，依舊將兩柄銅鎚飛舞着打去。馬虎鬻見他銅鎚復又打來，只得再用兩刃刀招架，接着黃天霸又舞刀過來助戰。馬虎鬻此時一面招架，一面退後，又見天色將欲明亮，若再不走，那可就逃不脫了；因此且戰且走，直退至後垣牆，一翻身已跳落牆外，連鑽帶竄，把個身子一轉，已跑得遠了。及至黃天霸跳下來趕時，早已不知去向。依人傑還要分頭趕去，黃天霸却依了古語窮寇不追四字，只得仍由牆垣跳進，預備幫助計全捉竇飛虎，那知竇飛虎早已脫逃了。你道爲何只因竇飛虎與計全等殺了有五六十個回合，漸漸抵敵不住，並非他力不如人，實因衆寡不敵，他便急急的想了一個妙法，乘計全一刀砍來，他故意向後一退，計全以爲他中了刀了，便搶進一步，居心要結果他的性命。那知竇飛虎刁惡異常，

出其不意，將雙鉤一起，認定計全肩窩上一鉤。計全毫未防備，措手不及，竟被他鉤中一下。所幸不曾鉤着肉，只將緊身衣靠鉤了一片下來。計全掉轉身就走。關小西見計全敗下，他便將折鐵倭刀飛舞過來。竇飛虎仍用前計，打諒再將關小西鉤中一下，也可以走了。那知關小西纔近身，竇飛虎已從地下站起來，也是出其不意，撒手一鉤，向關小西勾來。關小西說一聲來得好！急用手中刀認定那鉤上一削，竟把他的雙鉤削去一個。竇飛虎因此再也不敢戀戰，只得飛奔仍由牆垣上逃走去了。欲知竇飛虎逃去何方，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施賢臣受驚暫駐 衛輝府懸賞緝拿

話說竇飛虎自草涼驛行轅，被關小西倭刀將雙鉤削去一個，他却更不敢戀戰，立刻從牆垣上跳出來飛奔而逃。所幸關小西不能上高，他得以逃回客店，仍由後院牆進去。此時天已將明，自己雖然逃走出來，却記望着馬虎鸞尚在行轅以內，若要再去接應，手中又折了兵器，倘若不去救應，又恐他一人不能抵敵衆人。正在躊躇之際，忽見房門輕輕的推動，外面進來一人，正是馬虎鸞，心中不覺大喜，因悄悄問道：「兄長，你如何逃得出來？」馬虎鸞就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又問竇飛虎如何先走回來。飛虎也將

如何鈎打計全，如何被關太削折一鈎，因此不敢戀戰，急急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虎鸞道：爲今之計，施不全既未將他刺死，又未傷他一人，反使他知道我等姓名，這便如何是好？在兄之意，此地是萬不能耽擱。黃天霸等雖然不曾趕下來，他一到天明，必然各處尋找，那時若尋到了，我等究竟是寡不敵衆，而況你的兵器又折斷了，如何與他對敵？咱們不如趁店主人未起來，此時天尙不明亮，就此走了，趕到前站，再尋客店歇下。你趕將雙鈎配全，再設他法報仇雪恨。竇飛虎道：兄長之言，正合吾意。於是趕將包裹打好，卽刻出了房門，仍從院牆跳出去。此時天亮，竇飛虎馬虎鸞二人那敢怠慢，直向來時的路奔回去了，暫且不表。再說天霸等趕馬虎鸞不及，只得回轉書房安慰施公。此時施公見強人已走，早已從床上起來，一見天霸賀人傑二人進來，便卽慰勞道：今日本部堂險些又送了性命，若不虧黃賢弟與賀千總防患，不然，本部堂性命斷然難保。賀千總之功真莫大焉！人傑當下躬身謝道：千總不敢自邀其功，若非黃叔父在先防備，千總亦不知這兩個強人到此。施公見說，便問天霸道：賢弟何以有先見之明呢？天霸道：昨日卑鎮私出轅門，見人叢中有二人相貌凶惡，帶有殺氣，在轅門外窺探，卑鎮見了，恐有意外之虞，不期竟爲卑鎮所料，這也是大人的洪福。只可恨二賊在逃，

李都司受傷，計參將亦受微傷，可喜關副將的倭刀能將竇飛虎的雙鉤削去一隻，還算差強人意。但此二賊雖然在逃，那竇飛虎具着一腔殺父之仇，此時縱不敢再來，恐前途尚有難處。施公道：在本部堂之意，何不趁此追趕前去，將這二賊捉拿前來，以免後來又多一番周折。天霸道：大人明見，何嘗不是；但卑職逆料此二賊自此以後不敢再留此處，一定奔向他方，此時縱竭力追尋，又不知他向那方逃走，如何可得？至前途保護，好在有卑鎮等隨侍，料亦無妨，大人儘管放心便了。正說話間，關小西計全等皆來請安，并請未擒得竇飛虎馬虎鸞二人之罪，只有李昆未來。施公見他等前來請罪，因道：諸位賢弟，這件功勞甚是不小，本部堂若非諸位賢弟暗中保護，恐不免爲刀下之鬼了，何罪之有？而况李賢弟因與賊鬪，身受重傷，本部堂實深抱歉，但不知他所受之傷尚不妨礙麼？計全道：李都司身受微傷，諒不妨礙，只須少微歇息，便可全愈，大人不必罪念。施公道：但願無事，本部堂稍免憂慮。說罷衆人退出，施公也就不睡了。頃刻天明，施公梳洗已畢，用過早點，外面已有人傳稟進來，衛輝府稟見。施公請見，衛輝府參見已畢，趨躡而進。施公命他坐下，衛輝府請示道：大人昨日吩咐，已將車馬齊備，所以過來請示。在卑府之意，仍求大人暫住行旌，稍歇征塵，再爲啟行，不知大人尙蒙俯

允否？施公道：本部院本擬於今日啟行，只因今日夜半，忽有刺客二人前來行刺，多虧本標黃天霸等先事預防，隨時保護，格殺一夜，本部堂方保無虞；又以該賊凶惡異常，故被逃脫。本部堂因此被鬧了一夜，到這會兒還不會睡，所以本部堂今日不走了。衛輝府這一喫驚非同小可，當即謝罪道：這皆是卑府防範不嚴，致累大人受驚，卑府死罪，還求大人寬恕。施公道：貴府不必如此，這也非貴府所知，皆是本部堂嚴拿太甚，以致若輩含恨刺骨。但此二人一名竇飛虎，一名馬虎鸞，這竇飛虎即係前盜御馬竇爾墩之子，馬虎鸞是幫助飛虎前來報仇之人。貴府可即移知各府州縣，及防營一體緝獲，照律懲辦便了。衛輝府又說道：此是卑府分內之事，說罷當即告辭出去，又至黃天霸等人那裏，前去道謝保護。施公當日又送了幾桌上等酒席，以爲供應。一面即傳本衙門三班差役，先在草涼驛本客店搜尋一遍。此時竇飛虎馬虎鸞二人所住客店，到了天明，見店中少了兩個客人，正在驚訝，忽聞總漕施大人昨夜遇了刺客，今日雷厲風行，令人各客店搜查。那客店主人一聞此言，再也不敢聲張，說是店內昨夜住的兩個客人，今日不知去向的話了。公差先在客店內搜尋一次，並無踪跡，只得回來覆命。衛輝府又來稟知施公道：卑府自聞大人遇盜之諭，即刻先命隨來差役，往本鎮各客

店搜尋，並無影踪，想非下在客店，卑府只得再命差役趕緊訪拿務獲，照律應辦。施公點頭稱是。衛輝府回稟明白，復又退出，到黃天霸那裏問明竇馬二人身材長短，面貌如何，以便畫影圖形，懸賞緝拿。黃天霸即將二人身材相貌與衛輝府說明。衛輝府當即用筆記下，收在懷中。俟施公起行後，回至本衙即便懸賞。閒話休表，且說施公又住了一宿，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即諭大眾起行。黃天霸等是早已預備好了，一聞傳出此諭，即將行裝等物裝上騾車，派人先行押往，然後施公出了涼草驛，望前途而行。衛輝府自然恭送如儀，休要煩絮。我且將這邊按下，再說衛輝府將施公送上了路，當日回城到了署中，即刻命書差寫了賞格，先拿出去各處張貼起來。衛輝府將此賞格，凡屬通衢要道城鄉內外，令人遍貼曉諭，以冀緝獲正凶，不如究竟拿得到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毛家營強徒落店 賀二房店主投機

話說衛輝府將賞格懸掛出去，并移知鄰境各府州縣防營。不到數日，各處皆接到公文，也就派人擒獲；更兼通衢要道畫影圖形，往來之人無不知道；因此大家俱有想得賞的心思，也就處處留神，凡那些營汛門兵，遇有往來面生之人，都要向他盤詰。這個

風聲傳出，遠近皆知。且說竇飛虎、馬虎、鬻二人，自從草涼驛逃走出後，便從原路趕奔回行，預備前途得空再行動手。竇飛虎又將雙鉤收拾好了，准備再廝殺一場。這日走至毛家營，這毛家營係山東與直隸交界地方，也是極大的鄉鎮，做買賣的亦復不少。他二人到了鎮上，先檢個客店住下。纔進了店門，見有一堆人，在那裏觀望牆壁上貼了一張告示，大家嘖嘖咂咂念個不了。竇馬二人看見也不認識，雖聽得有人念道，却又不甚清楚。再一細聽，却聽出他二人自己的兩個名字，說什麼要捉拿與他還有賞銀五百兩。二人聽到此處，飛虎即將馬虎鬻暗暗一扯，馬虎鬻會意，即走了過來。飛虎又向他做了個暗號，馬虎鬻更加明白。當下便借話說道：「咱們到這裏好一會了，你們店裏連招呼都不招呼，除了你家這客店，難道沒有別家麼？」咱們走罷，免得在這裏受他娘的烏氣。說着就掉轉身來向外就走。那店主人先見他二人進來的時候，倒不在意。此時見他二人口中借語發作，又見他二人形色倉皇，便有些疑惑起來；再將他二人細細一看，與那賞格上所填相貌一般無二。因嚇了一跳，暗道：「原來就是他兩個，怪道這般倉皇，欲借語發作，趁此逃走呢。咱何不作個見怪不怪，將他二人獲下來，先以好言相慰，再將其用酒灌醉，然後將他二人綁起來。聽說施公早晚也要到了，將去請

功，豈不是大大一件財爻麼？心中想罷，便即趕步上前向他二人說道：二位尊客休動怒，還請恕小人接待來遲，只因小店過客無多，往往有應接不暇之勢，難得尊客前來照顧。小店生意，小人豈有將生意推出門之理？只要尊客住下來，所有一應茶水麵飯米飯酒菜一切，都件件精美，小二們包管一呼即至，尊客要什麼有什麼。在小人看來，尊客還是在這裏住下罷，省得又去別家了。寶飛虎與馬虎鸞二人聽了店主人這番話，倒覺得委婉動聽，又見那店主人一團和氣，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也說道：非是咱們要到別家去住，你瞧你家可有招呼麼？那店主人見二人似有活動之意，因急急進言道：你老倫如果住下，咱們必加意照應，以贖前罪如何呢？寶飛虎望馬虎鸞道：兄長你意下如何？馬虎鸞道：老兄弟，咱想這兒到處皆然，既是掌櫃的這樣殷勤，咱倆就住下罷，不必三心二意了。說着二人轉身進來，店主人見他二人進來，心中好不歡喜，當即代着笑，將他二人引到店後那間空房內去。寶馬二人進了上房，將房內一看，果然潔淨，心中也甚歡喜，就便坐下。那店主人在旁說道：你老請坐，咱去喚夥計來伺候，并去打了水來，泡上好茶，請你老淨面喫茶。飛虎答應。那店主人出去不一刻，果然打了滿盆面水兩壺好茶，擺在二人面前。馬虎鸞二人先淨了面，這纔喝了兩口。

茶店小二在旁又問道：你老還是先飲酒，還是等一刻兒？如果就飲酒，可要什麼？你老吩咐，咱好出去叫喚。寶飛虎道：你家有什麼好菜？道兩件給咱們聽聽，好使咱們揀合意的要。店小二道：咱店裏頂好的酒，是竹葉青、菊花黃、玫瑰露、原泡的黍米高糧；菜是醋滴魚、白切雞、燒牛脯、雞子皂、油煎蛋、豆腐黃芽菜、炸肉丸、炒肉絲、玉蘭片皆有，請你老點罷。飛虎道：你就給咱們把那燒牛脯切二斤，肥雞切一盤，黃芽菜炒肉丸各作兩件，竹葉青打上二斤，有麵飯嗎？店小二道：賣的是麵飯，肉饅頭、糖饅頭、薄餅、鍋貼兒，大餅均有的，你老要誰呀？馬虎鸞道：你就給我薄餅打四十張，鍋貼兒做二十個，再拿兩牒甜醬與黃芽菜就得了。店小二答應，不一刻先拿兩壺酒來，兩付杯筋，四個小菜牒，內一牒是大椒黃芽菜，一牒是拌韭芽，一牒是豬肉，一牒是乾牛脯。寶飛虎在下面，馬虎鸞在上面，二人對面坐下。小二在旁又說：你老叫的菜，頃刻就來，廚房裏在那兒做了下鍋，一會兒就到，你老請先飲酒罷。寶飛虎二人便將酒壺拿起來，各人先斟了一杯，在口呷了一呷，覺得一陣清香直入鼻孔，暗道：果然好酒！於是一飲而盡。正要催菜，只聽外面喊道：王家第二的快來端菜呀！店小二聽喊，趕着答道：來了一聲未完，早掉轉身出去。頃刻間端了進來，在桌上一件件擺好。寶飛虎二人也就執着筷子，一件件

嘗了滋味，覺得件件可口，心中大喜。店小二此時還不曾退出，站在一旁伺候。寶飛虎就席上問道：「你可是姓王麼？」店小二道：「正是姓王，排行第二，咱這店裏都叫我作王家第二的。」寶飛虎又問道：「你那掌櫃的姓什麼？」王二道：「姓賀名世保。」飛虎又問：「你這裏有多少人在此開得幾年了？」王二道：「咱這裏是家老店，連咱家少掌櫃的已有三代，不瞞你老說，南來的，北往的，誰不知道咱這二房買賣公平，伺候周到。但是咱與你老兩位談了些半天話，咱還不曾請教你老二位尊姓呢。」寶飛虎見問，不敢說出真姓，隨口應道：「咱姓張，又指着馬虎鸞道：『這位姓李。』」王二道：「你老二位是打那裏來的？還是往北邊的？還是往南邊去的呢？」寶飛虎道：「咱倆是往南邊去的。」王二又道：「你老二位向來作什麼貴業呀？」飛虎道：「咱向來做布業，這位李客人做烟業，一向在北邊做買賣，現在因為有兩個朋友，約咱兩到南方合做一宗買賣，因此經過這裏。」王二道：「原來是二位大客人，小人到失敬了。」寶飛虎又問道：「王家第二的，你這店裏共計有多少夥計呀？」王二道：「沒有多少，連咱家掌櫃的，共計十七個夥計，到了忙的時候，還是照管不來，所以常常得罪客人！所幸咱掌櫃的從來不曾見怪，都是笑臉相迎，因此來往的客人，只要住了一次，皆要到這裏來的。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惡強盜因醉被擒 賀店東半途送信

話說竇飛虎與馬虎鸞一面飲酒，一面與王二閒談，王二也不敢厭煩，有心有腸在一旁回答。飛虎二人不知不覺，已將兩壺酒飲完，加之馬虎鸞更喜飲酒，今日見了這等好酒，只顧在這裏痛飲，早把那賞格上的事忘記了。兩壺酒飲完，王二在旁看得清楚，不等他二人叫添，他早到外邊又拿了兩壺進來。馬虎鸞二人見他靈巧非常，心中甚喜，因又接壺在手，二人又斟上一杯，對面暢飲。飛虎又問道：王家第二的，咱們方纔進來的時分，那邊哄作許多人在那裏看什麼？你可知道麼？王二一聽此言，心中暗道：你這王八羔子的狗強盜，你還在爺爺跟前裝佯不知，你既裝佯，咱倒不能不告訴你，給你知道。因說：你老不知，只因淮安有一位總漕施大人，奉旨進京陛見，打從草涼驛經過，於前念六夜，在行轅內忽然來了兩個刺客，要刺他老人家，後來被他手下個總鎮黃天霸，還有什麼副將參將一千人，就與大殺起來，那知兩個刺客本領高強，不會被黃天霸捉住，反而逃脫去了。因此施大人心中不甘，定要捉住這兩個刺客定罪，又恐這兩個刺客走遠了，所以各處行文，出了賞格，就同古來那畫影圖形一樣。那些人哄在那裏看的，就是賞格，上面寫得好不利害，說是不論軍民人等，如有將那刺客竇飛

虎馬虎鸞二名擒捉住了，每名賞銀五百兩；如有知風送信，因而拿獲者，每名賞銀一百兩。有些人看了這賞格，皆說這兩個刺客，大概本領是天下無敵，連那天下聞名的黃天霸也不會將他捉住，還有什麼人能捉住呢？這張賞格豈不是空貼麼？不過他們做官不能不這樣辦法，纔好掩人耳目呢。你老兩位的明見，可是不是麼？寶飛虎馬虎鸞二人聽了小二之言，心中也覺得有理。暗道：一個黃天霸，還有許多狐羣狗黨皆是能人，總不會將咱等捉住，足見咱兩的本領也算得天下無敵了。想罷，因也說道：王二第二的，你這話果然不錯，就是咱兩看起來，這個刺客也是拿不住的，那張賞格還不是白貼麼？說着好生得意，又一面大飲起來。他二人一壁廂暢飲，王二一壁廂暗道：你這兩個死囚，死在頭上還不知道，眼見得用酒將你灌醉，好歹拿去施大人那裏獻功。王二儘管望着，他二人的兩壺酒到又飲完，寶飛虎却也夠了，惟有馬虎鸞故是貪杯，只要有了酒，雖把刀架在他頭上，他也不顧，還是喫酒，總要喫到爛醉如泥的時分，他才纔丟手不喫。此時的酒只不過有了十分之四，因又叫小二去添。王二答應，即刻出去，又添了兩壺進來，不一刻却又飲完。馬虎鸞又喊添酒。王二在旁暗暗驚道：這個殺囚如何酒量這般大！咱家這竹葉青從來不會有人喫兩壺，只要到一壺多些，就要醉的。

任他大量，至多兩壺從無不醉之理。他今已是喝了三壺了，還要叫添，難道這酒不會喫在他肚裏，喫到隔壁人家去了麼？且不管他好歹，把他灌醉，好給我等獻功得財。想罷，便又去添酒。竇飛虎見王二出去，便低低向馬虎鸞道：「兄長，你老可留些量罷，不要喫醉了誤事。咱們雖不怕人，到底是醒的好，醉了究有些不妥當。這句話一說，把馬虎鸞提醒了，正要回答，却好王二將好酒又打了兩壺進來，馬虎鸞接着，又斟了一大杯，向飛虎說道：「咱們喫了這杯也喫飯了。」飛虎說是呀！因向王二道：「那薄餅可曾打好麼？」王二道：「早好了，你老就喫嗎？」方纔兩壺酒還不曾飲完呢。飛虎道：「你去取來，咱們如要喫這兩壺，還怕不完嗎？」王二答應，轉身出去取餅，一會子餅取進來，二人便將酒壺放在一旁，來拿餅喫。此時二人已有八九分醉了。你道何故？方纔不過十分之四，怎麼頃刻間就醉到八九分呢？諸公有所不知，剛纔王小二拿進來的這兩壺酒，雖然同是一色，加了些作料進去了，就如水滸傳上所說的蒙漢藥，因此馬虎鸞喫了一杯，就醉到有九分了。再說竇飛虎已醉了八分，勉強喫了兩張薄餅，便不能喫，就想去睡。那馬虎鸞正喫之間，忽覺頭一暈，眼一花，便坐不住，登時就望後一仰，跌到於地下。飛虎在旁雖然思睡，心中却有些明白，一見他跌下來，心中暗道：「這怎麼了？咱倆都醉了。咱雖不

會醉倒如此，可也是四肢無力，萬一此時有人將咱倆暗算起來，却是開着眼自投羅網呢！一面想，一面也就不覺的睡去了。王二在旁看得清楚，只見他二人仰面朝天，酣呼大睡，當下飛奔出來，走到店東面前道：少掌櫃的，那兩個狗強盜已醉倒了，現都已熟睡了，你老去動手罷。店主人一聽，好不歡喜，趕着大步上前，走到房裏一看，果然不錯，竇飛虎與馬虎鸞二人俱是酣呼大睡。當下店主人即與王二，先將他二人的包裹打開來一看，只見裏面包着有二三兩銀子，外一把兩刃刀，一把雙鉤，店主人看見這兩件兵器，知是他二人所用之物，因代他拿出來，叫王小二在外面收好，防備他二人醒來提刀來殺；將他的器具拿過去，他雖醒來，也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又在竇飛虎身邊搜了一回，並無他物，復在馬虎鸞身上搜去，搜到腰間，見一件東西有八寸長一個竹筒，店主也不知何物，拿在燈下仔細一看，見竹筒兩頭俱有消息，因此便不敢亂動。原來這竹筒內，就是馬虎鸞所用的三稜箭暗藏在內，賀二房若要取出來看看，那就不妙了，也叫小二拿出來，與那兵器放在一起，然後命人尋了兩根粗麻繩，又喊了五六個夥計，進房來大家一齊動手，去細竇飛虎馬虎鸞二人。大家七手八脚，一面網一面罵道：你這兩個王八羔子，施大人是當今的一位清正賢臣，你竟敢去行

刺幸虧黃天霸老爺與一衆英雄知覺與你殺了一夜施大人不曾被你害了性命不然就送在你兩個狗強盜手內了。罵着早將二人綁縛起來，拋在一旁。賀店主率領衆人出房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書中分解。

第十四回 恨店主馬虎鸞殺店 擒劇盜黃天霸施鏢

話說竇飛虎馬虎鸞二人因酒醉之後，被賀家店的老板，率領店夥將他二人綁縛起來，又將他二人所有兵器暗器，悉數搜出，藏在一旁，把他二人拋在一旁空房內。賀店主一至天明，便即想去迎施公送信，好領賞獻功。沿途迎去，不到五十里之遙，居然迎到施公的台駕。當下便由施公的手下人傳告進去。施公一聞此言，當即傳賀世保問話。賀世保走到後面，見了施公參見已畢，施公便問他姓名，又將捉拿情形問了一遍。賀世保一一報告，又道：小人雖將那兩個強盜設計擒獲，網綁在店，惟恐該盜本領高強，萬一醒來被他逃脫，不但有誤大事，小人還要受累，務求大人速派大將前去，將他押解到此，聽候大人懲辦，方免後患。施公道：爾之所言，甚是有理，本部堂即刻命人前去便了，爾且引路，俟驗明本身不錯，自當領賞。說罷，令賀世保退下。施公即命黃天霸李昆關小西賀人傑四人前去。當下四人答應，即刻跟着賀世保去。暫且不表。再說竇

飛虎被綁後，到了天明以後，酒已醒了，但覺身上四處疼痛，四肢皆動彈不得。心中暗道：怎麼喫了兩壺酒，醉倒也是有的，爲何身上痛得如此，這是何故？此時倦眼迷離，欲將兩手來揉兩眼，正欲抬手，那裏抬得上來，却是被綁在背後。飛虎這一喫非同小可，趕着掙開眼，向旁邊一望，見馬虎鸞也被綁在一旁，醉還未醒，尚在那邊酣睡。飛虎看畢，更加喫驚，暗道：咱兩上了那王八羔子的當了。他用酒將咱倆灌醉，設計害咱倆，他定前去報功了也罷！且待咱掙脫起來，若命不逢絕，尚可逃去；若在應死在這裏，也是命裏所遭，不可設計。一面想一面就運起氣來，準備將身子上綁的繩索全行掙斷，便可脫身；那知運了好一回氣，用盡平生之力，來掙繩索，再也掙不斷。心中着急，又平平氣預備再掙，却好馬虎鸞已是酒將要醒了。飛虎在旁只聽他打了一個呵欠，也是用手擦眼，忽然兩手抬不起來。他卽此一急，早將酒嚇到九霄雲外去了。當下醒來，向旁邊一望，見鬻飛虎也綁在一旁，他疑惑飛虎尚不知道，便卽喊叫飛虎你醒了！咱們被這店內王八羔子暗害了，你醒來罷！飛虎不等他說完，當下答道：小弟是知道了，欲想掙脫，用盡生平之力，只是掙脫不開。馬虎鸞聽了此言，只急得三戶冒火，七孔生烟，大呼一聲道：真氣殺我也！大江大海總走了來過，都不曾有什麼受過，不料在這小溝裏

遭風，須着咱掙不脫，若能掙脫開了，不把這一起王八羔子殺個盡絕，咱誓不爲人。老兄弟且等着，不要懼却。說着便將渾身上下的氣運足了，便來掙斷繩索，不一刻氣已運足，只聽他又大叫一聲道：「咱道你是鋼繩鐵索，也不過是兩根麻繩，就想將老子綑住麼？去罷！」一聲未完，只聽嘖嘖幾聲響，早見身上所綑的繩索，一寸寸如刀割一般，齊斷下來。竇飛虎一見，好不歡喜，因急喊道：「兄長可速來將咱解下，好去一齊動手，這起王八羔子殺個乾淨，以洩心中之恨。」此時馬虎鸞正欲去親解竇飛虎的綁縛，忽見房門外擁進七八個店夥來，因在外面聽見裏面大聲喊叫，恐有失誤，怕他們掙斷繩索，所以趕將進來，個個手中皆執着木棍門門等，以備不虞。馬虎鸞一見這許多人進來，知道他們是預備要爭鬪的光景，他也等不得去解竇飛虎的綁，便去取他的那刃刀，好待廝殺。那知掉轉身去取兵器取不着，連包裹都沒有了，你道他可急不急？復向腰間一摸，想取出三稜箭來去打這夥人，那知也不見了，這纔知道是被店中一起搜去。此時馬虎鸞見這班店夥，拿着門門木棍蜂擁而來，就大喊一聲道：「好一起王八羔子！膽敢暗害爺爺麼？還把爺爺的兵器藏了個乾淨，你等以爲爺爺沒有了兵器，就不能與爾等廝殺，好小子來得好！看爺爺的手段。」說着便要去打，却好那裏七八個小

夥子皆是一擁而上，馬虎鸞先閃躲了一回，得着空便進了擋，見迎面有個小夥子，一個拿木棍子當頭打下，馬虎鸞說聲來得好！只見他將腰一灣，右手一起，認定迎面來的小夥子一衝拳，正向他身上一拳打去，那小夥子萬來不及讓，早中了一拳，啊呀一聲，一個屁坐子跌倒在地下。只聽得乒乒乓乓，所有進來七八個小夥子，皆被他一人打死的打死，打傷的打傷，還有見勢不妙，趁着趕快溜出來的。馬虎鸞正打得落花流水，以為可以解了寶飛虎的綁，趁此逃走了。正要去解寶飛虎綁，又見有進來十來個莊漢，手中皆拿着釘爬鍬鋤之類，蜂擁而來，內中還有兩個人拿着兩柄鋤草刀。馬虎鸞大喜，心中想道：咱將他這兩柄刀奪一巴過來，咱便可以無慮了。正在心中暗想，那些莊漢已一齊不分橫豎直打過來。馬虎鸞也就不分皂白，橫豎打了過去，一陣招攔架格，已打倒了幾個，一眼覷定那拿刀的兩個人，大喊一聲，直奔拿刀的兩個打去。那拿刀的兩人，見他很很的打過來，也就惡很很的舉刀亂砍。馬虎鸞毫不畏懼，見這個來得切近，他便鑽身進前，那人正舉刀砍下，他便趁勢望下一托，却好將那執刀的那雙手腕抓住，就此用勁一捻，那人已痛入骨髓，鋤刀拋落下來。馬虎鸞又把衆人一齊打退，然後拿鋤草刀去割寶飛虎的綁縛。飛虎爬起來，馬虎鸞就將手中的鋤草刀分

一把與他，因說道：咱倆就是走，也要飭令他將咱倆兵器交出，前途方保無虞。正在計議，要到後面搜尋賀世保，又聽得一片鑼聲，接着人聲鼎沸，竇馬二人趕緊逃走，忽又見從半空中飛進一枝金鏢來，畢竟馬虎鸞中鏢不會？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賀人傑追趕馬虎鸞 關小西捉拿竇飛虎

話說馬虎鸞竇飛虎二人聽得一片鑼響，人聲鼎沸，知道不妙。正思逃走，忽見從半空中飛進一枝金鏢，認定面門打來。馬虎鸞說聲不好，趕急向旁一閃，那枝鏢却不曾打中，只見撲撲兩聲，從對面屋上跳下兩個人來。再一細看，却是黃天霸李昆二人。彼此見了面也不打話，黃天霸舞動單刀，直奔馬虎鸞；李昆舞動朴刀，直奔竇飛虎就砍。我先說黃天霸認定馬虎鸞一刀砍去，馬虎鸞趕着將劍刀向上一架，就勢向旁邊一閃，隔開天霸的刀，便急急還了一刀，認定天霸半腰掃去。天霸卽抽刀向中間一隔，隨卽向外一撒，早將劍刀撥在一旁。馬虎鸞見這一刀不曾砍中，又被他撥開，便急從對面望下一翻，這叫海底撈月，向天霸腦門就砍。天霸向旁邊一跳，讓過一刀，跟着就翻起一刀，向馬虎鸞右肋下搠進，馬虎鸞也將刀隔住。兩人一來一往，鬪了有七八個回合，馬虎鸞總礙兵器不合手，又因在店房內不好施展，就一面殺，一面向外邊退，居心

要退到店屋外面院落中間，便可以大展武藝。黃天霸的心也是如此。那知兩人鬪來鬪去，終不能出這間屋。馬虎鸞一聲大喝道：黃天霸，你這小子且住手，咱與你有話講，若用暗器傷人，就不算是好漢，咱倆且到院落內殺個痛快，你敢與爺爺爭鬪麼？黃天霸聽見此話，正中心懷，便道：好雜種！既如此說，咱老爺還懼怕你不成？咱們走。說着他二人一個箭步，跳在院落當中。馬虎鸞不等天霸立定，就急急的其出不意，一鋤刀向他砍去。天霸道一聲好，當即將兩足一蹤，離地有五六尺高，讓過鋤刀。馬虎鸞這一刀又砍個空，正思拔回來再砍，那知天霸的刀已用個泰山壓頂的架式，當頭砍去。要在他人這一刀，萬不能躲過去，幸是馬虎鸞當一刀砍空時，他早防備到這一着，因急急的將身子一縮，等他的刀離當頂不遠，他便一蹤，這叫做毒蛇出洞，早已蹤到一邊。天霸的刀欲要收住，不望下砍，却萬不能夠。只聽哎呀一聲，將院中一塊石板砍成粉碎，只見火星子亂迸。天霸說聲不好，正要將刀提回，不提防馬虎鸞的鋤刀，從他背後也用了個泰山壓頂架式，向他砍來。天霸也知道定有此一着，他却不慌不忙，將手中刀執定，又用了十二分足力，等馬虎鸞來的切近，他便出其不意，一個翻身，背望下臉望上，手中刀一翻，認定上面的刀這一隔，只聽叮噹一響，兩把刀金光亂迸；接着又是一

聲嚮，原是馬虎鸞的鋤刀，被黃天霸的刀削去了一段，擲落在地。馬虎鸞此時喫驚不小，暗道：此刀一折，咱的性命不保。復又想道：怕什麼？只要拚得命，還怕敵不過他麼？正想之間，黃天霸的刀又到，此時黃天霸却欺他手中無兵器，因此連一刀緊一刀，如疾風砍了過來。馬虎鸞先選用那半段的鋤刀遮攔隔架，鬪了有十數個回合，索性將那半段的鋤刀拋去，憑着赤手空拳，與黃天霸爭鬪。只見他迸蹤躡跳，閃躲避讓，却再沒有如何的身子靈快。任是天霸武藝高強，刀法精妙，不曾傷着他一下；還把天霸鬧得發昏，正在心力并用之時，居心想這一刀發出去，就要傷了馬虎鸞的要害；那知馬虎鸞更加掉皮，不知不覺躡到天霸背後，順勢右手一起，急將天霸的胳膊就順手拿掣，左手便來奪刀。天霸不防備胳膊被他掣住，正要將那隻手打馬虎鸞，早被虎鸞將刀奪住。天霸沒法，又恐將刀被他奪住，自己反到赤手空拳，急中生計，便趕將右手一起，一把拳認定馬虎鸞手腕一剝，馬虎鸞手腕一鬆，不期那把刀就拋落在地。天霸也來不及去拾刀，只得將那被馬虎鸞掣住的一隻胳膊，算是掙扎下來，趕着一轉身，又與馬虎鸞交手。所幸賀人傑在房子上看得清楚，見天霸沒有兵器，便舞動軟索銅鏈，從屋上跳下，就來助戰。馬虎鸞見屋上跳下的人，就是隻身保護施公的那個小孩子，

此時見有人來助天霸，只得思想逃走。當下覷定空處，向着天霸虛打一拳，撥轉身蹣跳迸蹤，一路飛跑出去。黃天霸見他逃走，正要取鏢去打，却好賀人傑已經趕去。天霸就趁此在地下將刀拾起，也就趕了出去。及至追到店外，早已不知去向。黃天霸趕了一回，仍無跡踪，只得回來。心中暗道：好在馬虎鬻手無寸鐵，又無暗器，大約人傑也不致喫他的虧。掉轉身回至賀二房，却好李昆與關小西二人，已將寶飛虎捉住。你道如何捉住的？原來寶飛虎與李昆竭力抵殺，李昆已有些敵不過，可巧關小西從店外進來，不問清白，一路花刀也就將寶飛虎殺得頭昏目眩，還可以勉強抵敵；不料飛虎手中的鋤刀，又被關小西的倭刀削去一半，却萬萬不能抵敵，因思逃走，却又無處可逃。那時就急中生計，却好店內桌子上放着一隻鐵香爐，便急急搶在手中，認定關小西打去。關小西怎能不讓？李昆欲待動手，却被他奪身一縱，上了屋檐，撒步就跑。李昆一見他逃走，那裏肯放，當下也就上了屋簷，急將彈子掬出，按在那刀上，急急認定寶飛虎的背後勁力一下。寶飛虎此時只顧向前逃命，萬難兼顧後面，因此不提防中了一彈，急將臉掉轉來望後一看，李公然第二個彈子又到，正打中面門。寶飛虎一聲啊呀！還不曾喊出來，李昆又一彈正打中左眼。寶飛虎血流滿面，痛不可忍，只聽得咕咚一

聲打從屋上滾跌下來。關小西舉起倭刀背，在他腿上砍了幾下，竇飛虎此時真個不能動彈了。當下關小西就招呼李昆下來，隨用繩索將竇飛虎四馬鑽蹄網個結實，拋在一旁。黃天霸已是回來，便將追趕馬虎鸞不着，并賀人傑追尋前去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關小西李昆二人便急急說道：好在竇飛虎就擒，咱們再分頭去趕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馬虎鸞力竭勢窮 賀人傑餐風宿露

話說黃天霸關小西李昆三人，正議分頭去趕馬虎鸞，好幫助人傑，忽聽外面傳說進來大人到了。天霸等一聽，當即迎接出去，正好施公下轎，天霸等上前請安。施公進內坐下，天霸就將馬虎鸞仍復在逃，竇飛虎業經就獲，賀人傑追趕馬虎鸞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施公道：黃賢弟賀人傑既追趕馬虎鸞不知去向，諸位賢弟也當趕緊分頭去找尋，賀人傑年輕好勝，恐有失誤；黃賢弟等四人在此殺了一日，皆辛苦了。因即向計全何路通李七候金大力四人說道：你們四位分頭去趕一踫，務要將人傑尋到，至馬虎鸞能否就獲，倒也不必拘執；就此一行，不可有悞。計全等四人當即答應，轉身出店飛趕而去。暫且不表。且說施公見竇飛虎已經捉住，當下便令天霸把賀世保傳

來，誇獎了幾句，并着他去查受傷人等。一會子賀世保進來跪稟道：小人查得本店共計傷八人，身死一人，本鎮莊漢受傷五人，却無身死。施公又命天霸去看。天霸隨着賀世保將受傷身死的人驗看屬實，回來稟明。施公又命將身死的備棺成殮，并將屍屬傳來，所有棺殮一切等費，均由施公發給，并每人賞給卹銀五百兩，受傷的人各給紋銀五十兩，以爲養傷。賀世保店中所毀物件，估價加倍賠償，將銀如數發給。當下又命本鎮地甲前來，飭令他到本地方官衙門稟明，并奉一封名帖，令施安隨同地甲去請本地方官。次日本地方官即來，施公交代清楚，所有各項賞給銀兩，均着本地方官如數發給，准其於正項開支。本地方官那敢不允，即將竇飛虎押解回衙，即行就地正法。諸事已畢，本地方官告辭而去。看書的人看到此處，又要說做書的人胡說了，怎麼一位欽差大人，沿途經過各地方，豈有該管地方官不去侍候，反要拿帖子去請，那裏有這等事？諸公有所不知，只因施公在先已札飭各地方，所有經過該管地方官，毋須出院迎接，并辦差各事，理宜關心民事爲重，不必在這浮文末節上講究，所以本地方官只得唯唯聽命，告辭而去。這裏施公就在賀二房店內住一夜，次日一早就起行，再說馬虎鸞自賀二房店逃出，以爲可以就此飛奔而去，那知賀人傑又從後緊緊追趕。

馬虎鸞見他追趕得急，欲思與他對敵，又恨手無寸鐵，殺了一日，腹中也有些饑餓，身上也有些困乏，跑也跑不快了；又看看天色將晚了，到了此時，真個窮無所之，毫無法想。正是一面跑，一面想：作何區處呢？忽見前面有一帶樹林，馬虎鸞見了這座大樹林，好不歡喜，當即一口氣直向樹林跑去。你道爲何向樹林跑去？自來作強盜的，有個入林不追規矩，任他仇深似海，只要一入了樹林，後面追的人便要止步。爲什麼呢？只因樹林叢密，前面的人已經入了樹林，後面追的人看看裏面不甚清楚，若再趕入樹林，萬一被逃的人伏在林內，趕他的人追了進來，他便放一件暗器，外面的人不及防備，那不是自投羅網呢？所以馬虎鸞見了樹林，心中大喜，便一口氣鑽入進去，定以爲賀人傑是不進來追趕。那知賀人傑雖明知有此規矩，他偏要趕了進去，雖說他是好勝心重，却也免不得行險激倖。馬虎鸞一見人傑追趕進來，若在平時，人傑定是喫苦了；幸而馬虎鸞防身的暗器，早被賀世保代他收藏起來，這也算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人傑既入了樹林，馬虎鸞心中一想，咱若在平時，今日叫你小雜種，定然命傷我手，只因手無寸鐵，又無暗器，就急中生計，咱何不如此如此，於是就在樹林內各處躲藏，賀人傑也是無可如何。他二人就趁着月光，在樹林內鬼鬧了半夜，到了二更以後，馬虎鸞

見西北角上有一所大莊院，因復想道：「咱何不偷個空，向那村莊上暫住一宿，諒他再也不能追趕。」心中想罷，便一溜煙跑出樹林去了。人傑正在那裏急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煙，捉又捉不到，趕也趕他不及，忽然間不見虎鸞的踪跡，心中更是氣惱，暗想難道飛上天去不成？於是在林內又尋找了一回，只是不見。此時人傑實也體困力乏，因又暗道：「這狗強盜既不知去向，咱也困乏起來，此地又無村莊可以投宿，不如且在林內歇息一夜，明日天明再作計議便了。」心中想罷，就席地坐下，歇息片時，不料坐下未久，兩個啊欠一打，不知不覺睡着了。一覺睡到天明，還未睡醒，忽聞耳畔有人喊叫，他才驚醒，兩眼一掙詫異道：「計伯父你爲何也到此處？」原來叫的人就是計全。當下計全就將來意說明，賀人傑方纔知道，因向計全說道：「小姪趕馬虎鸞到此，他便進了樹林，小姪本不敢追進去，却因他手無寸鐵，料他不能奈我何，因此趕入林中，實指望將他捉住，那知咱四面兜拿，他却四面躲藏，忽隱忽見，直鬧到三更以後，小姪偶一疏防，早被他逃脫，不知去向。」小姪彼時因夜深了，又無處可以投宿，身子又困乏起來，因席地坐下，不知不覺的睡着了；若非伯父到來喊叫，小姪還未就醒呢。計全道：「你睡在這裏，不怕風霜侵麼？」賀人傑道：「小姪倒不覺怎樣冷，二人正在談論，計全忽看見林外面西北

角上有所莊村，因作驚道：原來裏那還有一所大村莊，賢姪昨夜可曾看見麼？賀人傑被計全這句話一提，便即仰頭一望，果見林外一所大村落，因答道：小姪不曾看見。計全道：吾料馬虎鸞這小子定然向那村落中投宿去了。賀人傑道：伯父怎麼得知？計全道：賢姪到底年輕，不知他的詭計，他料你在此只管向他追趕，斷不防他有去處，即使見有這所村落，他亦料定你斷不疑惑。他前去爲怎麼呢？他却存了這個見解，以爲你的心思必以爲他可以前去投宿，難道我不能前去，所以料定你料他不敢去的；他偏料你不及料，却好你也不曾看見這所村落，這也是他命不該就擒。若使你昨夜看見，可去趕不趕呢？賀人傑道：誠如伯父所言，小姪也料定他斷不敢去。爲今之計，伯父既到，小姪也可仗膽了，不論他在那裏不在那裏，咱們去尋他一尋，在伯父意下如何？計全道：此言甚合吾意。因此二人又追趕去了。畢竟尋得馬虎鸞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大樹林虎鸞遁跡 花豹村人傑尋踪

話說計全與賀人傑出了樹林，直奔林外西北角那所村落而去。你道這村莊是何地名？原來喚作花豹村。只因當日有一隻花斑野豹在此村中，居民受害不淺，後來有個風水先生走此經過，便令村中將村名改換，叫作花豹村，可以免其豹患，因此就叫作

花豹村了。這村中聚族而居，約有十數家人家，皆是姓花，平日皆以打獵爲生，內中有一個莊首叫作花熊，綽號養活猴，其人生得尖嘴削腮，約有三十多歲，習得一身好武藝，在這村中算他是一村之主，却有一件好處，平時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更喜打抱不平，無論你是什麼人，只要落下難來，他無有不幫忙的。慣用一把牛耳撥風刀，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十數家，每家的男子也沒有一個不習武藝，他自己家中養着十數個莊漢，也是個個武藝精強，平時又至各山去打獵，得了禽獸便去城中變賣，得的錢也是大家均分。此外有百畝良田，只有夫婦兩個，頗可過得極其舒服。官不差，民不擾，做一個小小的富家翁。却有一門親戚，也是嚇嚇有名的人，就是殷家堡殷龍，那殷龍與他是姑表兄弟，殷龍的妻子就是他的胞姊。這花豹村離殷家堡不過四十里，一個在東南，一個在西北。這日他已經睡覺，忽聽有人叫門，他便命人去動問，却就是馬虎鸞前來投宿。馬虎鸞假說往南方有事，不意在中途被盜，將盤川盜去，險些兒害了性命，跑着正往南方，不意又走過了宿所，因此前來借宿一宿。那莊丁見他說出這些話來，便趕去告知主人。花熊聽說，只以爲遇盜實情，當卽命莊丁請他進去。花熊將他一看，見他頗有英雄氣概，於是問他姓名。馬虎鸞假說姓熊名如虎。花熊也就信以爲真，當卽

又具食以待。兩人飲酒之間，又問他可會武藝。馬虎鸞見問，也不會瞞，便說道：也曾學過，不過不精。花熊見他說會武藝，便請他試演了一回，雖都平常，也還下得去。因又與他說道：不怕尊駕見怪，如尊駕這般武藝，遇見了一個初出來的，你還可以抵敵。若是老于江湖人要喫他虧。在愚下看來，如尊駕這樣，如再練習三五年，方可以走南到北，不患有強人打刦了。馬虎鸞聽了花熊這言語，口中雖是唯唯，心內却暗笑道：你真個是門縫子看人，若在平时，我却將武藝顯出來，要把你嚇死了；不要說你一個花熊，就是數十個花熊，也不是咱爺爺的對手。當下只得暗暗笑了一回。兩人飲酒已畢，花熊就留他在西廂房過宿。次日才交天明，他便起身就要告辭。花熊再三留道：你我雖是萍水相逢，這也不可多得；尊駕既已到此，敢屈留一日，使愚下稍盡地主之情。馬虎鸞見推辭不得，只好住下。當時花熊又備了早點，請他用點心。二人正在用點之時，忽見莊丁又進來說道：回莊主爺知道，外面有兩個官家模樣，說是奉施大人之命，特地過來拜望莊主，有要話面說。花熊見說，心中暗道：咱向來與什麼施大人不曾會過，平時絕無往來，爲什麼特地前來拜望？這到有些奇怪！回問道：這兩個官差有多大年紀？姓甚名誰？那莊丁道：一個姓計名全，約有四十歲上下；一個姓賀名人傑，不過二十歲上。

下。花熊當下便命莊丁去請，莊丁答應出去。這裏馬虎鸞聽說計全賀人傑前來，知道是一定來尋他的，却也不便說出，暗想：若是見面，免不得就要動手，若即告辭，又要爲花熊所疑。復又想道：咱何不如此如此，作個脫身計呢？因假意說道：尊府有貴客到此，在下禮當迴避。花熊見他如此說法，也甚有理，當即說道：但不免有虛尊駕了，好在這兩位到此，料想也無甚緊要事件，不過一走而已。縱使有話商量，耽閣久了，在下也可令小兒出來相陪尊駕，倒未免對不起了。馬虎鸞見他答應，好生歡喜，當即避了過去，仍到西廂房內，靜聽計全等有何話說。你道計全賀人傑爲何也尋到花熊莊上呢？只因他二人到了莊前，雖有幾家問了一遍，可曾有人前來借宿，皆言沒有。二人正在疑惑，忽見旁邊有一個莊丁插口說道：咱今早聽說咱們大莊主家，昨夜來了一人在他家投宿，不知可是此人？計全聽說，便追問道：你們大莊主家住在何處？婢甚名誰？那莊下道：咱們這一莊並無別姓人居住，皆是姓花，咱們大莊主就是這莊上的首領，單名叫個熊字，綽號賽活猴。只因他老人家平時仗義疏財，無論遠近地方，有人前來，或是投宿，或是借貸，他老人家無不應允，因此借宿的人，常時有的。不知你們二位長官尋的是何人？可到他家裏問一問便知道了。當下莊丁就指引他二人前去。計全賀人傑

這才來到花熊莊上。此時計全賀人傑在莊門外等了一回，見莊丁走出來請他二人進去，心中大喜。二人跟着那莊丁走了進去，才進了二門，早見裏面走出一人來，身穿紫花布棉褲，頭戴暖帽，脚穿板尖靴鞋，黑淹淹的面皮，兩道長眉，一雙凹眼，大鼻梁，開口迎接出來。計全將他一看，知道此人必有本領，而且不是凶惡之人。正要上前動問，只見莊丁走他面前說道：「這就是拜我莊主的兩位長官。」花熊見說，趕着趨步上前，將手一拱道：「二位長官請了！不知二位長官駕到，有失遠迎，尚乞恕罪，請裏面坐。」計全與賀人傑也就拱拱手答道：「到驚動了。」花熊見計全賀二人，實在是兩個英雄的長官，而且並無習氣，沒有長官的架子，再一細看，兩人皆是短衣緊扎，計全背後插着一把單刀，賀人傑腰掛着一對銅鎗。花熊看畢，甚是不解，即便請計全人傑二人到了廳上，計全人傑復又與花熊行禮。花熊各還一禮，然後分賓主坐下，有莊丁獻上茶來。花熊開口便問道：「二位長官打從那裏到此？尋找小人有何見諭？」計全道：「一來久仰大名，二來要動問一事：昨夜曾否留下一個姓馬的強人，尚乞見示。」計全這一問，不知花熊如何回答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施公案八傳卷一終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最新
增訂

現行中華新六法

全十二冊 二元

是書自民國五年發行至民國十年重訂一次久已風行一時爲司法界之圭臬此次復加增訂內容更爲刷新凡近今公佈之憲法及民刑訴訟條例（即民刑訴訟律草案改定頒佈者）至關於商法則加入商標法及證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條例等等皆爲重要之法律凡行政界立法界司法界以及律師商人均宜人手一編也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施公案八傳 卷二

第十八回 尋惡寇莊主說因原 想逃生強人入死路

話說花熊見計全問馬虎鸞曾否留下，當下便答道：昨夜有三更時分，有一過路客人，因錯過宿頭，前來借宿，姓熊名如虎，因往南方作客，不料半途遇盜，劫去盤川，所幸不曾有傷性命，隻身逃脫，仍往南方，因貪趕路程，特來借宿一宵。小人所留的實係熊如虎，并無什麼虎鸞，長官尚請察容。賀人傑道：還請問尊駕，這熊如虎約有多大年紀？他是個什麼樣面貌？身穿什麼衣服？請一一告知。花熊又道：此人年約三十上下，面容并不凶惡，似非強盜一流，身穿紫花布短襖，脚踏板尖靸鞋。話猶未完，賀人傑在旁說道：不瞞貴莊主說，馬虎鸞身穿衣服，正與此人一色無二，貴莊主所留的，惟恐即係馬虎鸞了。花熊道：長官幸勿多疑，小人還有一說，若謂此人即係馬虎鸞，照長官所言，這馬虎鸞悍勇異常，以長官之武藝，尙未能就地擒獲，足見馬虎鸞本領過人；既然彼爲刺客，豈有手無寸鐵便去行刺？你二位長官快快不必多疑了。賀人傑道：貴莊主有所不知，他還有許多情節，容在下說明，便可知其詳細。因將以上各節細細說了一遍，花熊

仍不肯信。計全道：「某有一法，與貴莊主說明，照貴莊主所說，實係熊如虎，却非馬虎鸞，在下亦不必與貴莊主深辯，好在此人現在此間，卽由貴莊主將這熊如虎請出來，俾某等見一見；如果是熊如虎，某等萬不難爲他，與他客禮相待；若果係馬虎鸞，可要請莊主助一臂之力，幫同拿獲，俟某等回稟施公，定然酬報何如呢？」花熊聽說這句話，說道：「倒也公平之至！我且去請他出來，他如果肯出來，便非馬虎鸞，若有疑難，一定就是他了；小人當得允從，請二位長官稍待，小人去去就來。」說着起身就去。再說馬虎鸞在廂房內，聽他們在外面講話，始則聽花熊堅不肯認，心中大喜；又聽見計全說要請他出去相見，心中就有些不悅；後來又聽得花熊答應計全前來招呼，心中却喫驚不小，暗道：「我若不出去，也由不得我自主，若出去對了面，這是怎說？正在左右爲難，忽見那壁上掛着一口寶劍，心中大喜，隨卽將那口劍取下來，拔劍在手，暗自說道：「咱得了這件兵器，如虎添翼，咱何不趁此就走，免得他來嚼囉，反爲不美。」一面說，一面就將窗格大開，正要聳身出去，忽見花熊從房外走來說道：「熊大哥，方才有兩位官差，誤疑尊駕爲馬虎鸞，經在下再三辯白，他等終不能相信，欲請尊駕出去一見，分個真假是非，因此在下特來相請前去一見何如？」馬虎鸞見此時欲去不可，不去不能，忽然想道：「咱何

不如此如此，也甚便當。因道：「既如此說，咱便與莊主一行便了。」說着，花熊在前，馬虎鸞在後，一同出了廂房。花熊只以爲他果然前去，那知他暗存詭計，走到院落中間，忽見馬虎鸞將身子一縮，兩足一蹬，飛身上了屋簷。花熊一見，說聲不好，咱上了他的計了。正要追上屋去，却好計全賀人傑二人在客廳內早瞧見，也就飛身出了大廳，一齊飛上屋面。這裏花熊趕着到兵器房內，取了一把單刀，他却不上屋，竟自大門趕了出去。馬虎鸞却已早逃出莊外，計賀二人復又跳下。那馬虎鸞在前跑，計賀二人在後追，正趕之間，花熊又提刀趕到，三人合在一處，并力追趕。馬虎鸞却是腳不踏地，舍命狂奔，一直奔莊口而去。不一刻出了莊口，只因心急，不辨脚下有物，急被石塊一絆，登時跌倒在地。賀人傑一見，好生歡喜，因卽大踏步向前，滿擬一鎚卽要傷他的性命。那知才趕到面前，馬虎鸞已從地下跣起來，一見賀人傑趕到，而且手舞銅鎚直往下打，此時不能不招架，也舉起那口寶劍，更不打話，兩人就交起手來。馬虎鸞一面與人傑交手，一面留神防備，計全花熊二人前來助戰。只見他招攔隔架，隨手舞劍，毫無破綻；人傑殺得興起，也就飛舞銅鎚奮力死戰。二人正在你要我死，我不許你活的時候，計全花熊二人飛趕前來，舞動雙刀，如旋風般砍到。馬虎鸞見衆勢凶勇，心中暗道：「若與他三

人死戰，我必不免於難，不如還是逃走。主意已定，望着賀人傑虛擊一劍，復又撒腿便跑。人傑計全花熊三人，見他又逃脫而走，那裏肯舍，仍合力緊緊追去。馬虎鬻腿法輕快，人傑等三人終是可望而不可及。三人好生着急，忽見花熊笑道：「該死的賊囚！跑入死路去了。」計全不知所謂，因問道：「莊主何以說他跑入死路？果實不解，敢請詳告。」花熊道：「前面有兩條路，向西北一條路，是通京大道，東南一條路，是殷家堡的後路，此路不過五六里寬闊地方，其餘皆九灣十八曲，路徑不熟的人，萬萬不能進去。爲什麼呢？只因殷家堡新近設了防衛，凡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只要進了這條路，都要將他拏去，送到殷龍那裏細問一問，如果實非歹人，當卽着人將他送出；若是出有什麼不妥之處，他也不私設刑法，就隨時送到地方官懲辦。這條路上，既然是九灣十八曲，却又一里一個分寨，每寨五人防守，不論他是何人，只要進去，斷不能出來的；若是熟人，另有暗號，只要將暗號說出就沒事了。咱說他跑入死路，就這原故，不必急急去追，自然有人給咱們代捉，咱們也可稍歇氣力了。而况小人與殷龍是姑表兄弟，只要他捉住了，咱去他家裏來便了。」計全聽說他與殷龍有親，便大喜道：「原來莊主與殷老英雄是至親，某等寔在不知，多多得罪！如此說來，咱們又是自家人了。」花熊見說，不知所謂，因急

問道：莫非長兄與殷長兄有什麼瓜葛麼？計全道：在下與殷老英雄并無瓜葛，我們這位賀賢姪，却是殷英雄的駙馬。前者殷家堡誤刦了餉銀，後來奉大人之命，征討殷家堡，彼此相持一個多月，還是朱光祖聽見這個，由他出來解和，後將賽花小姐匹配這位賀賢姪。如此說來，莊主是我們賀賢姪的表叔岳了，真是奇遇！花熊聽說，樂不可支。畢竟馬虎鬻後來如何被擒？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羨奇遇郎舅相逢

說前情英雄暢叙

話說計全將賀人傑係殷龍的女婿告知花熊，花熊當下喜道：原來如此，真是奇遇了！既怎麼說，那馬虎鬻更加無處逃脫，咱們可趕緊前去招呼他堡內的人，設法兜拿。說着三人一同飛趕而去。不一刻已進了後堡，花熊先打了暗號，堡內的人知道是自家，當即上來招呼。花熊將趕追馬虎鬻務令擒獲的話告訴一遍，并道：這位小將軍，就是你家老莊主的姑爺，咱們現在到你家老莊主那裏去了，你們一得信，或已經將馬虎鬻捉住，隨急前去告訴你們大人。衆人聽說，那敢怠慢，即刻轉身而去。於是花熊就同計全人傑往殷龍家中走未多遠，忽見迎面兩個少年人招呼道：來者可是花表叔麼？花熊答應，你可是三賢姪與四賢姪？又聽那少年向人傑招呼道：人傑兄，咱們違教

了，現在何以到此？有何貴幹？真是奇遇！人傑一看，就是他第三第四兩個舅子，一喚殷剛，一呼殷強，便向二人行了禮，并道：便是小弟也。遠教久了，還是那年在安東打雷台，捉拿蔡天化的時節一見，以後便直至於今了。岳父岳母想均康健，大哥二哥想亦安好？殷剛殷強道：兩位老人家及哥嫂均托庇安好，但不知兄長爲何從後路而來？人傑就將趕追馬虎鸞的情形，前後大略說了一遍，并道：現在該賊已進了堡內，還望賢弟代愚兄設法趕緊拿獲，不能再使他漏網才好。殷剛道：兄長放心，包管在今日將這逆賊綁縛獻上便了。說着便向殷強道：四弟，你可去招呼各人務獲該賊，莫使漏網，一面趕緊回去稟知父親，就說人傑兄來了。說罷又與計全行了禮，然後四人緩緩而行，直望殷龍家內而去。走了一會，已望見面前一帶莊房，殷剛道：小姪引導。計全道：豈敢，豈敢！不刻過了護莊河，只見一簇人在莊下齊聲笑道：來了，來了！說着就有兩三個飛奔進去。計全等剛到莊門，早見殷龍代着殷猛、殷勇、殷強三人迎接出來，向着計全道：不知老兄弟到此，有失迎迓，尙望老兄弟恕罪。計全道：豈敢，豈敢！小弟只因公務羈身，有疎問候，亦望恕罪。殷龍笑道：彼此，彼此！說罷，又向賀人傑道：三年不見，你越發成人了。賀人傑不等他說完，卽上前先請了個安，把個殷龍直樂得笑容可掬，不知要怎樣才

好。當下說道：罷了，罷了！此非行禮之處，咱們裏面坐罷。說着，就讓計全先行，人傑在後，花熊相陪，一同進了門，到了客廳，大家重復見禮已畢，分賓主坐下，莊丁獻上茶。殷龍首先向計全說道：老兄弟自從那年咱們一別，於今又是三年了，光陰迅速，可怕！可怕！老大人身體想常嚴健？褚老英雄與朱老兄弟并黃賢弟，以次想均安好？計全道：均托庇平安，但是朱大哥不常在淮安，他是或去或來，行踪莫定，倒也優游自在。殷龍又道：愚兄方才聽說小兒言道，什麼馬虎鸞前去行刺，當場格鬥，未能擒住，復又脫逃，因此沿途追趕到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究意這馬虎鸞在何處行刺？賢弟可以將前後細情說一遍，使愚兄得知罷。計全道：說來話却甚長，兄長請聽便了。只因大人奉旨陞見，于月前率領咱兄弟們動身。殷龍方才聽到此處，趕着問道：老大人來了麼？現在那裏？計全道：現在毛家營地界，不過暫住，未知這兩日動身沒有。殷龍又說道：既是大人在毛家營，那裏不過是個村鎮，怎麼好住？咱且着人將大人請到這裏來，住兩三日，也可稍盡地主之情。計全道：恐怕大人未必肯來。殷龍道：咱親自前去恭請，料想大人鑒咱的誠心，或者可以光顧，也未可定。說罷，因卽命殷猛、殷勇二人道：你兩個趕緊分頭迎上前去，若遇見施大人，務必請他老人家惠顧一走，還有諸位叔父一齊都請過來，不

可遲誤，協力近上。殷猛、殷勇那敢怠慢，當卽轉身出門而去。殷龍見兩個兒子去了，復又問道：大人既動身進京，這馬虎鸞在何處行刺？計全道：這日走至草涼驛，就是前月二十六夜三更以後，忽有竇飛虎、馬虎鸞兩人暗往行刺，當經黃賢弟預先得知了，晚間就大家防備起來了。這一次若非令壻獨力保護，大人幾有性命之憂。殷龍聽到這句話，望着人傑歡喜到非常，因又問道：後來怎樣呢？計全道：到了三更以後，那兩個狗強盜居然進來，先是馬虎鸞去大人臥房內，令壻一見有人進來，卽與他格鬥，後來黃賢弟、李五賢弟均進去助戰，馬虎鸞後又抽空跳出房來，當下又在院落內殺了有兩個更次。馬虎鸞代傷逃脫，未經擒獲。大人因日期急迫，只得將本地方官傳來，令他懸賞緝捕。這日忽有毛家營開客店的上前去送信，聲稱馬虎鸞、竇飛虎兩人誤落客店，被他看破，用酒灌醉，綁縛在他店內。大人卽命黃賢弟、李五弟、關賢弟，并令壻四人飛趕前去，好生看守，以防不虞。那知黃賢弟等尚未到賀二房，二人早將繩索掙斷，已與賀二房的夥計大殺起來。正在彼此相鬥之時，黃賢弟等却好已到，趕緊上前相殺，那知馬虎鸞亦手空拳，又復被他逃走。竇飛虎卽于彼時就擒，令壻一見馬虎鸞逃走，他却不肯放鬆，緊緊趕去。此時小弟尙跟隨大人在後，及至到了客店，方才知。當下大

人惟恐令壻年輕或有疏虞之處，因命小弟與何賢弟與李七弟王郭金三位分頭趕來。不意在令親花莊主東南方那座樹林內瞥見令壻在樹根下打盹，因將令壻喊醒，方知與虎鸞在樹林內殺了有兩個更次，不料馬虎鸞逃走，復不知去向。與令壻尋至花莊主家，又復被他逃去。那知天緣湊合，愚弟再也想不到此時可以相會的話。猶未完，只見兩個莊丁走到殷龍面前說道：老莊主分付的已辦妥了。不知所辦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枯樹灣馬虎鸞就縛 六里鋪施賢臣息肩

話說殷龍正與計全暢叙寒暄，忽見兩個莊丁上前說道：老莊主分付的事已辦妥了，請示定奪。殷龍聽說，拿住了麼？那莊丁道：現在莊外。殷龍道：將他押進來。莊丁答應，轉身出去。殷龍便與計全道：馬虎鸞已被捉住，幸不辱命。計全大喜。原來馬虎鸞走到枯樹灣，只見兩傍有兩株枯樹，道路到也甚闊，並不知道此地是陷人坑。正望前走，忽然脚下踏空，跌下陷坑以內。一聲嚮亮，當時轉出好幾個莊丁，手執撓鉤，將他搭住，隨用麻繩綁縛起來。當由莊丁抬至殷龍莊上。不一刻將馬虎鸞押至廳上，并有一個莊丁呈上一口寶劍。花熊在傍看見，認得是自己的，因方悟道：原來他將我的寶劍盜去。當

下與計全說明，卽將寶劍取過來。馬虎驚一見計全，賀人傑大罵道：「你等用這詭計，將俺擒獲，這算什麼好漢？給咱做小子也還嫌你無用。」賀人傑在傍大怒，便欲上前拷打。計全忙攔道：「賢姪不必如此，好在他已被擒，暫且寄在令岳處，多派幾人看守，等大人到此，請示定奪便了。」人傑見說，方才止住不動。計全又與殷龍道：「這惡賊狠勇非常，還要請兄長多派幾人，將他看管起來，更要多加幾條麻繩，方免後患。」殷龍道：「不消賢弟費心，愚兄這裏多可應辦。」只見有個莊丁，插口說道：「大老爺不消煩慮，綁縛他的麻繩，都是牛筋結成的，小人們知道他是個要犯，聞得本領甚好，恐有疏虞，故特爲拿這牛筋繩將他綁起，任他本領高强，也斷不能掙斷的。」計全聽說，甚是放心。莊丁也就將馬虎，解押出去，自有地方將他封鎖起來，派人看守。此時天已正午，殷龍早已命人備了酒筵，殷龍便邀計全赴席。大家入席，分賓主坐定，真個是歡樂暢飲，直飲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這日便留計全、賀人傑、并花熊在莊上住下。晚間殷龍到內室，早有他妻子李氏向他說道：「我日間聽計老爺說到施大人，本擬出京回任時，預備給人傑完姻。此事在我看來，施大人陛見之後，回任與否，尙在未定。人傑今年也是十八歲了，養花兒年紀也不小了，難道施大人既有此意，又難得他老人家現在這裏，不如等他老人

家明日到我家來的時候，就請計爺與他老人家說，留人傑在此擇個吉日，代他們把這百年大事成就起來，免得隨後又要費許多週折。好在女兒的妝奩一切，終是預備現成的，只要揀個吉日就是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龍聽了，甚是有理，因道：「你這話說的却也不錯，不過有一件，你我皆無可無不可，卽是人傑也沒有什麼爲難的，但不知施大人可能應准？」李氏道：「我看施大人雖然皮氣古怪，我料他于此等事件，亦不致不允。」殷龍道：「且待明日與計全說知，請他在大人前，或先探探口氣，在後再作計較便了。」當下夫婦兩個人也就安息。到了次日，一早起來，殷龍來看計全，却早已梳洗清楚，賀人傑花熊也早已起來。殷龍就命人拿了早點，大家一齊用畢，計全就要告辭，殷龍再三相留，計全道：「小弟本可盤桓一日，只因大人不知現在到了何處，又不知令郎前去曾否碰頭，故要前去探探踪跡；況馬虎鬻既捉到，也當與大人稟知一切，好使大人放心；有此幾層，小弟不敢久留。」殷龍道：「既如此，愚兄勸賢弟再留半日，一來等大小兒與二小兒回來，看他曾否迎到大人；二來愚兄尚有兩句要言，要與賢弟商酌。」計全見殷龍說出這話，心中早已明白八分了，因說道：「兄長所說要言，敢是要請我吃喜酒麼？」殷龍道：「賢弟真個聰明！怎知道就是此事呢？」計全道：「欲識心中事，但聽口中言，此事却是

也要辦了，但不知兄長是個什麼主意？如何辦理呢？殷龍就將他妻子所說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計全道：此舉甚好，容小弟見了大人，當代婉轉陳詞，善爲說項，料想大人不能不允。殷龍道：此事總請老弟大力一言便了。計全滿口答應，賀人傑在傍聽見這些話，羞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語。殷龍見人傑如此形狀，却也暗暗發笑。日將至午，裏面又擺出酒來，於是大家又復午飯。席上未終，殷猛殷勇已經回來。殷龍一見面，問道：施大人曾否迎上麼？殷猛道：孩兒已迎上了，現在六里鋪住下，今日不來了。孩兒說：奉父親之命，特地前來迎恭大人尊駕，請大人到敝莊暫駐行旌，一洗征塵，頓使輝生篷壁，務乞辱臨。大人向孩兒道：多感令尊翁厚情，本當從命，無如召見日期已近，早日到京陛見，候回來時，再來拜謁莊主。孩兒說：大人若不俯允，孩兒的父親就親自前來請安，求大人枉顧了；但是父親本不敢屈大人的大駕，只因此間房屋，甚爲窄小不堪，所以斗胆請大人光臨茅舍，却是過分之舉。施大人道：既承你尊大人之意，本部堂本不當却實，因趨趕進京，只得心感厚意，俟回任之日再去罷。孩兒見大人如此推辭，却也不便望下再說了。施大人又問孩兒：馬虎鬻究竟可以設法將他捉住？孩兒說：總可報命，所患他不曾進堡，若果進來，斷沒有再讓他逃脫的。施大人聽說，又屬我爹爹設法相助。

母任該賊再有漏網之事。孩兒也就唯唯退出了。到了外面，又重托黃叔父再三奉請。黃叔父道：大人既執意不行，就不必勉強了。正談之間，却好何叔父李七叔父金叔父等人亦俱回來，回說不曾趕上人傑賢弟。當下黃叔父就將人傑現在我處的話，告知諸位叔父均放心了。孩兒臨走時，黃叔父道：計叔父與人傑兄弟，一經將馬虎鸞捉住了，卽刻回去；又令孩兒多多拜上爹爹說：本要過來拜望，實因不便離開，望父親恕罪。殷龍見說施公不來，便與計全道：大人雖執意不來，愚兄却是要親自前去拜見一番，聊盡地主思慕之意。不知賢弟意下如何？欲知計全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村老多情恭迎憲駕 賢臣略分接見鄉愚

話說計全見殷龍欲去拜見施公，當下說道：兄長既如此竭誠，或卽前一走，想大人禮賢下士，也不致托故不見。他老人家惟恐一來兄長這裏多所應酬，他老人家却是萬萬不肯打攪人家的。殷龍道：愚兄已深知大人用意了，爲今之計，咱們就往六里鋪一行如何？計全道：使得，使得，當下殷龍卽到裏面換了大衣，命莊丁備了三匹驢子，同計全人傑三人一同出了莊門，上驢子而去。不多時刻，早到六里鋪，當下問明鋪上的人，施公住在那家店？這六里鋪的人無不認得殷龍的，原來在方四房居住。殷龍卽帶

同計全人傑到了方四房，進得門來，先有店主人方得貴，上前向殷龍說道：你老人家是難得光顧的，今日到此有何貴幹？殷龍道：咱來是給施大人請安的，施大人現居那裏？方得貴道：現在第三進上房內居住，他們那些老爺們，皆在第二進居住。你老人家認得麼？可要我送進去？殷龍道：不消送得，咱自會進去。說罷，即與計全人傑去往裏間。才過了店堂，却好天霸從裏面出來，人傑瞥眼看見，當即喊道：黃叔父，你老望那裏去？計伯父與姪兒的岳父都來了。天霸見說，即止住脚步，正要問人傑的話，早見殷龍計全二人進來。天霸搶一步，走到殷龍面前拱手喊道：老英雄違教了，不識老英雄到此，有失遠迎，尚望勿罪！小弟本擬竭誠奉拜，實因此間寸步難離，所以早間請令郎再三上復老英雄請安，致意不恭之至，慚愧之極！殷龍見天霸如此親熱，當即親與黃天霸拉手，說道：賢弟，你別要如此說了，便是咱也不知大駕遠臨，未曾迎接，咱們大家總不要說客氣話了。老弟你我自從一別，老弟是升官了，現在是什麼個好法，劣兄望着老弟實是羨慕！欽佩！不似劣兄老朽無能，與草木同腐。天霸道：老英雄你是安享田園之樂，兒孫繞膝，夫婦齊眉，何等快樂！不似咱們勤勞主事，身非由己，東西奔馳，無一年休息之期。殷龍道：這也是賢弟能者多勞，國家梁棟，計全在傍說道：你們如此親熱，何必

立說何不請到裏面坐呢？天霸道：荒唐，荒唐，請裏面坐罷。當下殷龍到了裏面，先與諸同人見禮已畢，然後分賓主坐下。大家又畧叙寒暄。黃天霸復問道：請問老英雄，那馬虎曾否勞駕捉住麼？殷龍道：已經做莊丁在枯樹灣，用撓勾將該賊擒獲，現在做莊飭人看守，萬無一失。劣兄所以特地前來，一則給大人請安，二則過來請大人示，該賊是否押解前來？抑送往地方懲辦？三則劣兄尚有一件要事與老弟斟酌，并求大人恩准。天霸道：馬虎既承協力擒獲，感謝之至！稍停小弟弟當代稟知大人，看他老人家可否進見；但不知老人家有何要事與小弟相商？尚乞見教。殷龍道：此事曾與計賢弟說過，就是爲令盟姪之事。黃天霸聞言暗道：咱本有此意，難得他先有此言，這是好極了！因問道：老英雄如何商量？小弟無不從命。殷龍道：劣兄也知賢弟無不應允，不過恐怕大人不能即時俯允，所以要與賢弟商妥了，然後再求大人恩准。殷龍即將他妻子與他說的話，一一告知。天霸道：小弟何能不遵辦，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計全、李昆皆在旁說道：據某等之意，卽照老英雄之言與大人說知，想大人亦可從權。老英雄與大人面言，想大人或者不能過却來意，某等從旁相贊，此時必允，若大人不卽傳見，再由某等從旁說詞，不知老英雄意下以爲然否？殷龍道：諸位所見略同，就照此辦法；但是老

朽當面與大人談及此事，恐有些冒昧。天霸道：不然某等進內稟明大人時，卽謂老英雄竭誠前來，請大人光臨，暫息征驂；二來有事面求大人；如此一說，大人勢必傳見，老英雄便可面稟了。殷龍大喜道：好計，好計！就此辦法，就請諸位與劣兄稟知一聲罷。計全道：爽性我去，本來還未消差。說着就把人傑一同帶了進內，見了施公先請了安，站立一傍。正要開言，施公先問人傑道：小英雄你連日辛苦了，那馬虎鸞曾經捉住麼？人傑道：馬虎鸞刁滑異常，悍勇百倍，千總三番五次與他格鬪，終被他逃脫；後來他誤入殷家堡，設計將他擒住，現在殷家派人看守，是以千總與計伯父趕緊回來，稟知銷差，并候大人的示了；再千總的岳父殷龍，現亦前來給大人請安求見。施公聽說，便帶笑道：這殷龍未免慇懃太過了！昨日命他兩個兒子到此，請本部堂到他莊上暫住，却也是他仰慕之忱，計賢弟你就他請進來，但不知他有何話說。計全答應，轉身出來告知殷龍。殷龍大喜，隨卽與計全進內，見了施公，倒身下拜，先將昔日誤劫餉銀的事謝了罪，然後又將蒙允人傑結親的謝了恩。施公見他如此謙讓，也就出位將他扶起，說道：老英雄何必如此，當日的話，咱們一概不談，你請坐下來，咱們叙談便了。殷龍還不肯坐，又再三謙讓，然後才告坐，便與施公說道：村民又感大人威德，極思趨往淮安上

叩尊顏，又恐冒昧不便，私衷耿耿，迄未釋懷。今日大人入覲天顏，村民實係不知，有失遠迎，抱罪之至。昨日特命犬子恭請憲駕，以冀惠顧茅廬。此事本是村民冒昧之舉，不過因大人行旌暫住此地，究竟窄狹非常，所以胆敢竭誠恭請，乃未蒙大人俯允，村民所以今日特地趨前，務乞光臨。不知施公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體卹下情蒙恩入贅

話說施公見殷龍說出這番話，覺得他雖是個村民武夫，也言詞委婉，禮貌謙恭，頗知大體。當下笑道：「老英雄說那裏話來，本部堂極承厚意，也思造府拜望，只因行期太促，未便過於耽擱。承老英雄如此盛情，到叫本部堂實深抱歉。好在後日方長，俟本部堂入覲以後，如蒙奉旨回任，彼時道經貴處，再當造府盤桓，計算日期亦不過明年二三月內，或竟留內任用，老英雄這番至意，本部堂當銘泐不忘。況本部堂秉性耿耿，你我相知在心，不必定於形迹上，作外面的通套。殷龍見施公執意不行，也不能勉強，只得說道：「村民實係竭誠而來，大人既不肯惠臨，只得遵命，於明年春間，恭迓大人臺駕，便了。施公道：「本部堂如果回任，定然造府。殷龍又道：「馬虎鸞既經村民設法將他擒住，錮禁敝莊，該賊還是押解前來，請大人親自辦理，還是送往本地方官懲辦，悉聽大人分

付。施公道：此間非審問之地，今日可令關副將將該賊送交本地方官按律懲辦便了。殷龍唯唯。施公又道：頃者計叅將與本部堂說及老英雄有要話與本部堂商量，但不知有何見教？殷龍見問，因道：這件事，村民本不敢冒昧上陳，特王道不外人情，或者仰蒙俯允。只因賽花小女今已及笄，賀人傑行將弱冠，男婚女嫁，當在此時。論男女年歲，原不得謂爲過大，但賀人傑隨侍大人便不能離，又不刻告假前來，有誤公事；若將小女送上淮安，沿途亦多周折，難得賀人傑隨侍大人經過此地，想面懇大人恩准賞假一月，就於此地爲一對小兒女成就起來。一俟滿月後，即令賀人傑趕赴京師，聽候驅策。俟大人回任之時，再領小女同赴淮安，即使大人高升，擢爲內用，賀人傑亦可在京供職，那時村民也可將小女送到淮安，伏侍婆婆，則賀人傑既可不致心罣淮安，老母無人侍奉；而賀親母亦可得小女辰昏定省，不患無人，所謂一舉而數善。在下民愚見如此，但不知可否蒙恩曲諒下情，俯准是幸。施公聽了他這番話，心中暗道：不料這老頭兒如此設想，竟是面面俱到，倒教本部堂不能不答應他。因道：據老英雄所言，實於情理兼盡，本部堂有何不可，況婚嫁大事，理所應然，但本部堂爲賀人傑設想，極承美意，固是感激不盡；但是賀人傑隨本部堂前來，却未料及此舉，老英雄已爲令媛備置

一切而賀人傑一概未辦似難草率從事。老英雄雖不責備求全總之男子亦須略盡儀文，方是道理。今者各事未備，何以爲情呢？殷龍道：大人那裏話來，世俗之見，方才那儀文禮節上用功，村民雖是鄉僻村夫，只知六禮既全，便是婚姻大禮，其餘一概儀文末節，儘可消除；而况賀人傑六禮早全，尙復有何未備之處？至於衣冠一切，現在可由村民代爲置辦，將來俟賀人傑回南時，再令他如數償還。此事本是從權，何能計及到此，大人未免爲賀人傑過慮了！施公聽罷，說道：老英雄未免多情兒女，本部堂當照老英雄所言，未免於人傑面上，稍微減色些。殷龍道：人傑得蒙大人恩典，逾格栽培，便是村民也不知增光幾許，他又有什麼減色呢？既蒙恩准，村民真感激不盡了！當下就出位給施大人叩頭道謝，施公亦謙讓不遑，叩頭起來，却好人傑從外面進來，殷龍又命他向施公磕頭道謝。施公此時也甚喜悅，因將天霸等人傳了進來，告知一切。天霸等無不喜悅，齊道：此皆是大人的恩典。施公又向施安道：你去取三百兩銀子出來，把賀千總作爲婚費，說罷，施安答應去取。施公又向殷龍道：當日黃總兵、關副將完娶時，皆是三百兩婚費，今日仍照舊例，此款請老英雄收下，所有應備物件，亦請老英雄代他置辦，幸勿推辭。殷龍本來要辭不肯收，因見施公說出黃天霸、關小西二人當日亦是

如此，現在仍照向例，所以也不再辭，只得唯唯答應。不一刻，施公已將三百兩銀子取出來，交與殷龍。殷龍只得收下，又復向施公道謝。賀人傑也就過來謝了施公。殷龍當下亦即告辭而出，到了外面，大家歡喜無限，有與殷龍鬧酒喫的，有與人傑取笑的，說了一回，好不快樂，惟有賀人傑臉上，只是紅一陣白一陣，害燥的不得了。此時已將日暮，殷龍便辭別衆人回莊，到了家中，與他妻子說及施公已允准人傑入贅。他妻子更是快樂，因此舉家都忙碌起來。殷龍聽說此言，早已躲了不見面。他妻子說道：施大人光景明日不走，我們這裏就多備兩桌盛筵，送到客店內去，以爲供應。俟他老人家動身的時節，再去恭送。如此辦法，我覺得比送重禮還高，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龍道：你這話倒是不錯，我就照你這樣辦罷。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大早，殷龍就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正要出門打聽，却好關小西已來，殷龍將他迎接進去，彼此坐下。殷龍問道：大人今日可動身麼？小西道：便是大人着某前來，將虎鸞押送本地方官究辦，如果回來得早，大人就動身；設若稍遲，明日方能起駕。殷龍說：既如此說，今日是不能起駕的了，此間進城尚有二十里，來往便要四十里，任你走得快，回來已是嚮午了，怎麼還可動身呢？老弟台不必作急，稍停一會，咱再派幾名莊丁，與老弟台一同押解馬虎鸞。

進城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殷家堡強人起解 六里舖賢臣啓行

話說關小西在殷龍家內耽擱一刻，用了一些早點，由殷龍派了八名莊丁，將馬虎鸞抬出來，隨着關小西押解進城，交本地方官按律懲辦。暫且不表。再說殷龍料定施公明早方可動身，當下即招呼廚房內，趕緊備了三桌盛筵。到了巳牌時分，即着莊丁挑往六里舖，一面自己又往客店來。不一刻到了客店，先與天霸說明今日供應已經備辦，叫他們不必另備，還請施公務要賞收。黃天霸就將他言語回明施公，施公見他誠意殷勤，也不便過却，只得答應。即令天霸代爲致謝。殷龍好不歡喜，當時並不告辭，就在客店內與諸同人閑談，并議論賀人傑所用的物件入贅禮節。大家正談論間，忽見施安出來，向天霸說道：大人請你進去說話。天霸答應，即刻隨施安進內。施公向他說道：我想人傑入贅一事，雖然由殷龍代爲料理，總不能使他一個小孩子獨自在內，也未免有些不便當，而況他諸事未諳，也須有二個人陪他在此，遇有事件，也可大家商量。即無事件，姑作媒妁之言，於理上也說得去。即是當日賢弟入贅的時節，有褚彪、朱光祖爲媒，關太入贅時節，有李昆計全料理。人傑的原媒，雖然是朱光祖，他却不在此間。

我想將計全李昆二人留在此地，作爲媒妁之說，等人傑滿月以後，便與他一齊進京，沿路也可有伴；或者到了那時，我已陞見過了，仍奉旨回任。我再有信與他，便令他們就在此地等候。賢弟你看如此辦法，究竟如何呢？天霸答道：便是標下也是這樣想，但不過未便與大人說明；今大人格外栽培，將計參將李守備留在此處，幫同人傑照應，大人的恩典，代人傑可謂無微不至，不必說人傑仰感大人恩德，就是賀天保在九泉之下，也是仰感不置的！施公道：這也不算什麼恩惠，不過因這小孩子真是可造之器，又因賀壯士在這裏有功勞，我却有些負他之處，他今日遺下這個孤兒，我若再不照應他，未免就有負故人之誼了；而况婚嫁大禮，豈能無媒妁之言。賢弟可將這話，轉告計賢弟李賢弟二人，并告知殷龍，使他得知；能再與殷龍商量，他莊上能有空屋騰一所，讓他三人居住，等到吉期再搬過去，就格外有些規模了。至於人傑的吉日，本部堂已代揀定十一月初六日的上吉良辰，萬一來不及，就是十六，這兩個日期，均是大吉大利，可告知殷龍，使他照這辦理便了。若是初六，人傑滿月之後，他三人還可趕到京城；若是十六，爽性過了年，再動身一齊進京罷。天霸答應，出來就向殷龍計全李昆賀人傑，悉數告知了一遍。殷龍更加歡喜，人傑的面上，雖不喜形於色，心中却是歡喜非

常計全李昆也落得清閒兩月。殷龍又向計全李昆道：二位賢弟等大人動身後，你二人同人傑就搬到咱莊上去住，咱莊南有一所空屋，雖不寬大，却也潔淨，而且離我家不遠，不足半里之遙。好在喜期尚有十日，這十日中，愚兄也可陪二位賢弟小聚小聚，暢談暢說；但是禮節多虧，不能把二位賢弟當作大賓款待，一切尙望包涵。計全笑道：你這話是怎麼說？咱們這是大賓，你就不能怠慢了；況又是奉欵差大人之命，委派爲媒，更加不能怠慢。每日供應，早晚六個雞蛋茶，午飯青菜豆腐湯，晚間燒酒豆腐干小米粥，這總是要的，若有一件缺少，終非待尊客之道。殷龍笑道：謹遵分付，斷不敢稍缺一件便了。大家聽了，皆笑個不住。正笑之間，莊丁已將酒席挑來，當卽送了一席進去。與施公外面分擺兩席，却好關小西也回來，當下進內在施公前銷了差，說馬虎鸞照大人吩咐，一經審明口供，卽行就地正法。施公點頭。關泰退出，到了外面，大家就一同入席，暢飲起來。直飲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這裏才散席，那邊莊丁又送了兩席過來，殷龍道：爽性暢飲到天明，好伺候大人起馬。此時大眾亦頗高興，於是又掉開坐位，大家少停一會，約有初更時分，將酒席擺上。施公一席仍然送進裏面，大眾復又入席痛飲起來。直飲到三更將盡，衆人皆有些倦意，方才席散，各就舖上安歇一回。殷龍這夜

也未回莊，也就客店借了一床鋪蓋，胡亂眠了一夜。到得五更以後，大家俱已起來料理行裝，準備伺候施公起馬。不一會施公升帳梳洗已畢，用了早點，外面的馬夫俱已齊備。施公便命動身，又招呼計全、李昆、賀人傑三人幾句話，又向殷龍致謝一番，并讓他不必遠送。殷龍那裏肯應。施公見他誠心，也不便於攔阻，只得由他。當下就由黃天霸算還房飯錢，那知房飯錢殷龍早已付出。施公也只得道謝一番，然後動身而去。殷龍直送至二十里外，方才與計全、李昆、賀人傑回來，便到自己莊上安住，只待吉日與人傑完姻。這日慢表，且說馬虎轎送往縣裏問明口供，申詳督撫，不數日接到批文，即行綁赴法場梟首示衆，趁此交代。施公自六里舖起身，沿途無事，不必細表。回頭再說賀人傑，自與計全、李昆到了殷龍莊上住下，只待吉日完姻。看看其月已到，又是冬月，殷龍本擬初六使人人傑入贅，因爲有施公那句話，可以在此度歲，落得稍遲數日，就擇定十六喜期。一到冬月初間，殷家就大家忙起來，一面着人向各家親戚送信，一面派人進城備辦一切應用物件。不數日所有親戚亦皆陸續前來，加之堡內的族中凡有面子的，亦皆來此幫忙。自初八九就將喜房逐次收拾，所有前後房屋，一律收拾清楚，真個是張燈結彩，挂紫懸紅，好不熱鬧。到了十三這日，殷龍便備帖請兩位大賓赴宴，

兼看新房，畢竟新房內如何講究？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洞房春暖措置咸宜 金屋風和鋪陳美麗

話說殷龍請計全、李昆二人去看新房，計全、李昆二人當下隨着殷龍去往內室，先走過兩進房屋，到了第三進，在院落左側，有一道六角門，進了六角門，是一所小小花園，內種了許多梅花，正大開的時候，芳芬撲鼻，一色清香，令人如入神仙境界。計全贊賞道：「這個地方，咱們何修而得此？」殷大哥真不愧爲神仙中人，迎面是一排朝南五間的樓房，上下窗明几靜，亦雅潔，亦繁榮。殷龍在前領着計全兩個，穿過那朝南的房屋，後面又是一座院落，在右側上有一個月亮門，計全看見門頭嵌着一方小匾額，寫着三字，乃是小桃源。計全同李昆二人進了月亮門，裏面疊石爲山，周圍種着碧桃，計全道：「可惜此時正交冬令，若至春間，這桃花鮮明，又是一番樂境了。」說罷，因問道：「到底新房設在何處？」殷龍說道：「就在這裏。」計全抬頭一看，見上首一廳三間朝南的房屋，簷口挂着許多燈彩，迎風蕩揚，紅綠相間，一色鮮明，三人進了那屋，只見門房上面擺着一張攔几，左邊擺着一座寄紅磁花瓶，瓶中插了許多梅花天竺，右首一面大理石插牌，當中挂着一幅劉阮到天台的圖畫，兩傍挂了一付描金團紅龍牋七言對，兩邊分排着一色

紅木雕花八張交椅，中間上首挂着八幅米襄陽的行書，下首挂着八幅唐伯虎的唐宮春色，當地鋪了五彩毡毯，上面懸四盞大紅紗燈，在攔几下擺下一張紅木方桌，八仙桌上也擺着許多古玩，桌前擺着一幅大紅的平金福祿壽三星圖桌圍，傍設兩張寶座。他二人觀看了一回，已是稱羨不已，猛然間見上首一躺大紅窗帘，被風飄起，計全李昆同一看視，乃是貢緞五彩品金鏤成的帘額，上是百子千孫金字，門頭上白絹畫成五彩和合圖燈匾，門柱上貼着萬年紅貼金聯句，寫的是無雙美玉稱完第，璧一仙人許狀頭。當有殷龍邀進房，一進新房，只見五光十色，幾有目不暇接之勢；但見迎面一排紅木嵌玻璃豎櫃，四只一排，兩排珠紅漆大皮箱，下面箱櫃皆釘着白銅，四腳鎖匙，搭配齊正，上面當中安歇了紅木雕花大床，床有花板雕刻滿床笏花紋，上面還有一架床棚，是倩名人畫就的織女圖，內挂湖色湖縐鴛鴦的帳幔，大紅緞平金帳沿，渡金帳鉤，大紅飄帶，床上疊堆五色絲綉被褥，一對鴛鴦綉枕並列中間，緊靠房門擺設着一張四仙桌子，三面交椅，桌上陳列許多芸香爐燭台，並花燭等類，壁上掛着一幅天仙送子圖，兩邊也懸着七言聯對，對面簷口是一排兩扇吊窗，上糊着緋色紅紗，窗脚下擺着一張紅木條桌，這廂房迎面也是一排吊窗，一樣的緋色紅紗糊就，窗腳

下也擺了一張紅木三抽屜條桌，桌上又見設了許多妝鏡梳箱之類；迎窗戶對面壁上挂了四幅美人的琴條，下面擺着一座紅木雕花衣架條桌，對面一排紅木方板，四張紅木靠背椅，豎櫃面前擺了兩張紅木春凳。計全李昆二人細細看了一遍，因向殷龍道：「老大哥，你將這房內代他鋪設如此齊正，便宜了小倆口兒受用了。」殷龍道：「二位老弟有所不知，咱的賽花女兒，雖然性情有些倔强，他却有一件好處，於忠孝節義這四個字上，頗能講究，且能善事我老兩口兒，就是他在姑嫂的分上，也還盡情盡理，從來不肯恃愛；所以我們見他如此居心，等他嫁人的時節，好好兒賠他一分妝奩，心上才可以過得去。又說我那女壻見識是大的，逐日皆是繁華富麗之場，若太鄙陋，豈不給他笑話？又況施大人待我女壻那段恩德，我將妝奩稍賠增了些，便是施大人聽見，我也覺得體面些了。」計全李昆復贊道：「老大哥真是表裏兼盡，文質得宜，但未免太費心了。」說罷，哈哈大笑。當下一同出了新房，到了外面，計全便指着對過一個新間問道：「這房間又作何用？想也陳設精緻了。」殷龍道：「這個房間，却是爲人傑設的，好讓他作個退步，咱們一同請到裏面去看看。」說着三人進了房內，果然陳設得精緻，却不同那新房內一派旖旎的風光。計全李昆又稱賞了一回，正自要去，忽聽一陣婦女笑語之聲。

打從門外進來。計全李昆便不敢出去，就在房間裏坐下。殷龍見外面笑語嘈雜，出了房門，低低說道：有客在這裏，你們到新房去罷。就在殷龍出去招呼的時節，計全與李昆便在房內向外偷瞧，但見兩個是二十以外上下的女子，生得頗爲美貌。原來是殷龍內侄女，一個名叫李月英，一個名叫李秋英；接着是三個二十以外的婦女，一個是殷龍的外甥女，名喚玉蘭珠，二個是外甥媳，後面又是兩個少婦，是他的媳婦，以後是一個老太婆，就是殷龍的妻子。計全李昆看罷，却好殷龍轉身進來。計全李昆趕着坐定，只見殷龍說道：劣兄這幾個內侄女外甥女，平時與賽花最爲親熱，比同胞的要好幾倍兒。我昨日把他們接了來，讓他們與賽花兒談談說說，不過就是情好說笑，未免有些不雅。計全李昆說：少年人大半如此，這也尋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占中雀屏允稱快婿

夢聯鴛鴦竟遂良緣

話說計全李昆看了新房，由殷龍陪伴出來，仍到客廳飲了一回酒，這才散席。賀人傑今日却不會來，仍在莊南那別屋內，有殷龍的二個大兒子陪他。計全李昆回去，殷勇只才回來。計全李昆當下就把新房內所有的陳設，如何精緻，如何繁華，與人傑說了一遍。人傑外面善臊，心中却是歡喜。光陰迅速，早到十六日，是日一早，殷龍就派

入拿了名帖，及衣冠等類過來，請二位大媒并新郎過來。當由計全李昆將衣冠接過來，令人傑裝束。不一回，那邊又放了三乘大轎過來，却好人傑已將裝束停當，計全李昆先上了轎，然後人傑也上了轎，鼓樂導前引路，吹吹打打已到莊前，早有人取了一挂旺鞭，然點起來，炮聲振耳，一乘大轎由正門而進。到了前廳，三人下了轎，計全二人引着人傑趨蹌而進，裏面早有親戚朋友迎接出來。一到了正廳，計全李昆先與殷龍道喜，然後賀人傑由殷龍起，挨次行禮，拜見諸親友行禮已畢，又有儂相將人傑領入後堂，拜見岳母等人。當下殷龍體貼入微，就命儂相此時不必拜見，隨後一同見禮罷，儂相隨即退出。此時客廳上來，看新姑爺的人，已擁擠數層，你言我語，有的道好體面的，有的道武藝，有的道年歲的，有的道賽花姑娘看見過他的，那個道：你記不得那年賽花姑娘，還與他戰了好兩陣，兩個人一般的不分勝負。大家正笑之間，忽聞得一片樂鼓之聲從裏面吹出，原來是儂相率領着鼓樂，出來請賀人傑進去沐浴更衣，參拜天地。當下賀人傑隨着儂相進去，停了好一回，復由儂相鼓樂，將人傑引導出來。只見賀人傑此時不似進門時模樣，但見朝衣朝服，披花插花，簇簇新一個貴人。到了客廳略坐片刻，有莊丁擺上酒席，大家依次入席，今日賀人傑是首席首座。大家坐定，由殷

龍送酒已畢，然後各人胡亂的喫了一頓；爲的是二刻吉時，新人交杯合卺，因此大家不便鬧酒，惟恐耽誤吉時，且留着量晚間痛飲，因此喫得頗爲痛快。午飯已罷，又少停了片刻，只見僮相來請新貴人登堂交拜，賀人傑卽隨着僮相進內，紅毡貼地，殷賽花早有兩位攙新全福太太，併喜娘人等，攙扶新人出來，僮相贊禮，先拜了天地祖宗，然後彼此交拜，送入洞房。二人坐床撒帳，合卺交杯，諸事已畢，僮相在外，又請兩位新人出堂，叅拜親戚故舊。喜娘在裏面應聲，不一刻，又將二位新人扶出洞房，來到客廳，分上下站定。此時廳上所有親友齊列兩傍，只聽殷龍開口說道：請二位大賓老爺開拜。僮相接聲奉請，計全李昆卽便上前，僮相便請二位新人拜見，共計拜了四拜。計李二人亦復回了四拜。殷龍又說道：諸事偏勞費神，禮當再拜二拜；計李二人再三遜謝，僮相這纔止住。接着家族親眷挨次拜畢，然後請殷龍夫婦暨家內諸人拜畢，親友退下，復又喜娘攙扶新人進房，人傑亦隨了進內。兩位新人稍歇片刻，僮相復又出來，請諸位親友去看新娘。殷龍便先邀了計全李昆二人，其餘諸親友一一各隨其後，大家一陣來到小桃源。計全李昆首先進房，喜娘一見大賓老爺，當卽請新娘立起迎接。計全李昆近前，將賽花小姐上下看了一遍，極口贊道：風流莊靜，體態端凝，將來定是一位

夫人直生得好個福相。說罷，又掉轉頭來，望殷龍說道：「老大哥，這是你的福氣，這樣一對佳兒佳婿，也算的心滿意足了。」殷龍道：「這也是托老弟的福，大人的恩典，成全他們的良緣，劣兄有甚麼福分呢？」接着諸親友挨次看了一回，無非是稱贊一個好字。大家看過新娘後，由殷龍邀同出去。此時仲冬天氣，日光極短，却又是上燈時分，只見前後各處所有的燈燭，照得一色通明，如同白晝。殷龍因喜懽熱鬧，又僱了兩班清音，分爲前後，演唱曲詞，只聽得鼓樂喧天，聲音嘹亮，前後都大唱起來。不一刻擺上晚席，首席首座，便是計全年歲稍長，就在上首一桌，首席上下坐，殷龍相陪；殷猛在李昆這席相陪；其餘諸親友挨次年歲坐定，殷龍又叫人將賀人傑請出來，派他在第三席坐下。酒過三巡，清音拿了戲目上，請諸位尊客點戲，乃送至計全面前請點。計全也不看戲目，只點了一句滿床笏；其次李昆點了一句佳期；再其次挨到人傑面前，人傑不敢佔親友的面子，招呼班頭送往他客先點；各親友有點教子的，有點梳妝跪池的，有點大宴的，有點小宴的，還有點封侯的。衆人點畢，挨到殷龍面前，殷龍點了一句甘露寺相婿，接唱洞房。大家一看殷龍點了這句戲，齊聲笑道：「你看這老兒自命得太利害了！雖不知道你相得好女婿，你還怕人說你眼色不好，偏要點這句戲，炫耀於人，你這老兒也

未免太枉了。說罷，大家笑個不止。於是清音就唱起來，請親友傳杯弄盞，互相痛飲，酒至半酣，大家皆喫得高興。如何大鬧洞房，且記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賀人傑初入壻鄉 施賢臣經過神廟

話說殷龍家內廳上擺着酒筵，大家酒至半酣，另使廚房內再備一席，送往新房痛飲。殷龍不便有却，當即命人前去，反是計全李昆攔道：今日天氣已不早了，主人也連日辛苦了，咱們不必往新房內去再飲罷；停一會時，兩新人送進了房，好使主人安歇，明日再使人傑陪諸位痛飲數杯，何如？大家見說，碍着情面，也就不再深說，只得又大笑了一回，向殷龍道：今日便宜了你。殷龍道：深蒙諸位見愛，明日令小壻陪罪如何？於是又飲了一回，方纔散席。計全與李昆說道：咱們送房罷。李昆道：好！便命樂人作樂，將人傑送入洞房。當有喜娘代兩個新人寬了衣帶，隨同丫環僕婦出了新房，將房門倒掩起來。人傑在房內便與殷賽花叙了些闊別思慕之言，然後同入羅幃，共諧魚水之樂。真可似鴛鴦交頸，其樂如何，古人皆然，這也不必細說。明日天甫明亮，即有丫環僕婦喜娘之類，進房洒掃各事已畢，兩新人也就起身。殷賽花見了這些僕婦丫環，若有羞態，賀人傑亦未免有些赧顏。當下僕婦送進面水，兩人梳洗已畢，用了些早點，遂即冠

帶起來，出房往內室給岳父岳母請安，并與親戚朋友叅見。殷龍見一對佳兒佳婿，好不心滿意足，當下又贈了許多見面禮，兩人當又拜謝。接着叅見諸親長畢，賀人傑此時就往外廳陪客，內裏各女眷們，與賽花說頑，有與賽花私語的，有與賽花半說笑半刻苦的，其中他兩個表姊妹出口最是尖利。李月英先說道：「妹妹你昨夜可曾與妹夫打仗麼？」殷賽花登時臉上飛紅，欲說不好，不說又不好。接着李秋英說道：「姊妹你不要說這些舊話了，賽花妹妹從今後，我料他將那人作心肝般看待，還有什麼打仗不打仗呢？即打起仗來，也是恩打，終不似如那年那樣仇打了。」王蘭珠在旁道：「你們二位都不是這般說，我有句至公平的話，沒有當日那般仇讐，何有今日這般恩愛？仇讐其名也，恩愛其實也；有今日之恩愛，決不記當日之仇讐；我知從此以後，賽花妹一定幫着妹夫，與別人家打仗了。我看你們兩位到是要防備些，出言不可太利，若動了妹妹的怒，合同了妹夫前來爲難，咱們已聞風先逃了。」李月英道：「你怕咱是不怕？」李秋英道：「打仗到也未必，設若賽花妹使出母老虎的臉來，我們嚇也就嚇死了。」殷賽花聽了他的言語，真是急殺，欲要發作，無奈是個新娘子，若不發作，實在氣不過，忍之至再，到他母親房內去了。那知王家一個，李家兩個，不肯就罷，還要與他取笑一陣，也就跟了出房，

正要再言，却好殷龍進來，他們三人也就住口不說。此時又是正午，外面僕婦又進來請他們出去喫飯，由是纔把笑話打斷。當下表姊妹一同出來午飯，外面廳上已擺了酒席，大家又復入席，歡呼暢叙起來。今日賀人傑却陪了衆人吃了許多酒，好一會纔散席。是日就有路遠的親友告辭回去，三日已過，所有各處的親友陸續告辭而去，計全李昆也就搬到殷龍莊上居住。賀人傑溫柔鄉裏，算得風流，亦頗安心適意，只等度歲以後，打算起身進京，還望施公回任，可以免此一番跋涉，且可在壻鄉多留戀幾日。那知事不如愿，不足半月，不但賀人傑計全李昆要去効勞供職，便是殷養花也要幫助丈夫做一件極大的事，殷家父子也免不了効力一番。如今將這邊攔下，再說施公從六里舖動身，夜宿曉行，循途而進，走了十里路途，並無事件；這日走至直隸大名府界，忽然出了一件大事，幾乎喪了施公性命。只因大名府大明縣西南有一座關王廟，這廟亦係勅建的禪林，從前住持僧道德高妙，確守清規。三年前忽然從外方來了一個行脚僧，在這廟裏掛單，這廟內住持名喚靜性，看那行脚僧倒也甚好，因就將他留在寺中供職，名喚無量，却生得一表非俗，以外面看起來，是個有德行的樣子，那知他好淫邪盜，無所不爲；却生得一身好武藝，憤使一條禪杖，這禪杖有一百餘斤，他出外

雲遊，只拿這禪杖挑着物件，外人却不在意。靜性將他留在寺中，其先似也踏矩循規的，漸漸的就有些不端，却也不敢在住持面前放肆。不到半年，靜性一病奄奄，當因寺內無可靠之人使之住持，又看這無量外場又好，氣概又好，將寺中所有一切的事件，盡行交他掌管，他即做了住持。靜性死後，他也代他穿孝各事，外人看起來，都說他是個有道的僧人；即是本地的人見了他，也還器重他。更有一件好處，不但武藝過人，還兼能文墨，平時無事也常與文人往來，詩酒往還，頗合人意；即是本地大紳縉也與他來往。他便有了護身符，先暗暗的將廟內常住的僧人，陸續藉端逐出；復又招集他從前一班朋友，俱是大盜出身。無量羽黨已成，便日漸放肆，先在附近見那村中美貌婦女，無論何如，都要白端引誘，奸宿起來；又去各處暗訪，覓到美貌的，他便使人於半夜搶劫回來，在寺內逞其所欲；有不順從者，貞節的因此送命，亦不知凡幾；就是失節婦女之家，雖控告到官，地方官無從緝訪，一二年來從未破案；可是他的胆愈壯愈大，漸漸又縱他羽黨，往各處搶掠財物，以充廟內的應用。這關王廟的田產雖不甚多，若慎微謹小，每年除去開支，還可以稍餘；他却揮霍太甚，萬萬不足。這日施公到了大名府界，離地十餘里，由此經過，忽見關王廟大殿屋上捲起一陣狂風，到了半丈，接着廟門

口又是狂風大起，旋得溜溜不散。施公見此大風，知道有異，心中暗說：這青天白日，雲淨風微，他處毫無風絲，爲何這廟如此狂風，其中必有緣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遇怪風駐節大名城 訪淫僧私探關王廟

却說施公見關王廟狂風大起，知道有異，當即命從人即往大名城。吩咐已畢，早有人飛馬進城通報，施公忙攔阻不必，便與從人緩緩進城。及至離城不遠，又命分頭進去，不要驚動府縣，只在城內尋一大客店住下，就說是進京的客商，不可說出實情。從人答應，進得城來，就在熱鬧市口，尋了一所客寓，名喚恭安棧，施公同黃天霸等人，均檢了房間分別住下，外面只說途中相識搭伴進京。店主人到也深信。晚間有店小二進來伺候，施公與店小二閑談起來，因說道：店夥計你姓甚名誰呀？那小二答道：小姓陸排行第三，人都喚小人陸老三。你老尊姓呀？施公道：咱姓任。那小二又問道：你老貴府是那裏呀？施公道：咱是北京城裏。施公又問道：這廟外有十餘里地，那西南上一座大廟是什麼廟呢？小二答道：那廟名喚關王廟，是這咱大名城第一座叢林。施公又問道：這廟內和尚住持，道士住持？小二道：和尚住持施公道：有多少和尚？小二道：連住

持方丈計算起來，到有二三十個呢，你老問這廟內的和尚住持麼？施公道：咱只因有個親戚，因與家內淘氣出家，現在有人傳說，他在這關王廟大名府內居住，咱在此經過，想去廟內訪一訪，但不知這廟內住持喚作什麼名號？小二道：廟內住持名喚无量，你老不知道這无量和尚甚是勢利，咱們本地的鄉紳都與他來往，因得他腹中甚好作文吟詩，本地紳士，往往到他廟中閑坐；他却絕不進城，到紳士家。今年六月裏，他幾乎吃了一場官司，並無本城的人告他，却是外鄉的人移文到本縣，說他強搶婦女，奸淫盜邪，移至本縣一體訪拿，後來多虧本地縉紳代他公保，方才沒事。施公聽這話，他就暗道：這和尚並非安分之徒，一定是藉本地紳士作爲護符，我何不由這話探他一番？因又問道：你曾見過這无量麼？小二道：咱什麼不曾見過，每年逢三月，那廟內都要做這一次水陸道場，小人到了那時，也要去玩半日。那住持他也親自登壇，參拜佛像，宣講經懺，可是他目不邪視，只管說法。事畢之後，他便往方丈去與本地這一班紳士們閒談，或講論些經懺，或談論些詩文，從來不曾聽見有一句閑言。卽是以今年六月裏那場官司，若非本地紳士保護，地方官知道他平時的作爲，那可真要冤死他了。施公聽罷，好生疑惑，暗道：據他說來，又是如此規矩，却又爲甚麼他廟裏起那怪風呢？到

叫本部堂好生疑惑也罷，明日等我出去私訪一番，再作去處。當下用了些酒飯，小二出去，施公暗將天霸關小西喊進來，即將看見關王廟起那怪風，并店小二所說的話，告知一遍。黃天霸道：大人不必過疑，即据店小二所說如此，而且本地紳士又與他往來，光景無甚邪惡。施公道：雖然如此，本部堂有些不信，不然這狂風來的奇怪，即使這和尙果真清正，其中亦別有緣故，本部堂是要前去私訪，若實在無甚奇異，本部堂也不致尋事去問。黃天霸見施公決計要去，知道攔不下來，只得說道：既是大人要去，標下隨大人前去便了。施公道：這到可以不必，仍然本部堂獨自前去，料無甚麼大事。天霸小西也只得隨口答應，心中暗是愁想，你老人家又要冒險了。施公見他二人如有疑慮之狀，早知他們心事，因道：二位賢弟不必過慮，就是本部堂前去私訪，這也是隨機應變，斷不有累二位賢弟的。黃天霸一聞此言，真急得三尸冒火，七竅生烟，當下說：大人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標下是怕累不成麼？標下所以疑慮的，又恐你老人家萬一有了意外之事，你老人家又要吃苦了；標下所以疑慮，還是爲你老人家，怎麼說起標下怕受累起來？還求大人的明見呢。大人既如此說法，明日便不隨大人前往，不過務要請大人見機而作，早去早回，以免標下挂念。施公道：那個自然的說罷，天霸小西退

出，即將此話告知何路通、李七侯等人。大家一聽此言，也是說施公多管閒事。衆人議論了一回，各自前去安歇。到了次日早上，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便裝了一個書生的模樣，出了吉陞棧，獨自往城外而去。踽踽獨行，直走到午後，方見關王廟，先在四面一見，只見一帶紅牆，裏面的房屋不少，廟門口一順三間大門，對面有座大照壁，上寫着六個大字，乃是南無阿彌陀佛。山門上嵌着五個大字，勅建關王廟。施公進了山門，迎山門有座神龕，中間供一尊韋馱，兩旁四值功曹，轉過韋馱殿，是一座極大的院落，上面一道台塔，以上便是大殿，看見豎着一方大匾額，乃是關帝殿。施公暗道：原來這不是佛殿，是關聖大帝。於是進了這大殿，向關帝神像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就這行禮之時，將來意暗暗祝告一番。參拜已畢，兩旁望了一回，這才出殿，由殿外漸至後面，又見是一座五開間金碧輝煌的殿宇。施公抬頭一看，只見殿屋頂上嵌了四個硃紅磨磚的字，是大雄寶殿。施公說道：這便是佛殿了。進入裏面，但見中間塑着三尊大佛，兩旁十八尊羅漢，皆是金身，裝嚴得極其華麗。當下有小沙彌送上茶來，施公接在手中喝了一口，便在腰中摸了幾個銅錢，放在茶船內。小沙彌將茶船送在一旁，施公就在蒲團上坐下，休息休息。那小沙彌復又走過來，合十問道：施主尊姓？從那裏

來的施公道：在下姓任從，從城裏而來。因又問道：你家大和尚可在家麼？小沙彌答道：現在方丈內與城裏兩位鄉紳老爺在那裏敲詩，施主亦認得方丈嗎？施公隨口答應，咱也與他會過，說着立起身來，便向殿外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探情由無意遇紳士 藉詩句當前諷淫僧

話說施公見說方丈在家與城裏的紳士在那裏吟詩，欲往方丈而去。才要出殿門，只見那小沙彌喊道：施主，你向那裏去？到方丈裏去要從這殿門進去呢？施公聽說，隨機應變道：我知道，我要出門。小解小解、小沙彌道：這後面有便處可解，何必出去呢？施公就趁此回轉身來，向殿後進去，過了大殿，又是一道硃紅門，又穿過此門，便是一所院落，只見院落內松柏交翠，幽僻異常；穿過院落，又是三層台塔，一順三開間，外面擺着一塊粉紅添牌，上寫禪堂二字；這禪堂門是閉着，施公便也不進去，左首是個六角門，却是磨磚砌就的，上面貼着方丈，由此進五個大字。施公看罷，便從六角門而進，但見一道馬卵石砌舊萬字紋的曲徑，兩旁竹籬巴編成鹿眼，籬巴以外種些松竹，也頗幽僻。施公順着曲徑走去，走至盡處，只見一道方門裏六扇雲藍洒金的屏門，門上橫嵌着方丈二字。施公進了此門，只見山色玲瓏，有二三十盆鮮花，香氣撲人，芬芳可愛。施

公暗道：如此好境，偏使那禿頭受此清福。一面想，一面信步進去，遠遠聽得有吟哦之聲。施公暗道：照此看來，這和尚似非奸淫凶惡一流了。說着，早已到了方丈，只見一順三間，中間裝着風窗，上面挂着了秋香布煖帘。施公走到風窗前，將煖帘輕輕掀開，裏面走出一道人，將施公一看，當下說道：先生從那裏來？到此尋誰？施公道：咱因慕你家大和尚的詩名，特來拜訪，請你通報一聲。那道人又將施公上下打量了一回，進去不一刻，那道人先走出來，隨後方丈無量亦跟至門首。施公瞥眼看見，便問那道人道：這就是你方丈麼？那道人答道：正是。施公正欲上前，無量早已迎出，將兩手一合，口中說道：請了。僧人不知先生惠臨，有失遠迎，尚望恕罪。施公也答了一揖，口中說道：久仰大和尚詩名，特來拜訪，尚乞見教。無量道：豈敢！先生飽學，尚乞裁成。說罷，就請施公裏面坐。施公跟了進去，但見裏面陳設精緻，毫無塵俗之氣。施公實深嘆賞。無量又將施公邀至上首一間房內，原來這房屋是兩明一暗。施公進內，只見有兩位老學究的模樣，一見施公進來，趕緊起身迎接，彼此一揖。無量便引施公先指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說道：這位是本城的庚子翰林吳幼山先生；又指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說道：這位是本城壬辰科翰林黃宣伯先生。施公聽說，又與吳黃二人重新揖了一揖。當時吳黃二人讓

施公上坐，施公遜了一番，這才坐下。有道人獻上茶來。吳幼山開口問道：「還不曾請教尊姓大名？」施公道：「學生賤姓任，草字也樵。」吳幼山又問道：「尊居何處？」施公道：「敝處北京城爛麵衚衕。」吳幼山又問道：「貴榜是那科？」施公道：「說來慚愧，學生是大興優廩膳生。」吳幼山道：「豈敢，豈敢！」接着黃宣伯又問道：「先生此來向那裏去？」公幹施公道：「因為學生有一世伯，現在任山東巡撫，月前折柬相招，命學生前去就幕，路經貴地，訪一至好朋友，不期出外未歸，未免有室邇人遠之嘆，故而假寓客邸，稍候數日，或者可以相晤。昨日在寓閒暇，與店中人閒談，說及此間大和尚頗擅詩才，因不揣冒昧，特來奉訪，私心竊意，想與這和尚結一個方外的文字姻緣，但不知這位大和尚允許否？」吳幼山在旁又說道：「這位大和尚廣結交游，且與文墨中人更喜結納，難得老先生不棄，惠然肯來，這大和尚是求之不得了。無量也就說道：僧人略識之無，過蒙諸位老先生謬獎，得以忝付末光，交成文士；今得任老先生惠臨敝寺，倘蒙不棄鄙陋，時賜教言，則僧人受惠多矣。說罷，便將施公打量一番。施公一面說，一面也將無量細細觀看，但外貌雖一表非俗，而且滿口斯文，其實內藏凶惡之形，更多酒肉之氣，為最的兩隻眼睛淫光灼灼，凶氣射人，實非善類。」施公看罷，又問道：「某方才從方丈進來，聞有吟哦之聲，量必兩

位先生與大和尚在這裏推敲詩句，但不知大作可能乞賜一觀？黃宣伯道：某等因梅花大開，在家沉悶非常，特來與大和尚作首梅花詩，亦不過隨口胡謂，借消岑寂；即蒙見愛，當能獻醜，尙乞見教，勿吝玉音。一面已將詩稿取出，送與施公觀看。施公接在手，但見一張梅花箋紙，上寫着一個題目，却是尋梅二字，以下便是一首七絕。施公吟道：

山深水曲靜無譁，惹得詩人興更賒；到處尋芳尋不到，美人偏在老僧家。

施公吟罷，哈哈笑道：好個美人偏在老僧家。先生之言無意乎？有意乎？然以某視之，當爲老先生易一字便成雙關了。黃宣伯道：易何字不妨賜我。施公道：如是易來，未免過於作謔，無謂之打油詩亦無不可；其老字不如易一小字，豈不即景雙關嗎？在老先生以爲何如？黃宣伯與幼山齊聲笑道：這一字改得真正趣絕，我兩人要拜你一字爲師了。施公道：即景生情，文人游戲筆墨大都如此；但和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謂爲絕無美人亦可，謂爲真有美人，亦無不可；好在這個美人，非真正美人，若果真正美人，某亦不敢如此失言了。一面說，一面偷看無量，但見他神色頓改，跼促不安。施公看罷，更料到有幾分了，故意又要吳幼山的詩看，幼山也就取了出來。施公看了一遍，也不過尋常詩句，無甚新聲，便贊了兩句好，擺在一旁。又向無量索觀，無量不得已也取來。施公

接在手中一看，這見正面寫道：

聞得梅花處處開，騷人鎮日費徘徊；暗香疏影知何處？踏徧山隈與水隈。

施公看罷，一面贊好，一面又暗暗諷道：但須和尚費點心，各處打聽打聽，便得暗香疏影的所在，然以某看來，這暗香疎影，雖綺閣畫樓之畔，蓬門板屋之中，亦多有之，不必盡在山隈水隈，要在和尚尋找得法耳。這兩句話說罷，施公又暗暗偷看無量的情形，不知無量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辨詩句無量難言 識仇人智能報信

話說施公暗暗的說了那番話，皆是刺着無量的心。無量一聽此言，心中好不疑惑，暗暗發惱道：這王八羔子忒也可怪！爲什麼處處總刺着我的心，這是什麼人呢？心中暗惱，臉上却代着有些怒色了；因問施公道：你這老先生，咱出家人並不曾與先生有甚難過，爲什麼要鬧僧人的玩笑？施公道：大和尚忒也見怪了，某說是佛經上言語，大和尚既參禪說法，怎麼連佛經也不知道麼？況且始作俑者，並非某爲始，有黃老先生之美人偏在老僧家一句，他已先某而言，某不過假而戲謔，以老字易一小字，這也不算什麼；至說暗香疎影知何處？徧踏山隈與水隈，這是和尚自己作的尋梅詩，某亦不過

進一說，不必在山隈水隈，就是綺閣紅樓，蓬門板屋，暗香疎影亦是有的，難道和尚是定派山隈水隈去尋，別的地方就不許有梅花麼？大和尚非是強辯，你也未免多怪了。這番話搶白的無量，頓口無言，半句也說不出，只是暗暗含怒道：「咱若不是這黃吳二位，咱到不管他是什麼廩膳生，不廩膳生，咱就要結果他性命。他處處打趣我，且偏說出一片大道理，堵住我口了，豈不可惱！此時臉上就有萬分不喜的樣子形色出來，而且露出殺機。」施公一見，便料得十分了，正要想拿話打開免致受他的苦惱，却好吳幼山在旁說道：「和尚也不要動氣，任老先生也不要動氣，我們到此爲尋消遣的，既是你先生到此爲慕詩名而來，若因這遊戲筆墨，兩人動惱起來，不但結不成方外之交，而且反成文字之禍了。現在天時已不早了，將次日落，咱們進城還得有十餘里地，不如趁早回去罷，不要趕不上，城門閉起來，那就要費事了。」施公見說，因乘話說道：「若非吳先生提起來，某真個忘却路遠的事了；但今日乘興而來，盡興而還，諸位大作均已捧讀，某尙未效顰呈政，擬明日仍與二位先生約定，再來此一敘，好好作一個圍爐飲酒，聯句吟詩，不知大和尚可要見絕鄙人，閉門不納麼？若得見容，當一洗今日惡習，不准涉於遊戲，如不遵話罰以金谷酒數如何？」這一番話說得無量，到好笑起來，暗道：「這分

明是個渾人，不然定是個書腐，不必說他別的，只看他說的這些話，也不會看看我的臉色，儘着隨口亂道便了。心中儘管這般想，口內却不能不答應，因答道：任先生說那裏話來，僧人惟恐先生動氣，再也不來；若老先生仍以僧人爲可教，明日務望早臨，以便僧人領教。施公道：能如此則大妙矣，可補今日之不足。說罷，便與黃宣伯、吳幼山一同站起身來，向無量拱拱手說道：打攪了，明日再來叨教。又與黃宣伯、吳幼山謙讓了一回。吳山、幼黃、宣伯二位讓他先走，施公只得在前走了。黃、吳二人在後相陪，無量直送至方丈外方轉身進內。施公與黃宣伯、吳幼山三人出得廟門，緩緩進城而去。沿途三人談得頗爲高興，只因都是學究，所以極談得來。那知施公當出廟門的時節，迎面來了一個和尚，一見施公，就將他上下一看，心中好生疑惑，暗道：這不是施不全麼？原來這和他名喚智能，在先姓赫名喚一個亮字，綽號黑煞神，本在落馬湖李配名下做一名小頭目，慣使一把戒刀。當施公被困落馬湖的時節，他曾見過他，後來李配被擒，破了落馬湖，他借水逃出來，流落在外，作了一二年流寇。後來遇見無量，與他結生死之交。又經無量勸他削了髮，好掩人耳目，又代他改名智能，所以現在關王廟。日間無事，派他巡風，打聽有什麼大注財物，并美貌婦女，打聽明白就回來送信與無量，就派

人前去搶劫。這一班弟兄共計十八名，喚作十八羅漢，個個皆是武藝超羣，一律是智字排行。一個喚智亮，綽號賽金剛，使一巴牛耳撥風刀；一個喚智明，綽號鐵背漢，使一把五股叉；一個喚智化，綽號三太保，使一把戒尺；一個喚智武，綽號伏地太保，使兩把雙刀；一個喚智慧，綽號飛毛腿，使一根齊眉棍；還有智行智空智其智悟智道智性智靜智誠智定智法等，人皆是武藝出衆，惟有智慧兩條飛毛腿，一日可五百里，只要在五百里之內有了財爻，或有美貌婦女，他便去搶劫到來，往還只消兩日。鐵背漢智明，賽金剛智亮飛簷走壁，其快非常；而且他二人兩般兵器，亦復超羣出衆，無量最重他們三人，就是搶劫來的婦女財物，都與他們這一起人大家享用。這十七個平日却不常見面，都在外面走動；即使回廟，多半在禪堂裏，關着禪堂門，不使外人看見。黑煞神智能進了方丈，一見無量，便問道：師兄今日有什麼客人到來？無量見他問得詫異，因卽說道：賢弟你向來不曾問過閒事，今日忽然問我有甚客來，却是何故？智能道：師兄，我問不是熟客，問的是什麼生客，來到不成？無量見問，更加疑惑，因答道：有是有的，但是一個十全不全的模樣，他自稱姓任名喚也樵，北京人氏，是一個優廩膳生，說因山東巡撫與他有世誼，請他去做師爺，他路過此地，要見一個至好朋友，不期未遇，住在客

店聞得愚兄詩名，特地前來拜訪。愚兄見他到是個書生本色，覺得有些銀錢，彼時黃翰林皆在此處，便與他談了詩詞一陣，才走了沒有一會，他臨行時，還說明日再來與愚兄聯句吟詩，就是這個任也樵，並無別的生客了。智能又問道：他還是同黃吳二位一齊來，向來與他們相識？還是獨自來的呢？無量道：獨自來的，賢弟問他作甚？智能道：小弟問你那總漕施不全，師兄可認得麼？無量道：咱不認識。智能又道：可曾聽別人說過麼？這句話將他提醒過來，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怒不止。智能道：師兄何必如此？有何益處？須想個方法，將他捉住才好。不知他們想出什麼法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賊禿尋仇遣刺客 英雄有眼識凶人

話說無量見智能叫他想法將他捉住，以免後患，當下無量說道：照賢弟看來，怎麼去把他捉住呢？智能道：就此起上前去，把他捉回來，又有什麼難處？這不是手到擒拿麼？無量道：話雖如此，可有一件難處，他是與黃吳兩個翰林一起走的，你若此時去趕着他，將他捉住，這黃吳二人看見，雖然想免後患，反弄出後患來了。智能道：這怕什麼？黃吳兩個翰林，他從不曾見過小弟，他知道是誰呀？無量道：他雖不曾過你，咱們却有一件碍眼的地方，你咱皆是和尚，他二人豈不疑惑？智能道：他二人即使疑惑，也疑惑不

到這廟裏來。無量道：這話料不定，咱們今年三月裏不聞那件事，他二人也就疑惑不到這裏來了，賢弟這個法兒甚不穩安。智能聽說這番話，也甚有理，因道：如兄長所說，雖不成便放他過去麼？他今日獨自前來，小弟料他不存好意，不出十日就要壞事了。無量道：愚兄却有了主意，想請賢弟尾隨在後，看他進城住在那家客店，然後回來送信，再使智明智亮二位賢弟將他刺死，豈不是兩全其美麼？又不礙吳黃二人的眼，咱們又免了後患。賢弟你看如何？智能道：此計雖好，在小弟看來，還嫌慢些，若等小弟訪實他的住處後再來送信，再使智明智亮兩位賢弟前去，這一往來萬一他走了，又向那裏去趕？無量道：他怎樣能走得這樣快呢？智能道：等我探明他的住處，趕緊出城回來送信，那時城門已閉了，不能越城而走，勢必等到天明方能進去，到了天明，還能行刺嗎？即不能行刺，保不定他明日不走，而況還有一說，即使他不走，我料他不是一人住在這客店，一定是還有他的從人，如黃天霸之類保護着他。不說旁的，就是那年在落馬湖，也是他前來私訪，後來被人識破，因他在湖內准料無人知覺，依李大王初見，當時把他殺死到也罷了，後一轉念，料他困在陰井內，要叫他活活餓死，就此一來，反被黃天霸等人將他救出，大破了落馬湖，把李配等人一衆拿去治了死罪，弄得畫虎

不成，反被犬害。只因施不全那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却是鬼計多端，神出鬼沒，又兼黃天霸等人武藝高強，本領出衆，所以要捉他，都要出其不意，還要飛速飛快，使他一衆保護的人，迫不及防，纔可有益。若稍遲延，就不能下手了。因此小弟覺得兄長幹得太緩，還須另想章程爲是。無量道：除却愚兄，賢弟可再想個法兒出來，大家商量個至穩至妥的去幹，俗語說的好，開弓不許回頭箭，方纔高技呢。智能道：正是此話呢。在小弟愚見，現在小弟卽行前去尾隨於他，師兄卽趕緊使智能、智亮二人也隨在後，小弟一進城，他二人也就進城，相離終不能遠，能於城裏空闊處得手，就好將他刺死；萬一不能，只得認定他客寓，智能、智亮可於三更時分躡身進去，小弟在店外巡風，以防他保護人等；如此辦法，覺得較爲快些，或者可以得手。其實最好在此時趕卽前去，不須什麼費事，只要走在他背後，出其不意給他一刀，管他保見閻王，無奈又碍着吳黃二人的眼，這事可冤不冤呢！無量道：賢弟你就此去罷，諒這施不全走得慢，不能與黃吳二人並行，他一人落在後面，只要所遇之處沒有人烟，小弟你也可照你這法兒去辦，不必一定活活的，就是結果了他，亦未爲不可。愚兄也就命智能、智亮二人前去。智能答應，隨卽提了戒刀，大踏步轉身而去，出了廟門，直向前趕。這裏無量也就密請

智明智亮到了方丈，告知一切。二人一聞此言，無不憤怒。因道：「施不全，你這賊官，今日大概是你死期到了，人不去尋你，就算是開恩，讓你多活幾年，你反要來尋俺們，這可怪不得俺們心毒。」罵了一頓，又向無量說道：「師兄，你儘可放心，包將這賊官捉住，以免後患。」說着，也就轉身出外，到了禪堂，各人藏了利刃，換了夜行衣，外面仍將法衣加上，直奔廟外而去。且說智能在先追趕前去，走了有十里開外，遠遠的看見施公還與吳黃二翰林在前面一顛一頓的緩步，一路閒談。走了一會，已見城門，智能道：「咱可要緊兩步，趕着他進城方可；若放他進城，城裏人烟稠密，歧路又多，只要二三個灣子一轉，咱就無處尋了。」一面想，一面緊三步趕上來，沒片刻已跟在施公後面。又一刻，施公與三人進城，只見施公走了兩三條街，便與吳黃二人分別，吳黃走向東街，施公走向西街。智能故意退後幾步，讓吳黃二人走過，他又趕下去。不提防李七侯從後面迎走上來，一見施公，彼此打了個照面，并不曾說話，讓施公走過，見後面跟隨了一個和尚，滿臉凶惡。李七侯心知有異，故意裝着不見，反向岔路而去。等智能走過，他又從背後隨來，只見那和尚跟定了施公，心知有異，也就跟着一會，不一刻已到吉陞棧。施公進了客寓，智能還在客廡左右看了一會，這才轉身而回。李七侯看見這般光景，早已

明白，一見智能回身，又向旁邊一閃，不使智能看出破綻，遠遠的見智能走過去，他再出來大踏步向客寓而去；進了客店直奔後進，見天霸等人不會回來，心中好生納悶，要去尋他，又恐施公一人在寓無人保護，不看見和尚那裏光景也就罷了，既見了就不能不格外小心防備；若不去尋天霸等人，又恐夜間有意外之事。一人心中兼顧，正在納悶，却好天霸回寓，一見李七侯便問道：大人回來麼？七侯道：回來了。天霸道：咱去叫他們不要出城了。七侯道：他們在那裏把他們喚來罷，今夜恐又要出事。天霸道：這是何事？七侯將遇見智能跟定施公的話說了一遍。天霸詫異道：果有此事麼？七侯道：誰騙你來？天霸答應一聲，即轉身出去，尙未走到城門，只見關小西何路通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五個人忽忽行來。天霸趕上前打了個照面，大家打了暗號，也轉身陸續回寓。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一回 黃總兵客店說來由 惡禿賊黑夜雙行刺

話說黃天霸等衆人一齊回寓，將上項的事說了一遍，并說終得防備防備才好。天霸又與李七侯說了一遍。七侯道：我等且進去問一問大人到關王廟的時節，見了和尚是什麼光景？然後就明白了。當下天霸卽至裏間來，先給施公請安，然後問道：大人今

日到關王廟曾見過了和尚麼？還有什麼形迹可疑之處？施公見問，便將如何看詩，如何諷刺無量，如何怒形於色，只碍着黃宣伯吳幼山不便番臉，只辯論了兩句，後來又用言語駁斥他一番，和尚無言可對，及至臨行時，又如何約明日再去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天霸道：如此看來，那和尚並無什麼惡處嗎？施公道：外面雖如此，只見面色不善，兩眼的淫光灼灼射人，本部堂當諷刺的時分，偷眼觀瞧，見他實在有虛心之處了。那和尚似非善類，若留戀在此，難保無意外之虞。天霸道：大人還見什麼和尚嗎？施公被這句話一問，猛然提醒，說道：本部堂在先進廟時，只不過有一小沙彌，後來出廟時節，見迎面又來一個和尚，這和尚也非善類的樣子，將本部堂瞧了一眼，他隨後就進廟去了。天霸道：大人幸而回來，不然又要爲他所算了。施公道：賢弟何以見得？天霸就將李七侯遇見和尚跟隨施公背後，及關小西看見和尚進城的話說了一遍。因道：大人明日可不要去？施公道：本部堂也不過那般說法，本也不去了，滿擬明日想令賢弟前去再探一番。天霸道：這到使得說罷，即便退出。却好店小二送進晚飯，大家便飽餐一頓，然後又各去安寢。再說智能將施公住處看在眼內，當即便迎智亮智明。可巧智明智亮從城外進來，智能便暗暗的遞個消息，於是兩個賊禿一齊走到僻靜之處。所智

能和智明智亮商議道：如今施不全這賊官的住處，是打聽明白了，不知二位師兄是何如見教？智明道：且待三更時分，咱與智亮兄弟前去將這賊官刺死便了。智能道：三更遲了，施不全他左右保護人多，常聞人說，他們每夜到二更以後，便分班保護，爲是有備無患；若至彼時再去，萬一被人看見，於事便無益了，不若趁他們未上班的時節，給他毫無准備，於事或者有益。好在二位身輕似燕，不似小弟這笨漢不能上高，二位師兄以爲何如？智亮道：這個法兒到也甚好，說罷，去街市上尋了一個飯店，三人用飽了酒飯，就在飯店內稍行歇息，約至二更將到，街坊上沒有人來往，智明智能智亮三個賊秃，便出了飯店，走奔吉陞棧而來。到了客店門首照壁後面，三個賊秃尋那黑處站立，智明智亮便將外衣脫去，交智能拿着，向他說道：賢弟你就在門外巡風，若有人出來，只要是施不全手下的人，便用刀去砍。智能答應。當下智明智亮各帶了兵刃，繞出照壁直奔吉陞棧而去。走到吉陞棧後面，兩個賊秃便一竄身，皆上了屋面，由是躡足潛跡，各處尋了一回，不知他住那間屋裏，忽然見後面內有個人影兒一晃，智亮瞥眼看，登時一晃身也就跳下屋去，跟着人影兒，躡足潛踪尾隨下去。再一細看，原來是個店小二打扮，前去登廁。智亮遠遠瞧見那店小二進了廁所，才將褲子脫落來，智

亮一手使刀，竄身跳到廁所，手中刀却在小二的面上一晃，小二只一嚇，向後一仰，幸虧廁坑上有木板，人不能跌下坑去，若無木板，這店小二就是請他喫糞了。智亮也不管什麼，當卽一彎腰，將店小二提出廁所，到那僻靜之處，將他擲在地下，復用刀架在他項上，說道：你若喊，咱就是一刀結果你的命，咱且問你，這店內有個施不全住在那間屋裏？你且說明，饒你狗命；若有半字虛語，咱師父這口刀是不留情的。那小二在先被他那口刀一晃，早已嚇了個半死，智亮儘管問，小二這是不答，原來已嚇昏過去了。智亮見他如此，復又等他醒來，然後又問。店小二說道：求爺爺饒命，小人實不知有無什麼施不全；咱店內住的客人到有一二十個，却沒有個姓施的。小人若有謊言，情願千刀萬剮。智亮聽說因暗道：我又問錯了，想他是不知道，不可冤枉了他。因又問道：你既不知道這姓施的，咱且問你，這店內可有個十不全的樣子？客人住在那裏麼？這個你該知道了。那小二道：那個客人不姓施，他姓任，這是有有的，他却住在中間那上首的房間內；小人方才走那裏出來，你老要尋他，他還不會睡呢。智亮又問他道：你從他那裏來，可知他在房內幹什麼？小二道：他一人，在燈下看書。智亮道：你可說真麼？小二道：小人焉敢說謊，你老不信，且請去看。智亮聞言，滿心的歡喜，因道：咱本待送你狗命，因

你說出真言，饒你去罷。說着用刀在小二衣衿上割下一塊來，放在小二口內，使他不能聲張，然後在腰間摸出一根麻繩，給小二細綁起來，就將他拋在一旁，然後智亮復竄身上屋，直奔客店中進而來。却好智明在前向屋中老等，一見智亮已來，兩下一擊，彼此心照，智亮在前，智明在後，兩人便走到上首房間屋上，輕輕的由屋簷倒挂下來，向屋內一看，原來施公這間房那六扇窗格，只關着兩扇，其餘却都大開。兩個賊禿心下大喜，暗道：真是天助成功了！復探身細看了一遍，只見房內靠東首牆壁攬着一張方桌，桌上點了一盞油燈，却不十二分明亮，施公坐在上面椅上，手扶着頭在那裏打盹。智亮看罷，便一翻身跳落地上，智明也隨即跳下，真是個毫無聲息，只見智亮認定窗門將身一縮，一個箭步竄到裏面，就舉手一刀，認定施公胸膛刺去。不知施公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中金鏢智亮被擒 免大難賢臣受嚇

話說施公打盹時，智亮進房劈面就是一刀，只見施公身子一縮，向旁邊一閃，跌到在地。智明在外看的清楚，心中大喜，以爲施公一定被智亮刺到。說時遲，那時快，正要進房幫助智亮動手，忽然又見智亮跌倒下來。智明心知有異，趕看竄身進房拔刀來殺，

尙未走至裏面，忽見裏面來了一物，直向面上飛來。智明說聲不好！旁着身子一偏，轉身卽走，已在肩頭上插了一下。智明知道中了暗器，不敢進房，急思逃走，只見屋內跳出一個人來，手持大刀大聲喝道：賊禿可認得黃天霸麼？話猶未了，早已跳出窗去，迎面望着智明就是一刀。此時智明急架相迎，未及兩合，只聽一片聲喧，不可將這賊禿放走了！說着關小西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刀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各執兵刃圍殺過來。智明見事已敗，又見人多，無心戀戰，只得且戰且走。正欲想逃脫，無如我一刀你一棍，圍得如銅牆鐵壁一般，萬難分身逃脫。還虧智明武藝過人，不然早被黃天霸等人捉住。彼此大殺了一回，只見王殿臣大喊了一聲不好！早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大腿上被智明鋸了一刀。智明乘此覩着空兒，望屋上一竄，在上面花喇喇一片聲喧，拋下許多物件，照定下面打來，智明一溜煙飛逃去了。及至黃天霸等上去，已是趕他不及。智明逃走至後圍牆當卽跳下，却好智能仍在那裏巡風，此時已是三更過後，智明一見智能，卽打了個暗號，說道：再想法兒快走罷。智能一聽，便知未能得手，等走到極靜的所在，智明方將以上的話告知與他。智能方才說道：咱們到那裏暫避一避，俟天明才好出城。智明道：你且隨我來。不一刻到了一個地方，智明上前敲門，只聽裏面有人答應。

將門開放。智能走進去，當下那婦人見了智能倉皇，便開口道：「你等爲何如此？做甚麼的？」智明卽將以上話說了一遍。那婦人道：「既如此，且在此處暫宿一宵，再說罷。」暫且按下。再說天霸等見智明逃走，他等也不追趕，恐怕房中那個賊禿還要逃脫，因卽趕到屋內看了一看，見智亮仍昏臥着不能動彈，天霸令人將他綁起來，以便明日送交本地方官審問。此時客寓的人，聽說捉住刺客了，也都起來看視。此時刺客智亮已醒過來，心中好不切齒。施公命看守好了，以便送縣。你道施公明明坐在那裏打盹，智亮明明將刀刺去，這施公又將身子一歪，跌倒在地，是施公更明明被智亮刺中，又何爲施公并不曾死，而且未受微傷，反是智亮中了暗器被擒，却是何故？原來天霸囑令施公不必再去關王廟之後，他使用過晚飯，回到自己房內，畧歇了片刻，準備三更將定，再行起來保護施公。那知到了二更將近，忽聽屋上隱隱有腳步聲，這種聲音，若在稍爲心粗的人也聽不出，只因他心細神定，刻刻留心，聽了這腳步之聲，當卽暗自說道：「不好，屋上有人。」卽刻扒起來，拿了刀卽奔施公房內而去。打從院落經過，將頭仰起望屋上一看，只是有個人影一晃，早不見了。天霸便知有異，此時也不及喊衆人，趕奔到施公房內，見施公在那裏打盹，施安在旁站着。天霸看見施安招招手，施安過來。天霸向

他耳邊說了兩句話，叫施安卽便出房，招呼何路通等人，等賊人來時協力兜拏。房中有我保護。施安前去，天霸又不肯驚動施公，復又想道：何不用這個方法，將賊人引誘進來。因又將窗格輕輕開了兩扇，他便伏身在施公背後，所以智亮進來，做夢也不知道的。智亮因此竄身進房，拔刀就刺。那知天霸在旁，先將施公椅子一挪，施公已坐立不住，身子一歪，跌倒下去，讓出這個當兒，他便出其不意，一鏢認定智亮下部打去。智亮不及防備，正中大脚脰，腿一軟，一負痛便向後一倒，栽倒在地。及至智明見智亮栽倒，知道不妙，趕着進房預備相助，又見迎面飛來一物，只在肩頭上插了一下，依舊被他逃走。這就是智亮被捉，施公免禍原委。若不補說，看官要說小子敘事不清了。且說施公見已捉住刺客，而且是個和尚，心中大喜，向天霸道：若賢弟不能未事先防，施某今日定爲所害。天霸等答道：標下沐恩，何足挂齒？還是大人的鴻福罷。說着大家知己無事，便去安歇。次日一早，施公卽將店主及住客一併請來，招呼他們一切。店主人聽見捉了刺客，原想同衆人押送縣署懲辦。現在一聞施公招呼，當卽進來。施公便將以上的事說出，店主方知施公是欽差大人，漕運總督，現在進京陛見。當下這一嚇，趕緊跪下說：小人有眼不識泰山，尙求大人恕罪。施公道：店主人你且起來，不須如此。店

主人謝了一回，當即爬起來，退出來約束夥伴，招呼客人，果然並未洩漏。施公又寫了一封信，着施安送往大名府。知府章有爲接到此信，閱看一遍，這一喫驚非小，當即傳了大名縣一同來吉陞棧給施公請安，并問明各節。施公接見之下，但問了兩句閒話，隨後說道：本部堂要借貴署審一審那個刺客。章知府唯唯答應，却好此時人夫轎役已紛紛到了吉陞棧門首，有人進內回明。章知府便請施公暨衆人一齊搬到衙門居住，一面又派人差役，押着智能往大名府而來。不一刻，施公到了大名府，章知府暨大名知縣王智珪也，跟隨施公進內，請入書房坐定，有人獻上茶。章知府知道施公尚未用過早點，即令役廚趕着辦了茶點，請施公與大眾用了早點。章知府飭令各差役站堂伺候，欲知審出什麼情節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慣用騙供細審情節 難熬刑法盡吐真言

話說施公飭令章知府傳齊差役站堂伺候，又命在二堂審問，不許閒人等進內。章知府又傳命出去，差役奉命即刻將閒人驅逐殆盡，來到二堂請施公升堂。黃天霸等只陪列案旁，章知府王知縣也隨施公旁坐在側。施公升了公座，兩旁下役吆喝已畢，施公命帶刺客下役將刺客智亮押推到堂，那智亮立而不跪。施公喝令跪下，智亮兩眼

圓睜，望着施公罵道：施不全呀！咱師父不幸爲你所辱，這也是咱不慎之處，誤中詭計，今日被你擒住，當殺當剮，速速行刑，不必多問。施公見他如此，因想道：本部堂若要嚴刑考問，他定挺刑不招，不若用騙工騙他，或者可得實情。正自暗想，忽聽兩傍差役吆喝道：好大胆的惡賊！見了大人還敢出言不遜，不給跪下，咱知道你的皮肉要受苦了。智亮亦復大罵不止。施公趕着說道：爾等不必如此，且聽本部堂說來，凡是行刺的人，皆是本領出衆，武藝超羣，敢作敢爲的好漢，本部堂最敬重這起人的，況且本部堂自從初任江都，卽有論言：刺客與本部堂爲難，本部堂欽佩他們的本領是個好漢，有的收服在名下，有的問下兩句，卽放他去的。諸如黃總鎮當初也是前來行刺的，後來被擒，本部堂勸了一番，他便誠心歸服，到今功成名就，連皇上都誇獎他的武藝出衆，累建大功，賞他記名提督，實缺總鎮，也是一位大人了。這和尚前來行刺，本部堂都以爲行刺欽差大臣，是個殺罪，要知道被刺之人是否身死？若已經被他刺死，無論當場被擒，或事後緝拏到案，只要果是正凶，斷無可赦之律。若未將人刺死，自己已被獲，那問官就要問明他根底，還是故殺，抑是有人指使，倘是故殺，還要問明是何緣故。如爲故殺，也常減一等問罪。設或因人指使，自身爲從，指使爲首，應得之罪，還歸指使之人。如

此代他分辯，他豈有不感激之理。若一概繩以法律，制以條例，未免有屈了好漢。施公說了這番話，便要使智亮打動心意。智亮聞了這番話，竟入了施公圈套，當下撲咚的望下一跪，口呼青天大人呀！你是一位至明亮的青天大人哪！咱只聞人言，說你是專與江湖上朋友綠林中豪傑爲難，那知耳聞不如目覩，咱今見你大人這般如此，可實在人的話冤透了你老哪！那有如此青天大人，甘與咱們爲難的道理。施公見說這些話，心中大喜，便乘機問道：本部堂且問你叫什麼名字？在那裏削髮？既有這本事，爲何要作和尚？既作了和尚，現在那座廟裏，又爲什麼不拜佛忝禪，反來作盜行刺本部堂？看你也是好漢，恐怕也是被人指使，你且從實招來，本部堂定不難爲你的；你若不盡情吐出，本部堂可是不容情了。你說出來，本部堂從輕釋放你好了。智亮在下面見施公和顏悅色，並無一點難爲他的話，心中想道：咱何不盡情招出，不使皮肉受苦，或者還可得些好處。那知黃天霸當日也是如此，咱們是盡知道的，並非他謊言，咱說出來，若他高興也要賞咱功名，咱何必不招呢。正要向上招說，復又一想，咱不要上了他的當，仔細想來，他這些話是分明騙咱的，咱若實供出來，給他得了實情，一定帶了前去毀廟，將咱師兄弟捉住，到後來一併問罪，那裏還有什麼好處，這不是夢想麼？咱可不

要錯打了主意，還是不招的好。因又大聲喝道：你施不全呀！咱師父幾乎上了你的當，你這番話是分明騙我的口供，咱若實供出來，給你得了實情，咱何必被你騙，害了旁人，咱是不招的，前後總是死，聽憑你這賊官便了。施公見他說，登時勃然大怒，驚堂一拍，口中罵道：好大胆的賊禿！本部堂先看你是個好漢，有心要提拔，不肯加罪，只要你說出指使的人來，就免你的罪，那知你怙惡不悛，反把本部堂的美意看壞了，實屬可惡已極！拖下去先打二十大板，然後再問；如若不招，再着大刑伺候，這是他自討苦喫，怪不得本部堂忍心了。說着，卽望黃天霸使了一個眼色。天霸會意，正要過來，忽聽兩旁下役吆喝一聲，來拖智亮。天霸攔道：你等且慢拖他，待本鎮再勸他一番，好使他知道。因卽走過來，便卽設身處地，將自己行刺的事，一直至今，施公如何待他恩厚的話，說了一遍，來勸智亮。又道：大人從來不說謊，你放心罷，你若將細情招出，大人包管有好處與你。你若不信，本鎮可以代你作保，在本鎮看來，還是招的好。智亮道：你這小子也儘爲騙人，誰信你的話！天霸道：你信不信，不干我事，只要你受得住，那等夾棍拶子，此時尙可來得及，只要吐出實情，大人面前咱代你作保，亦未爲不可，你從實說出了罷。智亮聽說，咱不上你的當，你這小子要想自己圖功名，不顧當年意氣，逼死義嫂，殺

死義兄，誰是你這副義氣種子，或殺或斬，身體現成，若要使咱招供，咱也不知道什麼叫作供，只知道義爲重。告訴你實話，咱的同類多着呢。他說着又向施公道：施不全你若將咱斬了，便二十年一過，又是一個好漢，也不算什麼；而況咱自有兄弟們前來報仇，當依你小心便了。說罷，復大罵不止。施公此時真是不能再用騙供了，只得喝道：爾等速將這賊禿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然後再問。下役答應，卽刻將智亮拖了下來，一五一十用足了力，重打了四十大板，已打得皮開肉綻了。施公又命將他代上來，問他招是不招？智亮道：你不過打咱這板子，咱早說過連殺頭也不怕，這板子就算是了麼？咱不知道什麼招不招，你這賊官要打就儘重打一頓，咱若討饒，就不算了是個好漢。施公見說，又命抬夾棍。下役答應，頃刻將夾棍抬上，把智亮拖倒在地，將夾棍在腿上夾起，只聽施公示下。施公又詢問說道：你招是不招？智亮說道：你這賊官，怎麼這般囓嚇，夾便夾，不必問了。施公又命快夾起來。一聲未完，下役頃刻將繩子一收，只聽得咕咚嚮，早將智亮的腿幾乎要夾斷了。此時智亮已昏暈過去，施公命卽鬆下。有人取了涼水，在智亮臉上噴了一回，智亮醒來，施公又問他招是不招？智亮還熬刑，施公又命將他那一隻腿再夾起來。下役答應，卽刻又將那隻腿夾起來，照前一樣。智亮不能再

熬心中悔道：咱早知有此刑法，不如招了，事到此時，咱再不招，還不知道有什麼利害。刑法呢？不如招罷，免得皮肉受苦。心中想罷，大聲呼道：施不全，你鬆開來，咱告訴你便了。施公見他招了，便命人鬆開來，好使他從實招出，這纔是任他民情似鐵，難逃官法如爐。畢竟招些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案情重大知府調兵 淫惡難逃總兵獻計

話說智亮受刑不過，口呼願招。施公命人鬆了刑，智亮當面，施公問道：你將實話招來，本部堂自可寬免你。智亮道：咱叫智亮，現在城外關王廟。咱師兄名喚無量，在該廟爲住持。同類共有十八名，號喚十八羅漢，各人皆是本領出衆，武藝超羣。施公道：你爲什麼前來行刺？智亮道：只因大人昨日到咱廟內去了一趟，咱師兄無量并不認識大人的面目，後來是咱師弟黑煞神智能，在廟門口遇見大人，他便到方丈裏告知師兄，說是大人叫施不全，此來必非好事，一定私訪咱們的隱處，若不將他捉住，後患無窮。咱師兄問他何以知道，他說在落馬湖見過，因此認得。咱師兄聽了此話，便命小人與智明前來行刺。智能因不能上高，在外巡風。昨夜連小人共來三人，這是小人的實話。施公又問道：咱問你關王廟內私藏婦女，專在外間劫奪財物，到底廟內藏着多少婦女？

共總害了多少性命？外面的劫案共做了幾回？快講出來與本部堂知道。智亮道：自從無量開了色戒，先在附近村莊引誘民間婦女入廟奸宿，却不曾逼死了人命。後來便向境外劫奪婦女，黑夜帶往廟中，逼令奸宿，若有不從，登時送命。說完，施公又問道：你廟中除却無量如此奸盜邪行，其餘那些人也像無量如此麼？智亮道：大半如此。施公道：那裏有這些美貌婦女來呢？智亮道：有的無量分給的，也有的自家出外去奸宿的，還有半途劫奪而來的。施公道：爾到不與他們一樣麼？智亮道：小人也曾有過的，不久纔死了。施公問道：你的這個是那裏來的呢？智亮道：是無量分給我的。施公道：你個婦人是什麼死法的？智亮道：因病死的。施公又問道：你方纔所說的那間暗室，在廟內什麼地方？智亮道：若問這暗室，不知道的有些難尋的呢，就連小人也不曾進去，是在方丈室裏面花園內假山石下，這暗室上面皆有消息，若誤踏消息，便要無量捉住，這也是恐怕有人前來探他的隱事，故此這樣做的。施公道：究竟有什麼消息呢？案亮道：聽說四面俱有翻板，若踏着翻板，人便滾下去了，他便將你捉住。施公又道：據你說來，這無量是個萬惡的凶徒了，難道所作的事，沒有一些影兒風聲麼？智亮道：怎麼沒有，今年三月裏，還有外縣差役捕快，到這大名府裏投文，訪那無量的。後來多虧本地紳

士代他出了公保切結才沒事。縣裏也據着紳士的切結，移覆到外縣罷了。施公道：本地紳士有個黃翰林、吳翰林，無量與他要好麼？智亮道：那吳翰林、黃翰林，是與他最要好的朋友。施公道：這兩個人平時可曾作些什麼壞事呢？智亮道：聽說這兩個是本城最肯爲善，最肯出力，最有勢力的紳士，大概專作好事，不作壞事的。施公道：你說關王廟有十八羅漢，你可將那些名字告訴本部堂知道。智亮又將那十八個羅漢的名字告訴出來。施公命將智亮釘鐐，發交大名縣收禁，俟將無量等十八名擒獲後，再一併議處。當下差役答應，卽刻將智亮上了刑具，押往縣監收禁。施公退堂，到了書房，便與府縣說道：貴府縣地方出了這凶惡的僧人，貴府縣不能明查暗訪，爲民除害，反憑本地紳士一紙空文，就以爲據實，似乎難爲民牧了！就外面看來，其中有無受賄情事，本部堂尙須查察，卽要無受賄情事，亦不免隨波逐流，以耳代目，並不能關心民瘴，除莠安良，我輩受國家俸祿，本當代國家裕民，以貴府縣如此行爲，是真尸位素餐，有負朝廷恩典。爲今之計，請教貴府縣如何辦理？還是聽他所爲，還是趕緊設法拏獲呢？章知府王知縣見施公所說各節，已自慚愧無地，又見問他若何辦理，已是毫無主意，不得已勉強應道：大人明見，既關王廟凶僧人衆，斷非捕役所可拿獲，若不調取營兵，總難

一網打盡。卑府的愚見，可卽調取營兵，先將該廟圍住，然後多派捕役營勇，各備兵器，併力擒拿，或者可以就獲，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這大名府城內有多少營兵呢？章知府道：連防營城守營，共計約一千餘人。施公說道：其猛力殺敵奮勇不懼的有多少呢？章知府道：城中營額設五百名，其強壯的不過百餘人，防營較此過半，通計不畏兵刃能力戰的約五百名。施公道：有此五百名，足可敷衍，貴府縣卽可調取齊全，按兵不動，一俟本部堂往調，卽刻就要飛奔前去；若有遲悞，定以貴府縣參詳，并該管營官是問。章知府王知縣唯唯答應。施公向黃天霸等人說道：今據智亮所供一切，賢弟等有何良策？總宜卽早勦滅，免生後患，還恐該凶僧等一聞此言，立卽逃脫，那時再四處訪拿，更加掣肘了。天霸道：該僧逃脫一層，大人到不必遠慮，某料該僧必不逃走，他以爲寺中人多，且有暗室，可謂恃隅自困，勢在必然。所慮者此處諸人不敷調遣，計全李昆賀人傑又在殷家堡，急切不能調回，此間各人又不能齊赴該廟，爲的是大人面前，還要二三人保護，使該僧不再分遣賊禿爲難。某之愚見，莫若一面差人星夜飛往殷家堡，招計全李昆賀人傑，并再請殷家父子，暨殷賽花前來，一同幫助更妙；一面大人詐稱趕緊進京，明日就起程，連府縣差役總不可使其知道，暗裏深居此地。某等陽爲

護送一程，隨後行來，倘能於途中遇見賊人半途攔劫，則更好，或可隨時擒拏，多捉他一人。既捉住之後，當就該地方官界內押送收禁，隨即一同完案。該僧等一聞大人已經起程，他便毫無顧忌，又恃本地紳士爲護符，包管他無逃走之事。不過所慮者，他一聞大人起節，難免不來劫獄，此時却不可不防。好在此間尚有五百餘名可用之兵，卽令該管營官日夜督率各兵，妥爲保護。施公道：此計甚妙，就這樣辦法便了。卽作了書交與知府，轉飭心腹家人，星夜前往殷家堡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接公文無心稍戀 讀信札見義勇爲

話說施公作書將成，卽差章知府心腹家人馳書以往，一面詐令差人趕緊預備車馬，以便施公起節。這個風聲傳出去，合城的人個個知道是施大人私訪前來捉住一個和尚，不知爲了什麼，現在本縣監內。你傳我傳，傳說紛紛，就連本地紳士黃宣伯、吳幼山也知道了。再一打聽，卽是昨日在關王廟遇見的那人。黃吳二人不免暗自說道：咱們不曾小覷他，閑話休表。到了次日，施公起身，合城文武各官叅送程儀。關王廟那裏自從智明與智能逃脫了之後，在智明的妍頭那裏住了一宿，剛至天明，二人卽趕回廟送信，衆人聞言大驚，飛毛腿智慧當卽趕緊進城打聽消息。到了上午時分，又

去關王廟對無量說道：師兄放心罷，智亮雖被獲，現今施不全嚴刑審問，他竟是抵死不招。施不全設法將他收禁，飭令知府知縣悉心審問，務追究指使之入及窩藏之人。施不全明日即動身了。我想施不全一走，這件事可以鬆懈下來；咱們再設別法，或去刑獄將智亮救出，亦無不可。無量聽了這話，心下稍定，又命智慧道：賢弟依某愚見，還請賢弟進城悉心打聽，倒底施不全明日走與不走？智慧道：此事放在愚弟身上，但小弟還有一說，趁施不全走的時候，最好在半途將他刺死，那可就免了後患了。無量道：只恐前途人多，不能下手。智慧道：打聽確實，再作商量。智慧轉身而去，復進城細細打聽。到了次日一早，果是施公動身，在城各官仍然送到城外。施公坐在轎內，自有黃天霸等在旁保護而行。飛毛腿智慧看得清楚，當即抽身飛奔回廟，告知無量去了。這且慢表。再說殷家堡去的人星夜飛馳，不日已至，當即問明路徑，到了殷龍庄上，先問庄丁道：這裏可是殷龍殷員外家麼？那庄丁答道：正是此處。府差道：煩前去與計老爺通報一聲，就說施大人有要緊公事在此，特差某前去投遞，須要面交，不可遲緩。庄丁聽說施大人差來的，也就不敢怠慢，趕着奔進去告知殷龍，殷龍也就與計全說知。計全命將來人喚進。那府差隨着莊丁到了裏面，見有三個人坐在廳上，便問道：那位是計

老爺莊丁便代爲指引道：這位是計老爺，那位是李老爺，這位是咱家莊主。來差給計全請了安，又代殷龍請了安，然後向計全說道：小人王貴，是大名府章老爺轉奉施大人面諭，飭令小人馳書前來，請計賀李三位老爺，并殷老員外公子，還同賀太太一齊趕緊星夜馳往大名府，有要事相商；如殷老員外公子等不去，計賀李三位老爺並賀太太一定要去的。說着將書挪出遞過來。計全將來書接在手中，拆開一看，另外一封書信，只見上面寫道：

欽差大人頭品頂戴，正任漕河總督部堂，世襲一等侯爵，爲

札飭飛調事，本部堂道經大名府界西門外二十餘里，見有關王廟一座，忽見該廟旋風大作，當知有異，卽於是日駐節大名，次日親往私訪。雖查無異事，惟見該廟住持僧形色不正，當經本部堂面飭譏諷，該僧若有倉皇之色。本部堂見查無實據，旋卽回城。詎知當夜卽由惡僧三名前來行刺，當經拿獲一名，其餘二名在逃未獲。次日就大名府署嚴訊，該僧口供據稱：該廟共有十八名，俱係奸盜邪淫，無惡不作，名曰十八羅漢，并有地窖私藏婦女等各節。似此淫惡凶僧，不法已極，若不盡行誅滅，何以正國法而安閭閻？爲此飭卽飛書到該叅將計全都司李昆，千總賀人傑，卽便

遵照，星夜馳趕前來，會同拿獲該僧等，以正國法，毋得望觀遲誤，致干未便。火速飛速特札。右仰知悉。

計全看罷，一面着人到裏面將賀人傑喚來，告訴他底細，即令趕緊收拾急速動身；一面又將那封書拿在手中，見上面寫着是殷老英雄惠啓。計全向殷龍道：這封書是大
人與老哥的。殷龍道：你且拆開來看，裏面講的什麼話？好斟酌行事。計全便拆開大家
同看道：

殷老英雄足下，前日道經貴地，諸蒙惠愛，情文兼盡，紉感之至！邇來起居順當，納
福羨頌無既！人傑想已入贅，佳女快婿朝夕隨侍，其樂如何？某行經大名，目觀怪異，
凶僧淫惡，不法已極，現在設法拿獲，上正國法，下除民害。除另札飭計全等飛速前
來外，合再馳書奉告足下，令媛賽花武藝超絕，可否割愛，令隨人傑同來大名。事成
之後，某當實奏請恩賞。足下想亦疾惡，再得賢郎共負大事，該僧雖頑，定難倖免。
如蒙見允，惠然肯來，協力擒拿，除茲大惡，地方幸甚！閭閻福甚！臨書倉猝不盡所
言。施某特白。

殷龍聽此書如此謙讓，因大笑道：大人也太客氣了，既然關王廟淫僧不法，欲令父子

前去，但願招呼一聲就是，還要如此作書，到叫殷某何以克當呢？說罷，因向計全道：計賢弟打算何日動身？計全道：大人的來書急迫，某等就此前往，若一遲悞，誠恐聞風逃脫，我等就不免處分了。殷龍道：賢弟之言甚是有理，愚兄也就與賢弟等可即日同行便了。說着，即叫人到裏面將賽花喊出來，却好賀人傑已經出來。計全就將以上的話告知人傑，人傑亦欣然願往。不到片刻，殷賽花也就出來，先給計全李昆二人行了禮，然後向殷龍問道：爺爺喚我孩兒有何分付？殷龍見問，將施公來函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殷賽花一聞此言，無不眉飛色舞，當下說道：孩兒就此收拾，好與爺爺全去便了。殷龍大喜，又將四個兒子喊來，告知了各節，四人無不欣然願往，就此各人收拾起來。殷龍命人備了馬匹，大家飽餐上馬，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飛毛腿刺死假施公 殷賽花投宿關王廟

話說計全等九人直望大名府而去，走至中途，計全因問來差王貴道：大名城中有什么麼大的客店？王貴道：要算吉陞棧最大了。施公就在那裏住的，捉住刺客之後，才搬到府衙。計全道：須要改扮起來，陸續進城方好。殷龍道：使得使得，咱們改扮鄉老的模樣，叫賽花扮作村女，勇猛剛強四人道：咱弟兄裝扮什麼樣？計全道：你四人就是本來，四

人好才所穿的衣服，皆是公子打扮，不要更改。四人答應。計全李昆人傑扮了軍官模樣，先趕進城。再說施公一路前進，見前面有一處葦塘，蘆草盡長，地方幽密。天霸等在暗中防備，又故意不作防備。施公的馬剛走到葦塘旁邊，那些葦草一動，撲一聲竄出一個人來，迎着假施公就是一刀。天霸急急上前護救，假施公已被刺死，跌於馬下。那人好生歡喜，正要轉身飛跑，却好天霸關小西等已蜂擁上前，四面圍住。那人便竭力招架，毫不畏懼。天霸等與他們鬥了二三十回合，忽見那人覷者空虛砍一刀，撇脚就跑。天霸等那能趕得上，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飛毛腿智慧，他却不知道是個假的。看官這假施公又是那裏來的呢？原來是那監內有死囚，與施公彷彿的模樣裝扮起來，天霸等人也是假扮的。其實施公天霸等皆在大名府內住着，飛毛腿那裏知得。當下假施公自有人將他掩埋起來，假天霸等也就回轉大名府而去。飛毛腿也就跑回，贊誇自己的本領功勞，無量聽說，好不歡喜，復又防備幾日，怕有人前來查訪捉拿等情，過了好幾日，並無人來，心下也就沒事，惟有思量去救智亮。且說施公見計全等到，便請殷龍到大名府署，向他商議道：本部堂特請老英雄與令嫖暗帶利刃，前往關王廟投宿，認明該廟住持，將令嫖騙入暗室，作爲內應。老英雄也在那裏用言將該僧

穩住了心，然後再將寺中路徑打聽明白，本部堂自然有人前來接應。黃天霸道：某等定於今夜二更前去，斷不有誤。此係除害之事，幸老英雄望勿有却。殷龍說道：某等奉命而來，何却之有？施大人吩咐便了。施公又道：事成之後，本部堂當爲令媛奉請獎賞。殷龍道：或有疎忽，當乞勿罪。施公道：老英雄協力相助，斷無不成。殷龍道：應當卽退出回至吉陞棧，將此話與賽花說明。賽花本意欲助人傑立功，今聞此言，焉有不願意。當下就改扮起來，不多一刻改扮停當，至日落時分，父女二人出了店門，出城望關王廟而去。這裏黃天霸賀人傑計全關小西李昆何路通李七侯，猛勇剛強殷家四虎，也就陸續紮扮停當，當卽出城在附近一個所在，暫且住下，只等三更以近，以便前往一齊動手。且說殷龍帶住賽花，約有二更時分，到了關王廟門內。此時廟門尙未關閉，父女二人直奔入山門，直望廟內而進。走至大殿，見有兩個小沙彌在那裏講白話。殷龍走到小沙彌面前，說道：大師父敢在你門廟內借個光，讓咱父女兩個暫住一宿，明早當得奉上些香儀。那小沙彌見說，當卽涎皮涎臉向殷龍說道：放着客店你們不去投宿，反到這裏來借宿，須知道咱們出家人，怎麼留得婦女在此？這是有干法紀的。殷龍道：大師父，你們兩位有所不知，只因咱們貪趕路途，今日多趕了些路，此時已有初更。

時分，城門是關了，城外又沒處住宿，不得已才到寶剎借宿一宵，務望大師父行個方便。兩個小沙彌說道：你們雖如此說，咱們真不專主，須告知咱們當家的，他說行就行，不行你們父女只可尋別處投宿。殷龍道：一家有一主，一廟有一神，既如此說，就請二位師父進去與你當家的大和尚說明，恐怕他不行，我們與你一齊進去，哀告他老人家做個方便。小沙彌道：你們且在這裏等候便了。小沙彌轉身進去到了方丈，却好住持無量在那裏晚飯，小沙彌稟道：師父現在廟內來了，父女兩個，無處住宿，要在廟內住宿一宵，明早便走。徒弟不敢自主，特來稟明師父，留與不留好去回話。無量聽了他這言語，心中一動，暗道：這真是咱的局運到了，但不知那女子生得如何？如果品貌美麗，便將他留在廟中，與他樂一樂有何不可。一面想一面問道：人在那裏呢？殷龍父女也就迎將上去。賽花故意說道：爺爺你老人家，務要同這位大和尚說，請他留我們在此住一夜，行個方便，孩兒實在不能走了。就這兩句話，那一種姣聲姣語，早把個無量的魂兒捏去了。便道：我們廟內本不能留父女住宿，因你如此年紀，你女兒又走不動了，你且跟我來。不知帶往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殷賽花假意誘禿賊

惡禿賊放膽犯佳人

話說殷龍正想他帶往裏面，當下說道：這就是師父行方便了。說着無量將他父女帶往裏面，轉灣抹角走了好一會，殷龍處處留神記定出路。到了一個所在，無量便道：這地方本來是爲城裏有紳士們到來，碰着晚了不能進城，就留他在這裏住的，你們在這住宿一夜罷。殷龍當時謝道：真是感恩不盡！明日再當告謝。無量就將他父女引了進去，又叫人點上燈火進來，無量這才將殷賽花仔細一看，只見他柳眉杏眼，粉臉桃腮，身穿一件翠藍布棉襖，腰繫青布裙，腳踏弓鞋，那一對弓鞋剛有三寸，頭上一束烏雲，挽了一個螺髻，實在美貌出衆。看罷，心中暗想：咱這廟裏現放看有七八個，那個能及他這樣美貌，今日真是意料不到，有如此美人送上門來，只可恨這老頭兒碍眼。又想到：我何不如此如此，那就好辦了。無量一面望賽花，那知賽花也就故買風騷去勾引無量，心中却不能立刻將他殺死，剝成肉醬。暗道：你這禿驢，你把姑姑太太當作何等人物，眼見你死期要到了。無量那裏得知，因又問道：你自從那裏來的？曾喫過晚飯沒有？殷龍道：我們從滄州來的，要到大名府投一個親戚，晚飯却不曾喫呢。無量道：我叫人送些晚飯來與你們喫，餓着肚子那不難受麼？殷龍道：師父，既打攪你寶刹，再叨擾晚飯，怎麼過意得去呢？無量道：這又什麼要緊。又問道：你會喝酒麼？殷龍一聞此言，更

料着他的用意了。因說道：老漢生平一無所好，惟有見了酒就是命。接着殷賽花在旁極口說道：大師父你老人家不必給酒把他喝，他只要有酒，任什麼事都不管了。問他酒量并不大，至大一壺就醉了，就要去睡，任什麼事都叫不醒他，咱又是一個人，要有什麼意外之事，只便如何？這一句話一說，無量暗道：若不將酒與他灌醉，這事却不**好辦**。正自暗想，勿聽殷龍道：姑娘你這什麼話？難道你不知道我愛的是酒，不許我喝，豈不是要我命麼？若說有意外之事，還怕有強盜來打劫嗎？身邊不過几兩散碎銀子，拿了去不算什麼，而況在這廟裏怕甚麼？老子跑了兩天，不曾喝一頓好酒，今晚讓老子喝一頓好酒罷。無量聽說，好生歡喜，便轉進去。這裏殷龍與賽花見無量毫不疑惑，心中大喜。賽花道：爹爹你看這個幽僻地方，斷不是個好所在，咱們何不趁禿驢不在此地，咱們四面瞧看一回呢？殷龍道：使得。當下便執着手燈，先到下首房內一看，只見有兩張舖，也是帳子挂着，舖上被褥俱全，這便是預備本地紳士在此住的。殷龍父女兩個看了一會，無可疑之處，又到上首房內來看，只見上面也設着一張舖，也有帳子被褥，靠舖旁邊，上首設有兩張書櫃，那櫃可不小，櫃門關鎖，上面有鎖鎖着，殷龍就有些疑惑到此處，便執着燈把書櫃細細的一看，却早已看出破綻，原來那櫃門是假的。

裏外俱有消息。殷龍大喜，便低聲與賽花說道：我兒你可瞧見麼？賽花道：瞧見了，合該這禿驢要倒運了。話猶未了，外面有人送進晚飯來，在桌上擺好，那道人就請殷龍父女用飯，說道：我家大和尚有點小事，不便過來相陪，請你老多飲一杯罷。於是殷龍與賽花飽餐一頓，却不敢多飲酒，恐怕誤事，壺內酒却潑在房內地下去了。此時已約有二更時，殷龍道：咱們就在這房內住下，等有消息再作計議罷。賽花答應，當下父女兩個進了上房間，殷龍一倒身向那舖上一睏，養歇精神，好去動手。才倒上舖，不到片刻，只聽櫃門吱哪一聲響，暗暗將賽花喊過來說兩句，賽花就在舖上一坐，低住頭如有所思。殷龍在舖上故意打起呼來，賽花偷眼觀瞧，只見那櫃門果然大開，那和尚從裏面走出來，在櫃門口略停腳步，一聽舖上有人打呼，知是那老頭兒已是熟睡，便走至賽花面前深深一揖。賽花故作惊慌道：和尚你且放穩重了，爲什麼一人到此？你且退去，我父親已睡熟了，我是個女子，不便與你接談。無量向前走近一步道：小僧大膽，一見小姐如此美貌，就心慕神追，總求小姐行個方便才好。殷賽花心內恨不能就此一刀，將他砍爲兩段，又恐外面無人接應，只得耐着性子，臉一紅說道：和尚你敢是瘋了麼？你趁我爹爹熟睡，你來欺負我女子麼？無量道：小僧怎敢欺負，實在心愛不捨，務乞

小姐方便。賽花道：這可不行，你趕快出走，若再如此，我就叫我爹爹了。無量此時也就勃然大怒道：我且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你進來算是你的運氣，既到這裏，不給你師父快樂一宵？賽花聽了此言，真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就想拔刀相向。殷龍知道他女兒忍耐不住了，只得暗暗裏捏了他一把。賽花復又將一口氣捺住，仍與禿驢商量。無量搶一步，就將殷賽花的手執定，拖住就跑，進了櫃門向那邊去。殷龍待他走後，將身邊利刃取出，隨卽縱上屋簷，向那邊屋內一看，忽見迎面來了一條黑影一竄，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賢父女誘尋惡賊 小夫妻力殺淫僧

話說殷龍竄身上屋，打算向那邊屋內探聽，忽見迎面一條黑影飛身過來，殷龍知是外面的人已到，因就一擊掌，迎面那黑影子也就立定腳，應了一聲。殷龍知是自家，人再一細看，原來是賀人傑。殷龍便低低招呼一聲：大衆來了麼？賀人傑答應道：全來了，黃叔父派我來幫你老人家，現在裏面這樣了？殷龍道：賽花兒已深入內地了，你就在這裏等着，好接應裏面。咱還要下去，從暗門進去幫賽花廝殺，你但聽咱的招呼，你便進去便了。人傑答應。殷龍隨卽跳上房簷，仍去裏間房內，將那櫃門的鎖輕輕一撥，那

櫃門支的一聲開了下來。殷龍向上一看，見上面有根軟繩帶住櫃門，他便將手中刀把那軟繩挑斷，櫃門就關不起來。他就悄悄進去，將那些消息破去，然後走進去，又見裏面是一所淨室，淨室內燈光明亮，殷龍便在窗外用刀截了一個小孔，望眼將進去，只見自己女兒與無量對面坐着，旁邊站立了兩三個婦女在那裏斟酒。又見無量笑嘻嘻的說道：美人哪！咱不能飲了，咱們去睡了。賽花道：再飲一杯，就招呼撒去。殘餚便了。無量又端起酒杯來一飲而盡，才將酒杯放下，只見從窗戶外颼的一聲，飛進一枝弩箭來，正望無量腦後打倒。殷賽花一見，知道是他父親的暗器，便一撒手將外面的衣服一拋，從腰中拔出兩把刀來，大喝一聲，大膽的賊禿！認得姑太太殷賽花麼？特奉施大人之命前來拿你。說着劈面砍去。無量道：好丫頭你敢以美人計前來賺咱麼？咱看你小小年紀，今日要死在咱師父手裏了。此時雖然手無寸鐵，趕着把那把椅子提來，攆過來，便一竄身到上首靠床那壁上，摘下一口寶劍，拔出鞘就與賽花交手。賽花也就不肯放鬆，一刀向着要害，奮力向前。此時殷龍也就舞動大環刀飛砍進去，却好人傑也從屋簷上跳下來，由窗戶外縱身進去，起鎚就打。此時父女夫妻三個人，將無量團團圍住，四個人又殺了好幾合，忽見賀人傑虛砍一刀，將身軀向後倒退了一

步故意賣個破綻。殷龍不知何意，賽花早明白了。又見賀人傑退到窗子口，反而故讓出路來，好是讓無量走的光景。那裏知他暗用妙計，無量趁此虛砍一劍，撥轉向窗外一跑。殷賽花趁緊急追來，將到窗外口，忽見無量望後一仰，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却好賽花身臨切近，一見無量栽倒，哈哈大笑道：賊禿算他今日沒有烏珠了，給咱家老爺取去罷。一面說一面執右手刀，就認定無量的身上一刀砍去，代他卸了一隻右臂下來。賀人傑見無量暈在地下，已是不能動彈了，心中大喜，將無量兩條腿綑個結實，又掣了銅鎚在無量右肩上打下幾鎚，把那左臂打折下來，就將他拋在那裏，便與賽花道：你去到裏邊搜一搜，如有婦女被陷在裏面的，都將他們放出來，不要再傷他們的性命了。賽花答應，心中一想，但不知這些婦人藏在何處？正在思想，忽見右首有一個小門，賽花一見，心中暗想：莫非這裏還有暗室不成？說着就走了過去，抬頭一看，只見上面有個鈴鐺子，下拖着一根繩子，賽花頓覺靈機，暗道：這鈴子有些奇異，我何不將鈴上繩子一拉，看裏面動靜。想着，一拉手就去拖繩上的消息，只聽那鈴子一陣響，那小門內走出兩個虔婆的樣子，一見賽花嚇了一驚，正待思想望外要走，被賽花趕上一步，刀一幌喝道：你是何人？快快講明，饒你的狗命。那虔婆見問，也就說道：爾是何

人？到這裏來幹什麼的？賽花道：特來捉淫僧無量的，咱姑太太已將那淫賊禿殺死了，你如不信，且出去看看。那虔婆直將頭向外一探，只見一個禿頭蹲在地下，渾身是血。那婆子這一嚇，即刻向賽花面前一跪，哀求道：姑太太，姑祖宗，求你老人家施恩，婆子們在此也出於無奈，今日你老人家既來，想是要救人性命的呀！這裏還有七八個少年婦女呢，皆被這和尚搶來的。你老人家開恩，一齊將他們救出去罷。賽花道：既如此，你在前引路罷。婆子答應前行，賽花隨後跟來，灣了好幾個灣子，這纔到了一處，四面明窗淨幾，陳設精緻，賽花到屋中坐定，就有好幾個婦女走過來，說道：這小姐也是那賊禿搶來的麼？賽花正欲答道，那婆子在旁說道：這位姑太太並非和尚搶來，他是來殺和尚的，給大家救命了。現在外面住持已被殺了，特來救衆人的。那些婦女一聞此言，大衆環跪下來，齊聲求道：總望求小姐速速救我們大家性命，若遲來，這關王廟內人多呢，若要齊來，那可不得了！賽花道：這間屋內出來，路徑可走那裏呢？那婆子道：你看東首還有一個門，通着方丈裏面。賽花道：你且代我看來，到一處就破他一處消息。走了片刻，又到了好些層數台塔，一層層走上去，婆子指道：這就是翻板的上面，若是有人踏着這個翻板，准跌下來，跌入坑內，叫家人拏住。賽花仔細一看，見旁邊那個

大坑坑上兩塊石板，便問道：「這個怎麼上去呢？」婆子說：「看我使來。」只見他將手向旁邊窟窿內一按，毫不費事，那石板就轉開。賽花早已明白，急將手中刀在那石板上劃，忽見那塊石板掉下坑內去了，此時却現出一個地道出來。賽花便由台階上去，出了地道，果然是座花園，只見花園上面兩條黑影，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李公然香悶衆淫僧 衆英雄大破關王廟

話說殷賽花出了地道，見花園牆頭上兩個黑影兒，前面逃的那個實跑得飛快，後面追的那個再也趕不上。殷賽花再仔細一看，原來前面那個却是個和尚，後面追的却是黃天霸。却說黃天霸等，當時到了關王廟，大家上了屋，賀人傑直奔方丈幫賽花去殺無量，那些人都到禪堂捉拏智慧智能等人，合該這一起凶僧大家都要受困了。李昆就想了主意，與天霸等說道：「咱們能不與他們廝殺更好，只要將他們一起捉住，咱們可不必費事了。」天霸道：「李五哥，你這說是戲言了，這許多人不動武就捉住嗎？」李昆道：「不瞞老弟說，咱帶有薰香，因爲那裏人多，恐怕捉不了，帶了這個物件，若遇他們睡着了，只要把這薰香將他們薰昏了，如活捉的。」天霸道：「那更好了。」於是李昆就將薰香

燃着，將香氣透入禪堂以內。李昆又很命的一燒，把那氣味燒濃透了，送進禪堂。約待到了時候，所以那些凶僧大家都着了香氣，不能動彈。李昆等一齊進內，正要拿出繩子去綁，忽見外面跳進三個賊禿，各執兵刃前來。黃天霸等知道有了接應，也就趕着招架。你道這三個禿賊是誰？原來智慧、智武、智能，他三個却不在禪堂裏面，是宿在禪堂旁邊。此時他三個也已睡了。忽然智慧前來小解，一見屋上站了許多人，又見禪堂外站了好幾個，皆是執着兵刃，他就知道不妙，趕着回房將智能、智武喚醒，各執兵刃，直奔禪堂而來。到了禪堂，已見禪堂門大開，知道來人已進去了。他三個也就撲奔進去，預備到裏面帮着師兄弟動手。那知到裏面一看，見他師兄弟俱是高臥不起，更知道有異，等不及問話，大家就動起手來。智慧直奔天霸，智武直取李昆，智能直奔何路通。天霸等也就各自抵敵，大家廝殺了一會，智武中了李昆一彈子，擬轉身就跑，却好計全上來，迎面一刀，智武閃開，李昆又是一彈，正中在手腕之上，噹哪一聲，把手中兵器打落在地。旁邊走過殷剛，手起一刀，認定肩窩砍去，智武見手無寸鐵，就想上屋逃走，纔把頭向上一望，忽見有兩個物件，直向兩目飛來，萬躲不及，只聽哎喲一聲，正中兩眼，栽倒在地。殷勇一刀認定智武肩上一剎，已代他削去一足。那邊智能與何路通，

正在打得難捨難分之際，忽覺兩目內鑽進兩件東西，再也躲閃不及，只聽哎喲一聲，也有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何路通心中頗爲疑惑，這是什麼緣故？那裏知道賀人傑在暗室內用金錢鏢，將無量兩眼打瞎，被殷賽花捉住之後，他便教賽花收尋婦女，自己便來到此處。却好智能智武智慧三個禿賊，正與天霸等廝殺，賀人傑一見，就將金錢鏢取出，先打中智武，後打中智能，所以栽倒在地。智慧還與天霸在那裏廝殺，忽聞智武智能均已捉住了，可不敢久戰，想仗着自己飛毛腿跑得快，當時賣了個破綻，撥轉身竄上披屋，放開飛毛腿而逃。天霸那裏肯捨，也就竄上屋直追下去。這飛毛腿跑得真快，只見他穿屋越牆，如旋風般相似，天霸在後緊緊相追，只是趕不上。直追至花園內，飛毛腿打算從花園圍牆跳下，便逃命去了。那知殷賽花忽然在下面一聲喊，他便喫了一驚。殷賽花叫道：好禿賊往那裏走！照姑太太的鏢！一聲未完，將手一揚，飛毛腿智慧正跑得急，忽見一聲喊手一揚，料定是有暗器打到，趕着躲閃不及，却原來並無一物，正要望前又跑，又聽殷賽花一聲道：你這禿賊想躲姑太太的暗器，那裏能夠，照寶罷！手又一揚，又不能不防備，飛毛腿趕着向旁一躲，就在這個時候，不提防腦後來了一鏢，只聽咕咚一聲，從牆上滾跌下來。天霸也就跳下，却好殷賽花早到面前，已將

飛毛腿小腿砍段一折。天霸望着賽花贊道：賢姪媳若不虧你那一聲虛喊，這禿賊說不定照常被他逃走的。賽花道：這賊跑得真快，媳姪還不曾見過這般快腿呢。天霸道：姪媳你不知道，他就叫作飛毛腿。殷賽花聽得哈哈大笑道：現在不能叫飛毛腿了，只好叫作條半腿罷。天霸道：裏面這事情想已辦妥了。賽花道：幸不辱命，無量已就擒了，現在綁好，放在暗室裏照我爺爺在那裏看着呢。天霸大喜，又問道：這暗室走那裏去？賽花指着地說道：走這裏。天霸道：我且將這條半腿綁起來，再到外面去看一看那裏怎麼樣，然後再到這邊。說着將飛毛腿捆縛起來，拋在一旁，便從方丈內出去，走到禪堂裏面一看，只見那些禿賊一個個都綁縛好了，點了一點數少了一個，連無量計算應該十七個，現在只有十六個。你道這一個是誰？怎麼不在廟內？原來這一個就是智明，他因進城探聽智亮的消息，這日并未出城回廟，就在他相好的那裏住了，所以不曾被捉，其餘一個不曾逃脫。當下天霸見賊禿俱已捉住，只少一人，又向各處搜尋了一回，及花園內將無量及智慧抬出來，放在一起，又去暗室內將所有婦女及婆子等衆，都告訴他們在此聽候發落。此時天已將明，大家歇息了一會，等到天亮，天霸卽差了幾個兵丁去城裏府衙門送信，說廟內賊禿全被捉了，請大人與知府知縣監臨察

看，以便發落。兵丁遵諭而去。畢竟施公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關王廟淫僧正法 保和殿賢臣面君

話說施公及大名府知府大名縣知縣，見兵丁前來說到關王廟已破，所有淫僧全行捉住，請大人前去踏勘，以便發落。施公聞言，心中大喜，當下即命知府傳齊差役人夫，轎馬聽候，一同出城。章知府答應，即刻傳諭出去，一面命廚房預備早點。不一會施公用過早點，外面人夫轎馬已齊備，有丁役進來稟報。施公便與知府一同出城。走了一會，已到關王廟門首，早見知縣在廟門首伺候。施大人下轎，知府也就下轎，一同進內。此時天霸等早已得信，大眾一齊出來迎接，將施公迎至方丈坐下，大家上前參見已畢。施公便問大眾情形。黃天霸等人把大略告訴一遍，又把逃走的一個說明。施公點頭，便命人先將無量帶上來審問。有人答應去帶，不一刻進來回報：無量因傷身死。施公便命大名府親往察勘。章知府驗勘屬實，進去回報。施公又命將未死的僧一齊帶入方丈聽問。不多一刻，共計抬進十五個。施公一一訊問口供，衆皆直認不諱。施公命人落了口供，隨叫黃天霸督率各兵丁，就在這廟門外左首那片空地，立刻就地正法。爲的是收禁以後，恐有意外之虞，好在是十五個皆是直認不諱的，正法之後，他便無

慮了。黃天霸答應，立刻將那十五個凶僧五花大綁，推出廟外斬訖，回來銷差。施公又命懸竿示衆，此事自有差役去辦，所有屍身亦命掩埋。施公又命將暗室內所有婦女概行提出問了一遍，俱是民間婦女，被廟內淫僧搶劫來的。那些婦女見了施公，俱是哭哭啼啼哀求拯救。施公見此情況，當命章知府將各婦女姓氏住址查明，近者着令妥差飭送回家，遠者行文與該管地方官轉飭家屬，命其親自來領，現在暫寄官寓，好生留養。章知府也就遵諭，飭令妥差先帶進城去了。施公又命將廟內所有小沙彌一律驅逐出境，其餘香火道人，願回的准其回家，各尋生意，不准逗遛廟內。那些小沙彌也打點掛單去了。施公又將廟內所有什物銀錢及田產之類，概行查明，一齊入官，俟隨後招有虔誠住持僧再行發落。諸事辦妥，施公仍回府衙。到了衙門，即命大名縣將監內智亮，卽於是日正法，以絕根株。不一會將智亮斬訖，到府衙銷差。此時已是正午，大衆用飯已畢，賽花是被章知府太太請進上房裏面去了。施公便向知府道：煩貴府將那黃宣伯、吳幼山兩個紳士請來，本部堂有話與他們面講。章知府不知何意，卽刻命人拿了一封愚弟帖子，到黃吳兩家去請。吳幼山、黃宣伯二人見府裏有人來請，說是施公請他們到府衙說話，二人好生疑惑，這可是怪事，十日前施公已經動身，怎麼

他又來了？既然請我前去走一踫，也無妨礙。一面回復來差，一面卽刻乘轎到府。不多一會，因已到府衙，施公是個欽差，他們二人用了紅帖投進去，自有家人執帖進內稟明。施公命請。不一刻黃宣伯吳幼山一齊進內，到了花廳。施公迎至廳口拱手道：二位老先生違教了！黃宣伯吳幼山趕着答道：豈敢，豈敢！便是晚生不知欽差憲駕仍在敝地，有失趨前請安，向望恕罪。說着進了花廳，黃吳二人便給施公行禮已畢，分賓主坐下，有人獻了茶。黃宣伯首先向前說道：大人呼喚晚生等有，何見諭？施公道：只因某現有查辦得一案，就是爲那關王廟住持僧無量，及合寺凶僧作惡多端，現爲某查訪明白，因二位老翁曾經出具保結，代該僧立保，委無姦淫情事，今有該僧等口供單在此，所以某特請二位先生前來一閱。說着將各淫僧的口供單取過來，遞與黃吳二翰林閱看。黃吳二人接過來一看，看畢，羞的滿面通紅，汗流夾背，一面將口供單仍遞給知府，一面躬身向施公謝罪道：晚生等皆是糊塗，罪不可赦，仰感教誨，銘泐難忘！說罷，跪下磕頭。施公趕着扶起，仍他二人坐下，說道：某請二公到此，並非加罪之意，必不過有一事相託，以後如有遇這等情事，總請老先生愼益加愼，會同本地方官細爲訪查，不可以耳代目纔好。黃吳二人恭恭敬敬答道：晚生等謹遵憲諭，以後敢不愼重，以仰副

大人今日教誨之意說罷，又站起身來深深一揖。施公又謙遜一番。黃吳二人又問道：「憲駕何日起程？」施公道：「某明日即便動身了。」黃吳二人道：「晚生暫且告辭，明日再當恭送憲駕。」施公再三叮囑道：「不必有勞，然後送出。」施公回至花廳，又將殷龍請進來，向他說道：「此次老英雄辛苦，令媛首捉淫僧，其功不小，待某面駕後，當爲令媛令壻保舉，以邀恩獎。」老英雄賢父子也得請旨獎勵。殷龍道：「小民父子無寸尺之功，決不敢妄邀恩獎，雖是小女隨夫從事，理所應然，亦不敢上冀榮寵。」施公道：「本部堂自有主見，但某明日即要起程，令媛仍請老英雄與他同回，賀千總即隨本部堂進京，明年本部堂或回任不回任，再令賀千總前來接取家眷。」殷龍唯唯答應，當即退出。施公又申訴章知府幾句，以後令他倘若遇有要件，務要隨時訪查。章知府諾諾連聲，隨即傳諭差役，將所有人夫轎馬預備完全，伺候施公動身。當晚又備了幾桌盛筵，給施公衆人送行，大家俱各暢飲而散。一宿無話。次日天明，施公等起程，沿途趲趕，到京恰好十二月二十八日。施公當下先在宮門稟次日傳示出來，着令元旦日，率同黃天霸等朝賀萬歲。到台見時，聖上問了許多事情，施公便將黃天霸等各人所立的功勞又奏了一遍。天顏大悅，隨傳旨黃天霸關小西即刻召見。天霸小西那敢怠慢，也就俯伏金塔，口呼萬歲。

聖上又問了許多話，黃關二位也是奏對詳明。聖上龍心大喜，當即面諭退出，候旨陞賞。施公等又叩頭謝恩，然後下殿出朝，退回公廨靜候恩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5B

